

赤风呼啸

著 译
次仁顿珠 南恒刚

上篇

上篇

仲仓仁波切^①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石头镜，左手无名指上戴一枚镶有九眼天珠的金戒指，他平时穿一身咖啡色中山服，天气变冷时还要披一件用猞猁皮做领子的红褐色皮衣。乍一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商人。不过，你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头发很短，脖子里露出黄色丝绸衬衫的领子，左手手腕上缠着一串没有任何装饰的念珠，只要是个稍微了解和熟悉藏区的人，便会知道他也属于在那个回想起来令人发抖的岁月里，像蜷缩的长蛇突然舒展身子或者打开啤酒瓶盖一样失去戒律的上师或仁波切当中的一员。

现在，仲仓仁波切拥有一位妻子、两名情妇、三个孩子（其中一个私生子）、一座寺院、二百四十一名僧侣（包括破戒的五十二名）以及两万六千三百多个信教群众。多年以前，他从一个用毛绳当腰带、收拾不住鼻涕的牧童突然变成了一位身穿一套新僧衣的小沙弥，接着又在法乐声和熏香味中被迎请到泽雄寺，登上了寺主仁波切那庄严的法座。回想起往事，那天的大部分情景像梦幻一样记忆模糊，但是有两件事像

灰白胡须的老僧与他形影不离，那双可怕的眼睛始终盯着自己，使他动都不敢动一下。

红脸老僧不但要严格控制他的一举一动，还强迫他背诵很多令人厌烦的经文，其中第一篇就是《皈依发心仪》，在背诵该经文时他最难记住的又恰恰是开头部分：“皈依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身语意功德事业为体，八万四千法蕴生处，一切圣僧之主，承恩根本及相传承一切胜德上师！”

看起来红脸老僧好像拥有无尽的权力，当仲仓仁波切渐渐明白自己拥有比这位老僧更大更无尽的权力时，他鼓足勇气对老僧吼道“你这个老僧怎么这么讨厌，这辈子咱俩呆在一起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这位红脸老僧担任过前世仲仓仁波切的老师。他想起前世仲仓仁波切曾对他讲过的“下一辈子咱们不应呆在一起”这句话，愣了半晌后，缓缓地把袈裟的一端放下来，默默地念诵着祈祷文，给少年仲仓仁波切磕了三个头之后离去，从此不见了踪影。

仲仓仁波切终于获得了自由。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直到反胃恶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直到全无兴趣。最后，他想起自己以前常玩的一个游戏，那就是捉住草鼠当玩具玩。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玩法，他一一做二不休，领上几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童僧来到离寺院不远的地方，像个老道的盗墓者似的仔细观察每一

刻在石头上的图文一般至今难以忘怀。一件是那天下午突然刮起了狂风，把前来参加坐床庆典活动的几个部落的布帐篷和寺院部分僧侣身上的袈裟像风马纸一样卷上天空。同时，担任仲仓仁波切老师的那位红脸老僧几天前从一个脸色灰白的人那里用两只母羊换来的，颜色与自己的脸一样红，自己又很喜欢的红铜尿壶，也像流星一般瞬间消失在空中。当时，红脸老僧满不在乎地开玩笑说“尿壶飞得再高，也会落到地上”，并以命令的口气叮嘱那些参拜刚刚坐床的仲仓仁波切的信众说谁找到了尿壶就赶紧送回寺院。没过几天，一个独眼老太婆捡到尿壶后亲自送回了寺院，遗憾的是尿壶就像落入一伙手持棍棒的匪徒手里的古代武士的头盔一样被碰得凹凸不平，严重变形。红脸老僧这才惋惜地叫道“哎呦呦——劫末浊世的众生命苦啊！连个享受尿壶的福气都没有。”他感到伤心，却又自我安慰说“由众多因缘聚会造作生起的任何事物都是无常的。”当时正直秋天，狂风刮到第二年春末才渐渐平息。喜欢以自然现象猜测人间祸福吉凶的牧民们对这场罕见而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天气现象没能做出任何吉利的解释，最后牵强附会地说“也许是这一世仲仓仁波切很严厉的征兆吧！”听得泽雄寺的僧侣们胆战心惊。另一件事是，坐床那天仲仓仁波切面前摆满了各种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食品，一伸手就能放进嘴里品尝，可是长着一副像猴子屁股一样的红脸、留有一把

个鼠洞后，把袈裟的一端往肩上一甩，将念珠缠在手腕上，蹲在地上把手伸进一个鼠洞，同时命令其他几个孩子在另外一个洞口轮流往里吹气。

这一地区早在前一世仲仓仁波切健在的时候就已经被和那些脸色灰白的人群一同到来的草鼠所占领，成为它们的繁殖基地。看上去这一带好像还会有很多草鼠，但是现在的草地土质松软，几乎全变成了黑土滩。再说，仲仓仁波切手下的这几个毛小孩对这一行不是那么熟练或者完全陌生，使他们尽管想了很多办法，吃了不少苦头，但最终连一个草鼠也未能捉到，反而把人弄得又累又渴，嗓子都快要冒烟了。幸好在这里这儿不远的地方，清澈的泽曲河蜿蜒地流淌着，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河边，纷纷趴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喝水。

“多么清澈冰凉的河流啊！所谓的八功德水^②，不是它还会是哪一种水？”这是仲仓仁波切在后来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每当口渴难耐时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尤其是在他和其他五十多人被推上卡车送往劳改农场的那天，泽曲河总是浮现在眼前，流水声萦绕于耳边，他在幻觉当中也在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欺辱和折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汽车颠簸得简直可以把活人晃死，也能将死人颠活。仲仓仁波切一会儿在人们的头上，一会儿在人们的脚下，前后左右互相拥挤仿佛要把人的内

脏和眼珠子都要蹦出来。头一次乘坐汽车的牧民们晕车很厉害，一路上不停地呕吐。吐出来的秽物喷在彼此的脸上和身上。坐在汽车驾驶室顶上的两名押送士兵胸前挎着枪，手中握着皮鞭，声色俱厉地用汉语说“别说话，站直了！”手中的皮鞭噼噼啪啪地落在人们的头部、脸颊、脖子、耳朵和肩膀上，被抽得猛一点的人皮肉都绽开了，伤口里流着鲜血。比这更叫人难以忍受的是，到了下午就会渴得要命。早晨出发前，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馒头和一碗白开水，仲仓仁波切因为当时心情很沮丧而没吃一口馒头，更没喝一口水。现在，他不由想起这些事，心里后悔不已。

在痛苦中，仲仓仁波切又想起自己在泽雄寺时的情景。他赶走了那位红脸老僧后就变得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每当捉了草鼠玩耍的时候，寺院的一些僧人常聚在一起，一边没有节制地吸着鼻烟一边往擦鼻毡块里擤出牛羊般大小的鼻涕，他们好像正在计划一场阴谋。仲仓仁波切无意中听到一名上了年纪的僧人说“仁波切再大，也不能这样放任自流……”当时，他并没有在乎他们的谈话，之后说了什么他也没听见。但是不一会儿，从各个牧圈和寺院来了三十多名僧俗群众，他们向仲仓仁波切磕头行礼，祈求保佑。他只知道这些人要去拉萨朝圣，其余事情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在那位跟自己沾点亲戚关系的僧人的指点下，

他给每个人摸顶并赐予护身结。完事后，他又招集那帮小孩忙着去捉草鼠，实在渴得不行的时候，就跑到河边把凉水喝个够，然后一个劲地喘粗气。

天气越来越热，他们身上的汗也越来越多。浓烈的汗臭味弥漫在卡车的车厢内，坐在驾驶室顶上的那两名负责押送的士兵一路抱怨着，用手捂住嘴和鼻子。自从穿了僧衣住进房子以后，仲仓仁波切也对这种气味敏感了起来，大热天里要是有个俗人来拜访时，他也是这样用手捂着嘴和鼻子的。但是，现在他的脑子里只想着水。

“若能喝上足够的凉水，死了也无憾。”他想。实在忍不住了，他用原先对自己的服侍们发号施令的口气大声嚷道“渴死我了，拿水来！”

热辣辣的皮鞭落在他的脸颊上，不一会儿，红得发紫的鲜血在不断地往下滴。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这是在哪里、是什么身份，暂时忘了口渴难忍的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掉进了另外一个痛苦的深渊，那就是从目前的处境想到过去的幸福生活。

当初，红汉人的工作组在泽雄寺附近安营扎寨，那个精通藏语的名叫王爱国的工作组组长带着两名持有奇怪枪支的卫兵来拜访仲仓仁波切，他们既没有磕头也没有请求摸顶赐福，只是给他献上一条哈达和两包砖茶后谈了各种话题，最后，表达了要求泽雄草原的僧俗群众接受他们领导的意思。

仲仓仁波切以前只见过“白汉人”，他们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于是他以为“红汉人”应该像他的第一任老师，脸都如猴子的屁股一样红，但是今天他看到的这些人比白汉人还要白，他就问“你们真的是红汉人吗？”

“哈哈，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们真正的名字叫共产党，哈哈……”王爱国大笑着说。

狂妄自大的仲仓仁波切将目光投向远处，一直从鼻孔里发出笑声，然后很郑重地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泽雄之大比如天地，以后要我接受你们的领导还是你们接受我的领导，这还很难说。”

王爱国也一个劲地冷笑着说“实际上，泽雄草原很小很小，小得连中国地图上都难以找见。”他担心仲仓仁波切不知道什么叫中国地图似的摊开手掌，伸到仁波切面前说“比如说，这是中国地图，泽雄草原是这条细细的手纹。嗯……甚至连这个都不是。”

“不不不，”仲仓仁波切也把手掌伸向对方说“这是泽雄草原，你说的中国地图才是这条细纹，甚至连这个都不是。”

王爱国的冷笑变成了嘲笑，最后他说“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到泽雄以外去看看，等回来的时候，咱俩争论的这个问题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你还可以带上几个部落头人，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

然处于三餐不继的窘态，但是，为了信仰和芸芸众生，在拼命地学习钻研佛学，希望师兄也多为理想发奋努力，最后，他还要求嘉央希热给他回信谈谈自己父母及两个妹妹的情况。一封信虽然就这么一点内容，但由于文字过于华丽、所用词藻、修辞艰涩深奥，不但全泽雄寺没人能读懂，就连来自拉卜楞寺的那位老师也一知半解，只说出了大概意思。仲仓仁波切微微闭双眼说“总有一天，要想办法把他请回寺院。”遗憾的是，这一夙愿到这一世仲仓仁波切才得以实现，比这更令人遗憾的是，扎那格西返回泽雄寺担任仲仓仁波切的老师之后想：自己当初因为文化基础差，在后来的学习中吃了不少苦头，所以给学生从小打好文化基础至关重要。但是仲仓仁波切却认为这位老师的教学内容比前一任红脸老师还要复杂枯燥，藏文语法中的“三十颂”比佛经《皈依发心仪》还难背诵，他对学习失去兴趣，感到厌倦，总是找各种理由（最多的是头痛）逃课。扎那格西对仲仓仁波切的懒惰和不求上进、自由散漫的习性感失望，他也不强迫仁波切学习，心想：自己一来物质上不富有，二来从小就没有遇到抓教育促学习的老师，所以没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如今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当一名学者已经没有了希望了，但也不能因此而虚度年华，倒不如在有生之年一边诵经修行，一边收几名有上进心的学僧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

年轻的仲仓仁波切早就对枯燥单调的寺院生活感到厌烦，一听说“外面”这个词，他不假思索马上就答应了。回来后，他向大家宣布道“我仲仓除了天涯海角哪儿都去过，我亲眼看到共产党比天还广，比地还大，我们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至少我仲仓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工作组（确切地说就是王爱国）召集泽雄草原上的僧俗上层人士开会表扬仲仓仁波切，而且给他封了“副主任委员”这样一个不知道是僧职还是俗职的奇怪职务，还每月按时发放几枚被称作工资的银元。

在一个狂风呼啸的下午，仲仓仁波切派一名僧人把自己的老师请来后问“副主任委员”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它到底有多高时，学富五车、遍知佛法的老师思索了半天后无奈地摇着头说“不知道。”

这是仲仓仁波切十年来向老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位“宗教和世俗无所不知”的老师没能回答的第一个难题。

这位名叫扎那格西·洛桑白旦的颇负盛名的僧人，他以前是泽雄寺普通僧人中最普通的一名。前一世仲仓仁波切赴卫藏朝佛时，他也背着小小的行囊一直跟到拉萨，不久便进了色拉寺学习深造。如同他离开家乡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样，他从拉萨没有返回家乡这一事情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年以后，他在给泽雄寺一个名叫嘉央希热的师兄的信中说，自己虽

河中取一点水喝，可惜的是仲仓仁波切由于早晨出发时情绪低落，没有带自己的缸子，看到别人都喝水解渴，现在他的心情更加糟糕，正在为自己没带缸子而后悔时有人“仁波切，我的缸子虽然不是太干净……”说着把一缸子水端到了他面前。

“没关系，没关系。”仲仓仁波切看都没看一眼对方就把一缸子水喝干了，那人又取了一点水像刚才一样“我的缸子虽然不是太干净……”说着端过来。

“啊！现在哪里是管这些事的时候。”仲仓仁波切很快将水喝完后才一边问“你不用喝吗？”一边看了一下那人的脸。这个人面孔好像很熟悉，但是记不起来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名字。

“您先用……”那人再一次把缸子伸下去时，汽车突然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后把水花溅向四处已经到了岸边。

“哎呦，你没能喝上水。”仲仓仁波切关切地说道。

“没关系，关键是我的缸子不是太干净……”那人有些不安。

“比起尿液干净多了”仲仓仁波切心想。他记起前一阵子在批斗的时候被泽雄寺一个叫洛桑次成的僧人给自己嘴里灌尿进行侮辱的往事。那天的天气也和今天一样炎热，甚至比今天还热，大汗淋漓的仲仓仁波切和扎那格西站在前来进行“阶级报复”的人群当

给他们，除此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想起自己的两个妹妹各有一个儿子。再说，泽雄草原的几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专程到拉萨邀请扎那格西·洛桑白旦回乡之后，扎那部落的人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高昂着头说话粗声粗气，在整个泽雄草原化布施为他修建了一座不大不小的住宅，其规模虽比不上仲仓仁波切的府邸，但比起普通僧人的僧舍就显得宏大。他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免有点空荡，因此，招几名弟子就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扎那格西虽然刚满五十岁，但他的身体清瘦，额头上有四道很深的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不过，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明亮的星星一样充满着智慧的光芒，给人的印象是满腹经纶的一位智者。再仔细看，他的左眼比右眼稍微大一些，使整个面部有点不对称。每次看到这张脸，仲仓仁波切就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在这种痛苦中仲仓仁波切终于背会了藏文语法“三十颂”，并理解了大概的内容。接着，这位老师也像他的前任红脸老师一样让他背诵那些和“皈依十方三世之佛……”相类似的各种枯燥乏味的经文，使他又感到了失望。

在渡一条没有桥的大河时，汽车在河中央突然出毛病熄火，动都不能动一下。趁这个机会，车上的人都从怀中取出自己在县城看守所的时候配发的那个叫缸子的带把的铁质茶杯，纷纷把腰带系在把上，伸到

中，批斗大会的主持人王爱国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大家起来批斗，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当时正值夏秋之交，狠毒的太阳烤得他全身都快要着火了，口渴得舌头都干了，他竭力用大声说道“你们给我一点水喝吧！不然我没办法交代罪行”。

“嘿嘿，看这恶狼多狡猾，你喝尿吗？是啊！以前你不是给群众喝自己的尿了吗？”洛桑次成说完看了王爱国一眼，王爱国默默抽着烟点了点头。于是，洛桑次成的胆子更大了，他把两个袖子往上捋了捋说：“今天给这个恶狼也尝一尝无产阶级的尿液。”

用皮袄的长袖盖住脑袋遮挡阳光的人群中有人失声叫了一声“请仲仓仁波切鉴知！”

“是谁？是谁？”洛桑次成转过身走进人群中用手指戳着每一个人的脸上问“是你吗？”“是你吗？”一位老人吓得连声说：“不是我，不是我，向仲仓仁波切发誓。”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不是我……”

“发誓。”

“向仲仓……”

洛桑次成让那个老人站起来后看王爱国是什么态度。

仲仓仁波切以为自己可能不用喝尿液了，并暗自庆幸的时候，王爱国站起身说：“乡亲们，你们看，仲

仓仁波切为首的宗教人士在你们的脑子里留下了多么深的不良影响啊！实际上仲仓仁波切别说要救你们，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唯一能够救你们的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说完背着手走过来走过去。平时，他在思考重要问题时才会这样背着双手走过来走过去，他的这一习惯就是与当地牧民最大的不同之处。他依然穿着一身黄绿色军装，脚上穿着一双由那个裹脚老婆从泽雄寺的镇寺之宝——用金粉书写的《菩提道次广论》经典上扯下来的经书纳鞋底做成的黑布鞋。

现在，泽雄寺附近建有几排青砖青瓦的马脊梁房屋，人们称它为“泽雄县。”

泽雄草原的大多数男人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失去了生命，剩下的男人和僧侣被抓后，泽雄寺和富裕人家的一本本经书从干部们和洛桑次成的手中投入火坑，王爱国的妻子想起好多年前自己的奶奶和母亲从敦煌莫高窟背来好多书籍夹在布料中纳鞋底的事，脸上露出笑容“这种鬼地方也有这么好的材料”说着让洛桑次成背来一筐子《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经典书籍，做起了鞋子。

王爱国看到人们眼里的悲伤和愤怒后终于没有给仲仓仁波切灌尿液，而是叫人端来一碗凉茶让他喝。

仲仓仁波切把自己在大小批斗会上给各个部落、牧圈的群众交代过无数次而现在可以从头到尾一口气

说出来的罪状又向群众交代了一遍。比如，宗教是鸦片，自己利用宗教对群众进行了欺骗和剥削；人根本没有灵魂，也不存在前生与后世；既使人有灵魂，自己也没有拯救或超度灵魂的能力……说了一大堆之后，他又为自己不用喝尿液而暗自庆幸。

从个人的角度讲，洛桑次成与仲仓仁波切之间没有什么恩怨，他没有必要愤恨仲仓仁波切。他之所以如此积极，完全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个革命积极分子，为了赢得王爱国的几句表扬。相比之下，他对自己的舅舅兼老师——扎那格西有话要说。

“你当初逼我出家为僧，之后强制性地给我脑子里灌毒液，还让我像奴隶一样干活，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洛桑嘉措，而我只能吃剩饭剩汤，这些你承认吗？”

“长反的犄角戳眼睛，败家的外甥害舅父，你这个魔鬼想怎么样？想给我灌尿是吧？现在就给我端来，我会让你满意的，”扎那格西对这个外甥彻底失望了，他不顾自己作为一名僧人所要遵守的戒律对洛桑次成破口大骂。

“嘿，如果你口渴的话我可以满足你。”

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都给吓坏了。大家都知道洛桑次成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不久前把全体仁波切、僧侣关进寺院的大经堂里举办政治学习班时，他第一个写了心得体会：“以前深受仲仓仁波切和扎那格西等人的毒害，对广大信教群众进行了欺骗和剥削，现在感

到很后悔，今后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矛头指向宗教，请组织考验我。”把它交给王爱国之后脱下僧装换上俗装，直接向噶丹禅洞跑去。

噶丹禅洞是一个只能容纳两个人的石窟，虽然很不起眼，但曾经是夏日·噶丹加措^③和夏嘎巴·措周让卓^④等高僧大德修行的地方，所以在当地群众心目中是个宗教圣地。这几年，禅洞中住着一名据说是空行母化身的四十岁左右的尼姑，她每天中午托钵去牧户家里讨定量的斋饭吃，施主再怎么请求她也不肯多要一口。听说不管什么病人，只要请她念咒吹一口，吃药还有效果。

刚开始，人们以为洛桑次成要把这位空行母请到学习班来参加学习，所以没有在意。但是，洛桑次成回到寺院发出一种让人恶心的傻笑说“现在，我不再是僧人，那个空行母也不再是尼姑了。”

大家这才明白他真的把“矛头”指向了她，一个惊慌地跑到噶丹禅洞去看时，空行母已不知去向，禅洞内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王爱国也情不自禁地说：“哎呀呀，一个女子大冬天都能这样坐得住，真是奇怪。”后来很多人说自己亲眼看见空行母以袈裟作翅膀飞向天空。不管怎么样，从那天起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不争的实事。

王爱国把洛桑次成单独叫过去指着眼窝骂道“你

“哈哈，不说别的，你豪华的住宅是从地下长出来的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噢，住宅是我从拉萨回来时已经建好的，我说过我一个单身僧人没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可他们怎么也不答应，这并不是采用强制或欺骗手段得来的。房子，我过去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谁想要谁去住吧。”

王爱国对扎那格西的固执感到头疼，也深知用好言好语讲道理摆事实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因此强压心中的怒火宣布散会。那天晚上，洛桑次成让仲仓仁波切和扎那格西各喝了一碗尿液。现在回想起来，已经记不清尿液是什么味道。仲仓仁波切就是这样一个人，论好坏苦乐都容易忘记的人。

刚才冒着挨皮鞭的危险把自己舍不得喝的凉水给他的这个人，也许是在不久前把他请到家里做法事的某个施主，或者是在“恐怖的日子”里遇难的亲人超度亡灵而送他一匹马的某个人。泽雄草原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仲仓仁波切，在草原上骑马行走时，如果坐骑前蹄踏进鼠洞里受到惊吓，他们也会大呼“请仲仓仁波切鉴知！”尽管他在今生记不住这些人，听说在来世不仅能够认出而且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

有一次，有个做了一辈子强盗的老头背着一皮袋

这个傻瓜……你……这是犯罪，如果把你交到法院，至少要判十年刑。”

洛桑次成惊慌失措地说“王书记，我这是在革命呀！”

“你闭嘴，有这样革命的吗？尤其是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后决不许这样，对阶级敌人也不许这样，这是日本鬼子的做法，嗯……你作为一名革命积极分子，这次就不追究了。”

“好好好。”

“但是，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我救不了你。”

“好好好。”

太阳越来越毒，青青的牧草眼看着就被烤得草尖发黄而卷曲，牧民们的上身发出了反光。扎那格西寸把长的灰白头头发根流出滴滴汗水，他死活不肯承认没有因果报应和今生来世之说，王爱国在无奈之下说道：“至少你应该承认自己对群众进行剥削的事吧。”

“剥削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从动物身上剥下了皮子一样可怕，不要说剥人皮，我连虫子的皮子都没剥过。”

“这里指的是用强制和欺骗手段从群众手中拿钱财的行为。”

“噢，我既没有用强制手段拿过群众的钱财，也没有用欺骗手段拿过群众的钱财，我一个僧人要钱财干吗？”

“看样子我们好像要被拉到很远的地方去。”当汽车经过一个不太颠簸的路段时，仲仓仁波切主动地跟那个小伙子搭话。

“不管要去什么地方，甚至可以到阴间，只要您在身边就不怕，也不后悔。”小伙子无比虔诚，他望着车后面的滚滚尘土说“我只是不忍心抛下奶奶、妈妈、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

仲仓仁波切为自己还有这么虔诚的信徒而感到高兴，又对自己前些日子为了给王爱国留下好印象、少吃点苦头、不被送往监狱而违背誓言，污蔑和亵渎他高僧大德甚至佛陀等，做出难以启齿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懊悔。

天气越来越炎热，植被越来越稀少，走着走着就到了一个土地完全裸露的山谷，一座座像突兀在牧幕遗址上的灶台一样的灰白色土房周围有一块块巴掌大的农田，被太阳晒黄的麦子长了大约一尺高，有时还能看到几名让人想起饿鬼这个词的穿着山羊皮袄的男女，赶着同样瘦弱的毛驴在来来往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现在已经走出了王爱国所说的巴掌大的中国地图上那手纹般细小的泽雄草原。假若说仲仓仁波切是一位记性好的人，他应该记得以前王爱国把他领到“外面”参观时走的也是这条路，但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当时连这么差的一条路都没有，更谈不上乘坐汽车，

银元到仲仓仁波切面前说“仁波切，我叫热旦多杰，是曲玛尔部落的人，由于家境贫寒，从小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走投无路之下干起了强盗这一行，杀过无数人，抢过各路货，罪孽深重，秉烛难出，如今，我人到暮年，夕阳欲坠，死后非堕入地狱不可，一般的上师仁波切肯定救不了我，为此，特意请求您在阴间护佑我这个无依无靠的灵魂！”老人一口气说完上述话后磕了三个响头走了。一年以后，老人又来拜访仲仓仁波切，他问仲仓仁波切：“您认识我吗？”

仲仓仁波切望着老人想了半天，脑子里没有半点印象，于是摇着头说：“不认识。”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啊——”老人大失所望“就在这个阳世上，我去年给您敬献了一皮袋银元，今年已经把我给忘了，要么是我老头福缘太浅，要么是您仁波切没有证悟。不管怎么说，谁会晓得在漆黑的冥界您还能不能认出我，请您现在就吧银元还给我。”

从那以后，仲仓仁波切在接受信众敬献的礼物时都要仔细地看一下对方的脸，渐渐地这也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因此，今天他也习惯性地仔细打量了一下给他水喝的人。这个人年纪不大，是个大约十七岁左右的年轻人，明显的特征是身材魁梧，脸更丰满，让人不由地猜想他的绰号会不会叫“肥脸”。

当时他们骑着马，走了七天后终于到达了西宁。

突然，有人大喊“死人了，死人了……”两个押送人员先是用汉语说“别吵，站直了。”一边用长鞭抽打人群。但听到喊声有点不对劲，就让车停下来。两个押送人员同时收起皮鞭把枪对准人群，一个在车头上站着，另一个踏着别人的头和肩膀走过去看了一下后对车头上的人说了几句话，那人又向驾驶室说了几句话，驾驶室的人也说了什么。站在人群当中的那个押送人员用枪口示意把这个人或尸体扔下去。不知道是没明白还是不愿意，人们都张着嘴一动不动，押送人员气得大声叫骂着把枪口指向每个人的脸，继续示意要把尸体扔下去。无奈之下有几个牧民用尽力气把那个人或者尸体举起来，正好从仲仓仁波切头顶抬过去扔出车外，那情形就像一个牧人骑着牦牛怀抱一只被狼咬死的羊来到家门口扔到地上一样，不同的是，这具尸体上没有任何伤痕。

负责押送的那个人从驾驶室里走出来，把双手搭在腰间围着尸体转了一圈后摇着头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看他的表情，好像在说“可惜啊！一个好劳力。”

踏在人头和肩膀上的押送人员跳下车后用枪口指着车上的两个人示意他们下车，从驾驶室里取出两把铁锹扔到他们面前，在路边划了一个长方形的线，要求照这个线挖坑。

两个牧民犯人将皮袄的长袖脱掉系在腰间，光着

上身挖坑，全身像淋过雨一样被汗水打湿，可他俩以前都没抓过铁锹，根本没有挖坑的经验，加之地下全是石子，与其说挖土不如说在挖石子，他俩用尽全力按照押送负责人划的线把长约两米，宽约一尺的坑挖了半天才挖到一尺多深。押送人员急得直地叫，两个牧民犯人拼着老命挖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终于挖到大约两尺深时，就把尸体扔进坑里填土完事。

仲仓仁波切正在想：这不是所谓的雪中埋尸吗？这时汽车突然跑了起来，卷起漫天的黄尘。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一个树木掩映下矗立着一座金顶熠熠生辉的寺院，周围有很多墙上涂有白色涂料的僧舍以及不少屋顶铺有青瓦的新式房屋的小镇。

汽车飞速开进一个大院时，与车上押送人员的穿着一模一样的很多的士兵大叫大喊着用枪口指来指去地让人们下车，牧民们一个个发出呻吟从车上下来，有的趴在地上呕吐，有的在打滚。这时，汽车驾驶室里的四个四十来岁的押送负责人拦住一名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把手甩过来甩过去地争论了很长时间后，继续甩着手走进一间屋子里。

“大家听着！”与押送负责人年龄相仿的那个人原来是个藏人，他走过来对牧民们说“今天咱们这里犯人太多，你们没有住处了，你们来得太晚，所以也没有什么吃的了，不过这附近有很舒适的住处，你们要

道。

“那人是阿柔部落的，名叫纳木杰，我认识他，那么年轻而身强力壮的人不会这么突然死去。”

“世事无常，人死灯灭一瞬间，谁也说不准。”

“是，可我以前见过死人的尸体，刚死的人也见过，死人和活人的脸色根本不一样，路上那个人的脸色是活人的脸色，不是死人的脸色。”

“不可能，我也看见过很多死人，刚死不久的人跟活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是，嗯……要是那人没死的话，现在应该是在回家的途中。”

“什么？不是已经埋进坑里了吗？就算他没死，埋在坑里还不憋死。”

“是，嗯……反正只有死路一条。我想试一试……”

“什么？你是不是疯了？”

“劳驾您给我算一下卦。”

“不，不，不。”

小伙子很失望地把头靠在后面。刚才带路的藏人说得一点儿没错，这的确是个“很舒适的住处。”柔软的地毯给仲仓仁波切以极大的舒服感，睡意阵阵袭来，以前他睡在这厚几层的地毯上，也没感觉到舒服，经常喝的酥油茶和奶茶，也没有今天这个尿水解渴。

到那里去住。”说完给士兵们作了个手势。

没有让牧民们上车，他们是被赶着出去的。很多人其实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但是，对于这些一闻见汽油味就想吐的人来说，徒步行走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人们看不清对方的脸，路上他们听到流水的声音，一个个像疯子一样跑过去趴在地上喝了个够。

那个带路的藏人大声喊“这水不能喝，这是尿水……”押送士兵们用枪托胡乱打，可就是没有人理会，当咽下去的水又从嘴里流出来时才觉得不对劲而停下来，每个人嘴里说不清是腐臭味还是辛味，有些人当下就吐了。第二天把他们赶回停车的大院时才发现这条河其实很浅，但水面混浊不堪，呈黄绿色，根本见不到底，经过河边时一般臭味扑鼻而来。

“有大小便就在里面解决，谁要离开就要开枪。”把他们关进一个大房子里，带路的那个藏人撂下一句话关上门走了。里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有一股酥油味飘进每个人的鼻子里。脚底下软软的好像铺着一层厚厚的东西。犯人们像瞎子一样摸索了半天后躺在地毯上，立刻进入了梦乡。

狗一样一直跟在仲仓仁波切后面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坐在仲仓仁波切旁边小声说“今天埋在路旁的那个人好像没死。”

“不可能，你怎么知道？”仲仓仁波切也小声问

他舒适地进入梦乡没过多久，突然被腹部巨烈的疼痛从睡梦中醒来，他感到要拉肚子了。正在强忍着疼痛时，身边很多人也在痛苦地呻吟，同时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开来，他发现这是不久前喝了尿水或者污水的缘故，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蹲在一边痛痛快快地拉完后又躺了下去，但是肚子疼得不消停，他几乎整夜都没能再入睡。

在半梦半醒当中，那个在半路上被埋葬的犯人无法从仲仓仁波切眼前消失。土堆开始松动了一下，慢慢地露出一个人，他的头露出地面后一个劲地喘着粗气，然后站起身大声狂笑，并指着仲仓仁波切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仲仓仁波切仔细观看时发现那个人原来是押送负责人，他继续对仲仓仁波切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仲仓仁波切疑惑地再定睛一看，那个人又不是押送负责人而是王爱国。这个王爱国是泽雄草原上拥有党政军一切大权的人物，他指着东方说这是西方，别人不敢说不是，指着西方说这是东方，也没人敢说是。这与王爱国他们还没有来到泽雄草原以前，在政教方面拥有大权的仲仓仁波切指西为东时没人敢于反驳极为相似。王爱国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那说明自己真的可以回去了。啊！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仲仓仁波切正在露出笑容做着美梦的时候，一阵躁动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此时，大经堂的门大大敞开着，太

阳从东边的几个小窗户里射进里面。

原来这是一座比泽雄寺的经堂大一倍，至少能容纳一千名僧人的大经堂，木地板和地毯上到处散满了污秽，仲仓仁波切见状不禁打了个哆嗦。一位老僧双膝跪地，用拳头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胸膛，流着口水鼻涕直叫喊“天啊！看我干了些什么？看我干了些什么？我生不如死，我生不如死，罪过啊……”噉班杂儿萨朵畔，噉班杂儿萨朵畔。这位老僧本来是个“无产阶级”，对谁也没有进行过“压迫剥削”，但是给他讲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前生后世和因果报应他根本听不进去，等于是对牛弹琴。在每次学习班和批斗大会上，他由于“认识不深刻”、“态度不端正”，很让王爱国恼火，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送进监狱就是送上了不归之路。让老僧更为吃惊的是，大经堂里的每一尊佛像都没有袈裟，也没有头和手臂，像多年以后泽雄县冷库里的胴体羊似的，说明这个地方也出现了一个或多个洛桑次成式的英雄人物。再仔细看，佛像的头和手臂被扔到到处都是，镶嵌在佛像上的珠宝一个也不见，如同死马的双眼被乌鸦啄食。

看到惨不忍睹的景象后，牧民犯人们一时忘了自己的艰难处境。突然，押送人员厉声厉色地叫骂着，像狼追羊群似的把他们赶到昨天的那个院子里，给每人一只馒头、一碗清得见底的稀饭填饱肚子后，连开

水都不让喝一口就上车出发了。没走多远，很多人又吐了，污秽喷到彼此的脸上和身上。但是跟昨天不一样的，现在走的这一条路比较平坦，颠簸不太厉害，车上也不那么拥挤。

昨天那个小伙子仍然坐在仲仓仁波切旁边，他悄声告诉仲仓仁波切：“啦！昨晚我梦见了埋在途中的那个人。”

仲仓仁波切急忙回答说“我也梦见他了。”

“他从地下钻出来回家了。”

“我的梦中好像我自己回家了。”

小伙子没听懂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解地望着仲仓仁波切。

仲仓仁波切不想再提那个毫无意义的梦，他问小伙子“你是哪个部落的？”

“啦！我是达孜部落的，前年您不是亲临我们家里为部落信众传授大悲观音菩萨经了吗？哎！那时候我可怜的爷爷、父亲都还健在……”

“噢，对对，你不是达孜部落的富裕户久西家的吗？”

“是我。”

“是啊！”仲仓仁波切想起两年前的那些事情。当时泽雄草原已经被所谓解放了，但是也可以说仲仓仁波切仍然享有政教方面的权利，至少他还可以随意开展宗教活动，随便接收信众供养的财物。仲仓仁波切

早就听说过有个富可敌国的大户人家，主人名叫久西，现在回想起来，对眼前这个肥脸小子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以外，久西父子俩长什么样子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富人久西家的再三邀请下，他戴着庄重的宽沿唐徐帽[®]，将袈裟叠好搭在肩上，再用两条接好的哈达它把绑在身上，骑一匹头和鬃毛、尾背等部位用珠宝装饰的高大白马，在以扎那格西为主的一名僧人的陪伴下去达孜部落时，早早等在两旁欢迎的骑士们大声欢呼，虔诚祈祷，一路撒着风马纸，从左右两边列队护驾并迎接到帐前。那顶据说迁徙时需要把牦牛牵入里面驮东西才能搬完的大帐篷的灶火上方布置了一个用大毛毡叠加起来的大约一尺厚、上面掸着一大块黄色绸缎的法座，前方用牛皮包装的木箱子上也盖着黄色绸缎，上面摆满了糖果点心。右边铺着一排能坐得下七名僧人的长毡，其前方铺了一条白色毡子晒垫，上面也摆满了糖果点心之类的食物。在泽雄寺出家的达孜部落的几名僧人两三天前就请假回乡，筹划和张罗邀请仁波切这一重要事情。今天，他们每个人戴着用崭新的棉布做成的三角形口罩，按先后顺序端来了茶和各种食物。喝茶前，扎那格西领头，仲仓仁波切和其他僧人用中音富有旋律地齐声诵唱道：

无边福聚所生身

无欺的归依是上师和佛法僧之类的简略开示，最后他还肯定地说，归根结底，钱财都应该捐献给上师和寺院，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灾难，免受中阴恐惧，永不堕入恶趣。他只讲了这么短短几句话，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久西家里给他捐献了公、母马一百匹，牦、犏牛二百头，以及大量的银元和绸缎哈达等，还给他陪同僧人赠送了他们这一辈子都没得到过的送礼，达孜部落久西家的名声因此而扬遍整个泽雄草原。

尽管前面摆满了各种食物，但是仲仓仁波切也不可能在众人面前吃个痛快，到了晚饭时他感觉有点饿了，值得高兴的是，此时正好端来了他最爱吃的一日三餐顿顿不能缺少的一种食物——一盘肥羊肉。仲仓仁波切毫无顾忌地狼吞虎咽起来，由于吃得太多，那天晚上胃有点有不舒服，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真后悔当时没有把整盘的肉都吃完。

和其他人相比，仲仓仁波切和那个魁梧的小伙子都不晕车，所以两个人在继续低声交谈。仲仓仁波切问那个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啦！我叫才扎，全名叫才让扎西。”

“噢，对对，你被判了几年？”

才扎没明白仲仓仁波切的意思，肥胖的脸上那张小嘴像个问号一样张开着。

仲仓仁波切想了一句最通俗易懂的话问“你在监

无量众生和闻语
无尽正观所知意
释迦尊主我敬礼

把最后一句拉得长长的。在吃米饭前，又诵唱：

无上导师正觉宝
无上庇护正法宝
无上引渡僧伽宝
希有三宝皈依处
我以此食敬供养

然后开始用膳。享用肉食之前念诵道：

稽首金刚大威德
安住大雄胜行境
调伏难调众生故
示大威猛盛色相

在吃酸奶前，又齐声诵唱：

北方护法多闻天
财宝之主赞巴拉
免除穷困财源母
宝主财神敬供养

由于给信众灌顶传法需要举行一整套纷繁复杂的仪式，加之仲仓仁波切要急着回去办事，他照着经书在给这一家人和部落广大信众念了一遍大悲观音菩萨经就算是传受了经教，紧接着结合现实生活对人们进行了六道轮回世事无常，钱财乃身外之物，唯一真实

天气比昨天还炎热，还不到中午车上的人们就渴得口干舌燥，坐在汽车驾驶室上的两个押送人员各自取出一个深绿色水壶喝了起来。仲仓仁波切见到后想：假若现在能得到那个水壶，给自己加刑一年也值得。在即将到来的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每当遇到酷暑严寒，在被难耐的饥渴所折磨时，每当在劳动中累得快支撑不住时，他都会做出这样的对比，如果他的这些奇怪的想法变成现实，那么，就算他能活一千岁，也不会有出狱的那一天。有一次，他竟然对监狱的管教干部说：“只要你让我休息一天，就把我的刑期延长一年都行。”

管教干部回答说：“我没有权力让你休息，但是只要你愿意，我就有加刑的权力。”还有一次，他求炊事员只要给他多发一只包谷面馒头，就可以给自己加刑一年，在场的炊事员和管教干部们听后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流出来了。笑罢，一名管教干部大叫一声“这个狐狸，还没有改掉剥削他人的恶习，把他关入禁闭室。”仲仓仁波切还没来得及享用自己的菜汤和那只包谷面馒头就被关进了禁闭室。这是一间用混凝土建造并且安装了铁门、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小屋子，里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冬天像冰窖一样寒冷，夏季像火炉一样闷热，外面干活再累再苦，比呆在这个屋子里真是让人羡慕。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仲仓仁波

狱里需要呆多长时间，他们说了没有？”

“啦！没说过，本来说的是我因为年纪太小，要求由奶奶或者母亲替我坐牢，可是热布杰大叔反复求那个当官的说泽雄草原上从来没有女人坐过牢，既使要去坐牢，他奶奶年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如果抓了他母亲全家人都得饿死。他们这才同意让我来。”

“你多大岁数了？”

“我十七岁了，可他们说实际上只有十六岁。”

仲仓仁波切先是感到非常惊奇，可又想：自己只判了十年刑，王爱国说这与态度是否端正有关系，也许这话是真的，和才扎相比，自己的刑期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也应该心服口服了，他为自己感到庆幸，心中又涌起一丝希望，然后很不以为然地说“哎呀，难啊！这么说你也许要蹲一辈子的监狱。”

“是的，就因为这个，我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说什么都行，你能逃得了吗？即使能逃出监狱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共产党比天还大，比地还广……”

“不管怎么样，请求您给我算个卦吧！”才扎放大胆子固执地说。

仲仓仁波切惊惶地说“不不不，不用算卦，绝对不会有出路。”

“啦！啦嗦！”才扎大失所望，暂时取消了出逃计划。

切像放进蒸笼里一样热得眼泪和汗水直往下流，他想：在汽车上所受的一点酷热和饥渴之苦，和现在相比那简直是在游山玩水。没过多久，他就变得迷迷糊糊，在半睡半醒中他看到炊事员和管教干部们把很多包谷面馒头扔过来扔过去像打篮球一样玩，这时一只馒头落到他的手里，千万名犯人见到后围了过来，把他压在地上抢馒头，压在他身上的人一层又一层，在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突然听到铁门“哐”地一声，他从恶梦中惊醒，全身被汗水湿透，心跳得快吓死人。

他向护法神祈祷后，心想：听说一旦在严寒中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炎热的环境中也应当如此。于是，他集中精力保持清醒，不让自己睡着。

黑暗中无法知道时间，但是屋里的温度有所下降，可以推断现在天已经黑了，或者太阳落山了。仲仓仁波切的头脑越来越清醒，他思前想后，感觉到自己干的都是些蠢事。同时，他暗下决心，要积极响应监狱的号召，立功赎罪，争取早日获释。所谓的立功，说白了就是告密出卖狱友。比如，把偷偷念经搞反动迷信的犯人、有自杀的想法和准备自杀的犯人告到监狱管教干部和大队长那里。仲仓仁波切想：监狱里的藏人们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念经，而且他们不是把我当作了今生来世的精神依靠吗？更严重的是那些有越狱逃跑想法和计划的犯人，就像才扎这样的顽固分子，啊！立功的机会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真会保

护和掩盖告密者吗？他们真会对“立功者”减刑吗？不管怎样一定要试一试，这里确实比地狱还苦，不要说一两年，就是能减掉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天刑也是一件好事。听说地狱里的一天就是人世间的十年，不知这话是不是真的，但是监狱里的一天与自己在寺院的时候相比那确实是一年。要在这儿呆上十年，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即使这种日子有个尽头，照这样下去自己也顶多只能活个两三年。因此，一定要积极响应他们的号召，至少可以试一试……

路上遇到过几条混浊的河流，可是河上都修有一座高高的桥，车上的人都已经灰心丧气了。大概在午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上。突然，有人近乎兴奋地喊：“甘都，这是甘都。”看那样子，好像到了甘都他们就能获得自由。

押送人员挥起长鞭朝刚才叫喊的犯人抽了几下。车子开进一座高大的院子里“吱”的一声停了下来。两个押送人员迅速敏捷地下车后一边大声叫喊一边用枪示意大家下车。

这个院子里有很多排装有小窗的房子，而且还有端着枪来回走动的哨兵，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小型监狱或者是一座大型看守所。院子中间长着几棵枝繁叶茂的桃树、枣树和梨树，让犯人高兴的是，有一、两个人合抱才能抱住的大缸里装满了清水，一把木瓢浮在

用。”仲仓仁波切完全放松下来张大嘴巴咬了一口，那只可怜的梨子的三分之一瞬间像彩虹一样消失了，一股清香的味道飘散四处，才扎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不由地闭上眼睛，还不到一分钟，当才扎睁眼看时，从仲仓仁波切的嘴角流出了两行果汁，他连果核都吞下去了，吃得什么也不剩。

两年前，才扎家里邀请仲仓仁波切到帐中诵经做法事时，他每样食品只吃一两口，喝茶和酸奶也是如此，只呷一口或品尝一下就行了。据老人们讲，仁波切们用餐时会特意吃剩东西，这些剩茶冷饭是有加持力的，有病能治百病，无病保护平安。因此，人们往往争着抢着吃仁波切吃剩下的食物。

仲仓仁波切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的果汁说“甘都是个好地方呀！”

“是的。”

“你把每一棵树都再仔细瞧瞧，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两只水果。”仲仓仁波切以命令的口气说。这几天才扎对仲仓仁波切毕恭毕敬地尽心侍候，使他视才扎为奴隶的本性又逐渐显露了出来。

“啦索！”才扎一遍又一遍地往每棵树上仔细地找，可就是没有发现水果的影子。仲仓仁波切并不灰心，他说“哎，不管怎么说，甘都的确是一个好地方。也许今晚我们能吃上一顿好饭。”

水面上。墙头上的哨兵能够清楚地看到犯人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们的押送人员和汽车驾驶员早已不知去向。

牧民犯人们无所顾忌地喝够水之后三五成群地坐在树荫下打着瞌睡，不一会儿，有些靠着树干，有些用长袖当枕头，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睡着了。

仲仓仁波切和才扎背靠一棵梨树半躺着。仲仓仁波切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才扎不知是在想越监出逃的事或者其它什么事，他从树叶缝中仰望着天空陷入沉思。树上的果子早已经摘走，叶子都发黄了，风一吹就纷纷凋落。才扎忽然发现树叶间有一只黄橙橙的果子，他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接着，他两眼紧紧盯住那只果子不放，慢慢站起身像是捕捉什么动物似的屏住呼吸迅速地把手一伸，顺利地摘到了那只果子。冰凉而轻柔的感觉从手心传到各个神经，他左右看了一眼，一切都正常，周围平静如初，他高兴地坐回了原处，看到沉睡中的仲仓仁波切，他兴奋地轻轻摇了下。

由于最近几个月来王爱国、洛桑次成和看守人员等让仲仓仁波切像一只受伤的猎物一样“懂事”，他在惊恐中醒了过来，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他睁眼看到的不只是鞭子和枪口，而是一只黄橙橙的梨子，他以为自己还在梦里，睁大眼睛盯着才扎的脸。

才扎笑嘻嘻地用手指了指树枝低声说“请您享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大门就开了，扑鼻而来的香味让沉睡的人都醒来了。一个个冒着热气香喷喷的铝制大盆被端进每一间房子里，一个个空盆又从每一间房子里提回去。牧民犯人们一个劲地咽着口水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后，走过来一个藏语讲得很流利的回族老人温和地问道：“你们在这儿吃还是到房间里吃？”

牧民们异口同声地说“就在这儿吃。”

每两个人端着一个铝制大盆过来说：“把缸子拿来。”仲仓仁波切吸取昨天的教训，在今天早上喝完稀饭后，为了能在路途中喝上水，悄悄地把那个叫缸子的带把铁杯揣进怀里。面条里除了几个萝卜片外没有一点肉，但味道很好，仲仓仁波切一口气吃了一缸子后看着别人吃。

“还吃吗？”刚才那个回族老人问仲仓仁波切。

仲仓仁波切很有礼貌地“如果还可以吃的话……”说着把缸子伸过去。

“怎么不可以呢？”

看样子在这里只要自己的胃能承受得住，吃多少饭好像不受限制，仲仓仁波切连续吃了四缸子饭。自从被关押以来，他们没有吃过这么饱的饭，每个人的脸上又泛起红光。

“甘都真是个好地方呀！”仲仓仁波切不由地又说了一遍。

“是的。”才扎一时忘了出逃计划，他说“您是早

就预见到了这些的，如果有这么好的饭吃，蹲监狱也没什么可怕的。”

这时房子里的犯人也陆续出来在院子里散步，一个会说一口流利藏语的中年回族人走近这些牧民身旁挨个问“身上带了什么？”

他从袖子里露出几把可以折叠的小刀说“这个东西不仅能让自己在将来从监狱解脱出来，还可以结束自己的性命。”

牧民们吓得看都不敢看一眼，才扎却说“我看一下。”接过一把小刀。

“怎么样？是不是像专门给犯人们打造的？”

“好极了，很方便，可是搜查时怎么办？”

“哎呀呀！牧民就牧民。”中年回族人摇着头说“你难道没有肛门吗？”

才扎的肛门不由地痒起来“可惜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带。”说着准备把刀还给他。

回族人接过刀子，两眼盯着才扎的怀襟。

才扎从怀里取出空缸子，回族人失望地一把夺过刀子走了。

才扎很沮丧地望着回族人的背影，心想：以前仲仓仁波切在他家教导说“钱财犹如草叶上的露珠，上午有的下午不一定有，今天拥有了明天不一定属于你……”那些话多么在理啊！今年初春时自己家里粗

略统计也有一千匹马、五千头牦牛和一万只绵羊，而且箱子里装不下银子，帐篷里容不下箱子，可是就在那个狂风呼啸的上午，所有的财物一转眼的工夫被“没收”，确切地说是明目张胆地被抢劫一空，现在自己头顶只有一把乱发、脚上仅剩几片趾甲，就连一把小小的刀子都买不起。比这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在监狱呆多长时间，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与其受着苦晚死不如痛快地早亡……，想到这里，他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和愤怒，急步追上那个回族人说“喂！停下，我要买一把。”

“你身上到底有什么？”

“这你不用担心，我保证让你满意。”

回族人犹豫着将一把小刀递给才扎，才扎接收后冷笑了一声“说实话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你不给我一把刀子，不但你身上所有的刀子将会被没收，而且你还会受到加倍的惩罚，弄不好还会判死刑，不信你试一试。”说着把刀子指向对方。回族人扫一眼墙头上的哨兵，又看了看面前这个身材魁梧、气得两眼发红的牧民小子，摇着头嘀咕了几句离开了。

才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把小刀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它的作用。当一些犯人偷偷地把红柳枝条用锋利的石片剥成一小截一小截，然后在大石头上磨成圆形小球体，再用针在中间钻孔子，用棉线串十个或二十个珠子作为一串念珠时，才

扎也悄悄用小刀子做了一百个珠子一串的念珠送给了仲仓仁波切，那串念珠比起别人的念珠，简直就像用机器制造的一样精美。其实，念经也好像没有必要用念珠，听说人一辈子念了多少经，在阎王爷那儿就像在电脑里储存文件一样能准确地显示出来。但是，对一名信徒或者念经的人而言，手里有一串念珠，不仅可以计数，而且还能督促和提醒他念经，因此，它又是不可缺少的。

不可思议的是仲仓仁波切把这串念珠暗中交给了管教干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串念珠与平常没收过的用石头打磨的念珠完全不一样，它的每一粒珠子上都留有用刀削过的痕迹，因此知道了犯人中间有人私藏“武器”。管教干部把这一情况直接向大队长宋坚涛做了汇报。机智的宋坚涛既没有马上对犯人们进行搜查，也没有把才扎叫过来审问，他一边要求各队长和组长注意观察手下每一个犯人的举动，一边把仲仓仁波切找来谈话。他说“现在你立功的时候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那件“武器”，而且要弄清楚它的来源，从今以后你要直接与我联系。”

“好好好！”仲仓仁波切受宠若惊，同时又担心地说“嗯……不过，你们一定要保密，告密者的下场是可怕的，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告密者……”

“这不是告密是互相帮助，也可以说是在救大家

的命。你想想，假若有一天把这个武器指向你，假若有一天把这个武器指向我，啊？假若还有更多的武器，假若把那些武器指向哨兵，啊？假若把那些武器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假若把那些武器指向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啊？问题严重啊！非常严重。”宋坚涛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用手猛拍桌子。

仲仓仁波切吓得走出门外才发觉身上的冷汗把衣服都弄湿了。他不用担心会把武器指向自己，也不担心会指向毛主席，可是这件事跟往常不一样，问题确实有点严重，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才扎或者那个私藏“武器”的人，而且自己的身份也将难以保密。一旦暴露了告密者的身份，藏族犯人们不会再有人尊敬和爱戴自己，甚至没有人说话，把自己孤立在一边。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报告的问题越严重自己的刑期也会减得越多，不管怎么样，已经惹了麻烦，现在说啥都晚了，还不如继续响应他们的号召，把别人的罪行报告到底，争取立功减刑，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办法了。仲仓仁波切一边想一边踏着歪歪扭扭的步子回到监舍。

才扎见到仲仓仁波切脸色不好，就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问“啦！他们批评您了吗？”

仲仓仁波切摇着头说：“他们发现了我的念珠，被没收了。”

“噢，那没必要这么伤心，我给您再做一串，这

很简单。”

“他们说那串念珠是用刀子做出来的，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说如果不交代是谁做的以及刀子是从哪来的，就要给我加刑。”

“哎呀呀！那我害了您。”

“不，不，就让他们给我加刑吧……”

“不行，我这就去承认是我做的，我确实有一把小刀，当初想如果什么时候有机会越狱的话就能用得上，所以一直藏在身边。可是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越狱逃跑是没有出路的，即便现在给我自由也没有力气走一千步路，在这种情况下还留着一把刀子有什么意义。再说，对我没有判过具体的刑期，他们一点办法也不会有的，我现在就承认是我干的。”才扎毫不犹豫地走了。现在他后悔的是在甘都对那个回族人实施了抢劫。他始终牢记着父母和上师的教诲，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干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但是那次正好是自己很绝望的时候，也感到很气愤，所以抢了人家的刀子。从此以后，那个回族人无奈地摇着头离开时那副可怜的样子从来没有在他脑海中消失过，他本人也受到良心的谴责，一直在后悔自己的行为。但是，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在后来掀起的告密热潮中，他本人也慢慢变成人一个无情无义的人，缺乏道德良心的人和爱告密的人，他甚至对跟他们家族几代人有

“看样子你还没有懂事。”管教干部搞了一巴掌让仲仓仁波切双脚朝天后又把他关进了刑事犯的监舍。几天以后,当两个犯人一左一右将他拖回来时气都快要断了,见此情景,才扎吓了一跳。但是,一想起自己在禁闭室和刑事罪犯监舍里所受的折磨,他还不解恨。相比之下,现在仲仓仁波切还有点反悔之意,所以才扎一走出门他禁不住连连祈祷。

队长鲁杰本把才扎交给了大队长宋坚涛。宋坚涛掌握着才扎曾经有过越狱出逃的企图,现在又私藏武器,做念珠给他人怂恿诵经等方面的证据,但是才扎一没有档案,二没有具体的刑期,使他无法给这个人加刑。不管怎么说,他把才扎在禁闭室关了七天,又和刑事罪犯一起关了七天,整得才扎的身体几乎没有希望恢复时,他的气算平息了。仲仓仁波切也同样,宋坚涛把他调教得服服帖帖之后以“劳动表现好”为借口给他减了一年刑。这件事让仲仓仁波切很鼓舞,他发疯似地秘密报告狱友们的一举一动。同时,鲁杰本和宋坚涛也在很英明地对他进行着掩护,使得犯人们在经受干重活吃粗饭的痛苦之外,还互相怀疑,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此时,他们每顿只能吃一个苞谷面小馒头和一碗菜汤,而且饭菜的质和量都一天不如一天。

被称之为“菜汤”的这种食物,牧区来的犯人们

着法缘的被人们称之为活菩萨的仲仓仁波切进行报复,告过他的密,还对他进行诬陷让他受到惩罚。更可怕的是,他对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而且决定继续这么干下去。当时,知道了仲仓仁波切是告密者之后,才扎彻底失望了,他感到伤心,慢慢地就产生报复心理,他暗中做了一串粗糙的红柳木念珠,藏在仲仓仁波切枕头底下,然后向管教干部告发了这件事。

“你这个两面三刀的恶狼。”管教干部朝仲仓仁波切脸上打了一巴掌,打得鼻子嘴巴都在流血,然后不由分说地把她拉出去推进刑事罪犯的监舍。

像仲仓仁波切这样的“历史罪犯”或者政治犯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刑事罪犯还不到百分之十。但是,监狱往往会把那些连管教干部都没有办法的顽固的历史罪犯和反有严重错误的犯人投入刑事罪犯的监舍,因为他们有很多“调教”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抢历史罪犯的馒头和菜汤。

仲仓仁波切被投进刑事罪犯的监舍四天后又带回来了。现在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地不如前几天,甚至连站立都有困难。

“真是魔鬼,跟魔鬼没有两样……”仲仓仁波切流着眼泪坐在一边时,才扎仍然不解心头之恨,他又跑到管教干部那里揭发说仲仓仁波切发表封建迷信言论蛊惑人心,说在监狱里有魔鬼。

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像王爱国一样喜欢背着手走过来走过去的干部停止笑声一脸严肃地喊了一声，大家都忍住笑让那些穿反裤子和鞋子的脱下来重新穿。

这些在参拜仁波切的时候以外从来没排过队的人，被排成一行后赶进了一座比泽雄寺的大经堂还要大五六倍的大厅里。那里面有几千名和他们穿的同一种色衣服的人坐在地上，每人端着一口铁碗在吃饭。这种饭汉语叫作“菜汤”，纯粹是用蔬菜煮成的，这些牧民一见到如此粗劣的食物，都感到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不久前在那个叫作甘都的好地方吃了一顿饱餐，眼下也不觉得太饿，于是说“饿死也决不会吃草。”

他们做梦也都不会想到在不久的苦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曾经被当作“草”的菜汤竟比金子还珍贵，他们经常会说“只要能吃饱喝一顿菜汤，死了也不感到遗憾。”当时死了很多人，而且还在死人。没死的犯人们体能消耗得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死人的尸体拉到监狱外面埋葬。渐渐地，连挖坑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干脆把尸体抛进山脚下那条河中，然后每人舀上一桶水提回来。

犯人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动作越来越慢，呼吸越来越弱，说话越来越少，眼神也越来越暗，甚至没有一丝呻吟和挣扎，处于朦朦胧胧的幻觉当中。最后，失去一切知觉后会被几名将要步入后尘的狱友费

是在西宁第一次见到的。他们在那个叫甘都的好地方饱饱吃了一顿早餐来到西宁后，每一个人的头都被剃得光光的。一名像王爱国一样喜欢背着双手走过来走过去的干部喊了一声话，它钻进翻译人员的耳孔又从嘴里出来时就成了“换衣服”几个字。

才扎正在担心那把可以折叠的小刀时，干部们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汉装或者囚服后，像是不愿见到这些牧民身上垢痂、不愿闻到汗味似的迅速离开了房间。

一顶小得只能盖住头顶，好像是为了专门逗人而制作的帽子，一件除了左胸前以外没有口袋的黑色棉衣，一条从腰到裆撕开长口的黑色棉裤，一双用橡皮作底的黑色棉布鞋，这些，好像就是监狱的冬装。牧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不知道裤子的裆口应该在前还是在后的问题。有人说这个裆口是为了方便拉屎而开的，应该朝后；有人说是为了方便撒尿而开的，应该在前。最后，因为意见不一致，一部分人把裆口朝前，另一部人则裆口朝后，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仲仓仁波切知道的多，去过不少地方，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投去请教的目光时，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时候，干部们和翻译人员一同走进来。一看到这些原来就很邋遢的人刚换新衣服，有的太大，有的太小，有些人把左鞋穿在右脚、右鞋穿在左脚上，有些人把裤子的前后都穿反了，一个个跟小丑没什么两样，干部们先是一愣，接着大笑，最后眼泪都出来

好大的劲拉出去像垃圾一样抛到野外。

与犯人们的沉寂相反的是肆虐的狂风。还不到中午，风就开始刮了起来，而且越刮越猛，四面八方都被一团团旋风所包围。这些旋风有时而像一根一根的巨柱直立着，时而像有生命的物体一个后面跟一个在移动。那些蒙古族犯人称这种旋风为“骆驼旋风。”从远处看，它的确像一个排成长龙正在行进的骆驼运输队。一过中午，各路旋风会融为一体，狂风裹挟着尘土和沙石猛烈地刮过来，将把虚弱的犯人们推走几步后刮倒在地，刀剑一样的狂风吹在脸上，刺得满脸生疼，还会渗出血点。汉族有个成语叫“飞沙走石”形容的就是这种鬼天气，用在这里恰到好处。比这更让人灰心和可怕的是狂风的呼啸声，那声音有时候就像草原上千百只饿狼在嚎叫，有时候像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万名红卫兵在高呼口号。既使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一旦狂风大作，就马上会变得天昏地暗，大地就像被扣了锅盖一样，人们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汽车不得不开着大灯行驶。在监狱里，如果你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刮风天又是一个越狱逃跑的最佳时机，但是，哨兵和看押人员会保持高度警惕，要是在去埋葬那些已死犯尸体路上遇到狂风，看押人员会让犯人们集中到一块趴在地上，然后用枪对着他们，一点都不马虎。

如同没有一天不刮风，监狱里也没有一天不死人。

每天要等晚上狂风稍稍变小之后才吃晚饭，这时候犯人们发出痛苦的呻吟，一个个从被窝里赤身裸体爬出来，捡起自己为了躲避虱子的进攻而早早脱在一边的黑色囚服慢慢腾腾地穿在身上。衣服一旦贴在身上，千万只虱子会在同一时间疯狂地咬住肉体，就像赤裸裸掉进了荆棘丛中一样难以忍受。当初，犯人们脱下衣裤杀虱子，鲜血染红了两个拇指的指甲盖，后来就把衣服铺在地上用扫帚扫虱子，这样虱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急剧增加。最后，犯人们没有精力跟虱子比赛了，就干脆放开不管，由它们去。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尽快脱掉衣服钻进相比之下虱子较少的被子里。这床被褥是在西宁发给他们的。那天，他们因为拒绝吃“草”，所以那个像王爱国一样喜欢背着手走过来走过去的人显得很不高兴，他冷笑着说“好，很好，那么请各位跟我走吧！”走出门外，他给每人发了一条毡和一床被子，领进一座黑房子里，把门从外面反锁后走了。

这时候太阳还很高，离天黑至少有两个时辰。从各地来的犯人三三两两地讲着不同的语言在院子里来回走动。假若这些牧民们刚才喝了菜汤，现在也该在院子里散步。可是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预测自己的未来，比如今后会给多少食物？需要干什么活？有没有机会与亲人见面？如果有机会，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等等。但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是，第二天他们又被推上汽车继续向东北方向去了。和前几天不同的是这条路平而宽，不用受颠簸之苦，加之脱掉皮袄换上了新装，车内也不那么拥挤了。然而，由于离自己的家越来越远，他们的心情也显得更加沉重了。比这还糟糕的是，汽车行驶了整整一天后，最终在一个满山遍野被一望无际的森林覆盖的陌生地方停了下来。

“大家听着，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地方成了很多人的墓地。

对一个自由人来讲，森林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相反，对于失去自由的人而言，它给人的感觉就像监狱里的监舍。北面那座大山的每条沟的阳面都长着郁郁葱葱的柏树，阴面全是挺拔的百年松。山脚下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它成了大山与原野的自然分界线。平坦而广阔的原野被红柳覆盖，其中还有柳树、野柳等树木，离河不远处的树林中有一座围墙像长城一样高大坚固、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大院，院中已建或正在修建一排排窗户极小的房屋，还有医疗室、理发室、禁闭室、商店、干部宿舍、职工宿舍、办公室、审讯室、干部餐厅、大食堂、大礼堂等设施，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

大概用了半年的工夫，这片原野上无边无际的森林全被砍伐、烧毁，取而代之的是至少有十座这样的“家园”。每个“家园”里有二十个左右的队，每个队

下面有二十个左右的组，每个组又有二十名左右的囚犯，有规模如此庞大的队伍，在半年之内毁掉一片森林并不为奇。

来自牧区的犯人们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要用汉语“报告”自己所属的队、组和姓名。像仲仓仁波切他是第六队第四组的囚犯。因此，他必须要会说“报告，我是第六队第四组的犯人仲仓。”但是对他来说这句话比当年被迫背诵《皈依发心仪》的开头部分：“皈依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身语意功德事业为体……”还要困难，他在反复练习一百多次后说“报告，我是第六队第四组犯人仲仓。”一听到这话，管教干部们失声大笑说“真是个疯子。”

连仲仓仁波切这种；跟红白汉人都打过交道，除了大洋彼岸、天涯海角之外都留下过足迹的人物都成这个样子，更何况一辈子跟在牛羊后的牧人们。

数以万计的犯人像打开了花园里的蚁穴一般在野外忙着干活。有的队在抡斧砍伐树木，有的队专门把木头往一边堆。这些来自牧区的犯人以为砍伐林木可能是要给西宁提供燃料，可是让人不解的是，他们没有砍伐完的树木全部放火烧了个尽光。牧民犯人们不知道自己劳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等到天气变暖后，各队又在林区忙碌了起来。按照分工，有些队用十字镐挖树根，有些队开垦荒地，有些队专门捡拾干树枝

并不是痛苦的开端，而是马上就要从苦难中解脱了出来的。“是真的吗？尊者他真的在这里吗？”扎那格西激动地把手举到头顶乱抓乱摸，看来他好像早已忘记了仲仓仁波切在家乡时的那些令人汗颜的行为，仲仓仁波切这才打消心中的顾虑，快步走到老师面前。但是，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扎那格西的脸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肿得不成样子，尤其是那双眼睛肿得像两个拳头，根本无法睁开。仲仓仁波切说不出一句话，紧紧抓住经师的手直掉眼泪。

“您不要哭泣，我没事，我们经历多少苦难就会减轻多少罪孽，离解脱也就更近一些，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因此，请您不要再哭泣，我真的没有什么痛苦。”扎那格西不仅这样说而且看上去也确实像从来没有把所受的折磨当成痛苦的样子。然而，紧接着他又长叹一声说“可是让我感到恐惧的是，现在的人们都在变成无情无意，颠倒黑白，不分善恶，胡作非为，丧尽天良的野蛮人，他们到处乱开滥挖，破坏生态，原本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雪域净土，快要成为哀鸿遍野的不毛之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请您一定要记在心里，祈祷三宝护佑！我相信在袞钦尊者为首的，您和像您一样的诸位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下，形势会有转变的。”说罢在不用“闭”上眼睛的情况下把双手合在胸前长时间默然祈祷。

堆到一起，再往上面垒草皮，然后点火烧灰，有些队则开挖水渠。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是要在这里种地。

一向在草原上只知道骑着牲畜放牧牲畜，宰了牧畜用皮缝制衣服，将肉当成食物的牧民们甬说修建房屋，就连一条象样的水渠都不会挖，因此，开垦荒地成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第一次接触镐头和铁锹的这些牧民们手上打满了水泡，而水泡破了就流出鲜血，他们的手掌脱了几层皮后渐渐变得又硬又厚。由于固执地拒绝喝菜汤，又不会耍小聪明偷懒，没过两个月，他们的身体比别人很明显地变得虚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现菜汤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一种草，于是一个个放弃了当初在西宁许下的诺言，开始陆续地吃起了“草”。

正在这个时候，监狱里又从泽雄草原运来了一汽车犯人。两个月前就已经来到这里的泽雄籍老犯人们在担心这些新来的犯人们的命运，同时又渴望得到自己亲人们的一些消息，当他们怀着企盼和恐惧的复杂心情逐渐向新犯人们靠近时，仲仓仁波切突然看见了自己的老师扎那格西·洛桑白旦。他先是一阵惊喜，如同在逆境中遇见了救星一样，接着又想起自己在两个月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和羞愧，正在犹豫的时候，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是仲仓仁波切，喂！同伴们，仲仓仁波切在这里。”看那欢呼一般大叫的样子好像眼下

命积极分子们让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最后一次批斗时，衮嘎白姆将扎那格西仰面压在身下，不停地用拳头和巴掌抽打他的脸部，之后把左拳和右拳贴在扎那格西的两个眼窝里，像拧螺丝一样来回使劲地揉，大约折腾了十五分钟后，扎那格西的两眼流出鲜血。最后，大会主持人把衮嘎白姆强行拉开。

洛桑次成和衮嘎白姆虽然都有同样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他们批斗阶级敌人的方法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洛桑次成会骂一句搥一巴掌，而衮嘎白姆则不说一句话，在“敌人”面前来回走上几步，又绕他们转上几圈，然后突然发出一声吼叫撕住“敌人”的头发拉过来扯过去，或者死死掐住脖子让“敌人”眼珠子都快蹦出来，或者在脸上乱抓乱挖，或者对准“敌人”的脸部又是拳头又是巴掌，或者将“敌人”打翻在地骑在肚子上，以她那八十多公斤的体重猛烈地颠簸，让“敌人”五脏六腑都快被压坏。往往在这个时候，母亲们迅速把怀里孩子的脸贴在自己胸前，以免他们看到惊人的一幕而晚上做恶梦，这不仅是孩子们的痛苦，对于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干家务、挤牛奶的母亲们自己也是一大痛苦。

“她简直是个魔女，”有人摇着头说“听说她还是扎那格西的侄女呢。”

“哎呀——家乡的人们多么可怜啊！还不如在监

我们俗人平常说的是“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在做什么”。但是扎那格西却说“不要看仁波切在做什么。”那是因为他认为上师的行为举止凡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对此不能胡思乱想，更不能胡说八道，像仲仓这样的仁波切他是由衮钦仁波切亲自认定的转世灵童，因此对于他是不是真正的仁波切不存在任何怀疑，他近期的“行为举止”其目的是什么，凡夫俗子们也没有必要去思考和假想。后来在离世之前，他把来自泽雄草原的大多数犯人叫到身边嘱咐道：“也许你们中间有告密者，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讲因果、有良心的，高僧大德们的行为举止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无法想象和难以理解的，仲仓仁波切是衮钦仁波切亲自认定的转世灵通，他不是一般的人，从目前的形势看好像不存在因果报应，但实际上因果是真实无欺的，这个道理请你们每一个人牢记在心中，将来不论对自己还是他人、对今生还是来世都会大有益处。”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扎那格西·洛桑白旦以金刚刚趺坐在禅定中圆寂了。

据新来的那些犯人讲，在家乡像洛桑次成那样的魔鬼一天比一天多，其中有个名叫衮嘎白姆的体格健壮脸庞血红的女子，是洛桑次成的表姐，她比洛桑次成更粗鲁且残酷无情，谁家的孩子哭了只要说一声“衮嘎白姆来了。”就会吓得马上停止哭泣，甚至尿都流下来。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革

“这不能怪你，但是指标还没有完成，你也不准回去。”

“嘿嘿，主任爱开玩笑……”

“不，我最不喜欢开玩笑。”

看到主任非常认真的样子，甲塔尔本慌了，他说：“主……主……主任，您知道我……我的祖祖辈辈都是无产阶级，我……我……”

“无产阶级里面也有坏人呀！”

“可是……我……我的……”

“你的罪行吗？你的罪行就是包庇罪犯，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如果不抓你，这些罪名就会落在我的头上。”

“那就让我回去一躺吧，一定给抓一个人回来，要不抓两三个都行。”

“你刚才不是说只剩下妇女、孩子、老人和病残吗？”

“也许还会有一两个人……”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明天早晨就要拉一车犯人过去。”

“阿妈呀！不可能，不可能，我……”

“哼，有什么不可能。”被甲塔尔本抓来的一个人冷笑着说“我们不是这样被你抓来的吗？”

“是啊！苍天有眼，和你这样的恶人一起进监狱

狱好，这里除了伙食差、干活累以外，没有那么多的批斗大会。”这是一名老犯人的活。

新来的一名犯人表示赞同“是啊！家乡的劳动也并不轻松。抓进监狱里也就死心了，没抓之前你还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抓或什么时候会被抓去，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再说，现在抓走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抓一个人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

他说的这话在几天之后被验证了。从农区运送一汽车犯人来到了监狱，其中有一个犯人不时哀声叹气地说：“阿妈呀！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啊！我这个人命怎么这样苦啊……”他不吃不喝不睡熬了四天四夜后突然不停地叫喊“哈哈，还要抓很多人，咱们地方抓人的指标还没完成，还要抓很多人啊！要抓很多的人……”最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据跟这个犯人一起送到监狱的人说，那人名叫甲塔尔本，他也跟洛桑次成一样是个积极分子，被上级培养成为大队干部，这使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像发了疯似的诬告陷害他人并制造假证据，让许多平白无辜的人蒙冤进了监狱，久而久之，他不用制造假证据也能把人抓到县城去。一次，他抓了九个人送到县城时，一名当官的问道“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要抓来十个人吗？”

“是是，可现在只剩下妇女、孩子、老人和病残……”

也不后悔。”另一个人一边说一边把甲塔尔本的手扭向背后。加塔尔本准备向已经远去的主任大喊时，不知谁从后面伸手堵住了他的嘴。一路上，被他抓来的犯人们反过对他进行了万般欺负和凌辱，还说“这仅仅是个开始，到了监狱就把你这个狗屎一样的人交给受你迫害的弟兄们手里，让你活着下地狱。”

“不管怎么说，现在死心塌地了，就是家里的亲人们太可怜了。对自己来说，以前整天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现在倒好，抓进监狱以后不用再担心什么，心里也快活。”和甲塔尔本一同送进来的一名农区的犯人最后作了这样的总结。

说的也是，在这里用不着开批斗大会整人，到以前也没有一个人关过禁闭室，尤其是告密之风还没有盛行，人与人之间不必互相提防警惕。这些好像都是那个叫杨凯的戴眼镜的大队长的功绩。他看到扎那格西的情况后眼眶都湿了，不但让扎那格西治疗伤痛，而且批准他把伤完全养好之前不用参加劳动。他还说要向上级反映那些没有判决书和刑期等档案的犯人们的情况，使才扎暂时放弃了越狱出逃的念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杨凯身上。

杨凯不但允许犯人们写信联系自己的家人，还指定几名懂藏语的“白汉人”（原国民党军官）帮助藏族囚犯用汉文在信封上书写收信人地址和姓名。于是，扎那格西也动了写信的念头，他想好了要给自己的侄

儿兼弟子洛桑嘉措嘱托几句话：一、要死守誓言，保持戒律；二、要行善积德，明辨是非；三、要振作精神，等待佛光重新普照雪域大地。但是，杨凯已经说过所有的信件都要经过管教干部的严格审查才能装入信封，而且信件必须文字表达清楚，内容明了，不准用隐语、词藻等不便理解的词语。扎那格西所关心和担忧的不是红尘中俗人的安危冷暖，因此，他又觉得没有必要写信，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偷偷默诵经文上，人们再也听不到他以前诵经时富有旋律的优美音调；他双眼已经消了肿，能看外界了，但眼神中失去了原先那种充满智慧的光芒。告别了绛红色的袈裟和一卷卷长条经书后，小丑帽、黑色囚服和十字镐等陌生的东西成了他晚年的陪伴者。在几个月以前，以仲仓仁波切为首的泽雄寺几百名上师、僧侣要对他毕恭毕敬，而现在，他却要跟其他几千名犯人一起对队长、组长、管教干部、看押人员、哨兵等人毕恭毕敬，从这一点也足以证实世间事物的无常，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在这段时期内，大队长杨凯没有下达具体的劳动任务，犯人们只要每天劳动十个小时就可以。尽管如此，经书和十字镐有着天壤之别。早晨七点钟起床穿衣服、用刺骨的冰水洗脸，等吃上一只苞谷面馒头，喝完一铁碗开水，时间已经到了八点钟。哨声在不同

的地方同时吹响，每二十名犯人为一排站好队，用汉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四、十五……十九、二十”报完数，站在每一排排头的组长兼监工的犯人跑步到队长面前说“报告队长，××组全体犯人列队完毕。”队长指示可以出发后，每个组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扛起镐头、铁锹、锯子或者斧头，排着队像一只只黑色的千足虫一样开向工地。

年过半百的扎那格西扛着七八斤重的镐头到达工地时，别说劳动干活就连镐头都抬不起来了。所幸他们这个组的大部分犯人是“没有任何手艺的牧民”，而且这时候人们还有一点敬老尊老的意识，至少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快乐的人还不多。因此，扎那格西劳动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劳动一会儿，干的活也比较轻松。但是，那天上午，他挖了一共三棵红柳树，最初是掌上起了泡，泡烂了就流出黄水，当他把那三棵像胳膊一样粗的树挖出来时，鲜血染红了十字镐的木把子。看到这情形，组长向队长报告了情况后获准他休息了。

无边无际的森林深处，有很多野生动物在自由地奔跑；星罗棋布的湖泊滩涂藏匿在草丛中，成了白天鹅、大雁等各种鸟类的温馨家园，它们或引吭高歌，或翩翩起舞，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但是，到第二年春天，当众鸟不远万里满怀希望飞回自己的天堂时，眼前的景象让它们目瞪口呆，不由地发出悲凉的

鸣叫，在天空中久久盘旋。它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落到赤风呼啸的荒野中，用那凄惨的声音呼唤着昔日的美丽家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惨不忍睹的事件。由于监狱里食物越来越少、火食越来越差，管教干部和哨兵们见到鸟群后发了疯似的从四面八方架起枪，在同一时间集中火力向落在地面上的鸟群射击。霎那间，洁白的羽毛雪花一样在风中飞舞，鲜红的血液雨水一样溅洒四处。更让人悲痛的是，那些毫无防备的活鸟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密集的枪声又一次响起，子弹像冰雹一样狂射过来，见到更多的兄弟同胞倒在了血泊中，它们这才飞向天空中，亲眼目睹了自己美丽的家园变成可怕的坟墓的全过程。风突然变大了，狂风中，鸟群飞到天空饮泣，人们在地上欢呼。从白天鹅和大雁体内流出的鲜血如同雪原上的一面面红色旗帜，格外醒目，对幸存下来的鸟群来说，看一眼便永远难以忘却。

从那时起，这一地带的天空和地面上不但见不到一只白天鹅和大雁，就连一只野鸭甚至一只不知名的小水鸟都见不到影子。因此，在不久后发生的生活困难（译者注：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些管教干部和哨兵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自己当年射杀鸟群后没有吃个半死而后悔。毋庸置疑，比他们更加艰难困苦的是成千上万的犯人，尤其是那些刚到监狱时身体显得

非常强壮的牧民犯人，他们的身体开始衰弱时，都为自己长期拒绝吃“草”和拼命劳动不偷懒，做什么都太老实而感到后悔，难耐的饥渴常常会折磨他们几十天甚至一两个月，慢慢地就没有了饥饿的感觉。这时候，他们每顿只能得到半个苞谷馒头和用一种小于水瓢大于勺子的盛器舀进碗里的菜汤。糟糕的是，这种菜汤你往嘴里喝多少，从肛门就会流多少。拉了几天的肚子之后，耳朵里没完没了地响起一种令自己厌烦的声音，等到这种声音停止时，人会变成耳聋、全身浮肿、说不出话、眼睛睁不开或闭不合、记不起自己妻儿的容貌、忘了自己的名字，甚至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对死亡没有恐惧感，一两天、三四天或者五六天时间内处于半睡半醒或死活不明的状态中。一旦死了，也把尸体在原处停放一两天、三四天甚至五六天时间。这主要与天气有关系，如果是冬天，能把尸体停放五六天甚至更长时间，活着的犯人们就可以用死者的那半个苞谷面馒头和少得可怜的菜汤延长自己的寿命。比这更惨的一种死法，让才扎给碰上了。自从宋坚涛担任大队长以后，不让同一个监舍的犯人长期住在一起，有时每一星期，有时每一个月，有时每一个季度进行一次人员调整，使犯人们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而且，一旦发现两个犯人之间有矛盾或关系不好时，就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监舍。因此，仲仓仁波切和才扎二人一直住在一起。有一次，才扎呻吟着靠四

肢从被窝里赤裸裸地爬起来时，仲仓仁波切惊恐地发现才扎瘦得两个大腿只有自己刚进监狱时的胳膊那么粗，而且，大腿上松弛的皮肉像黄牛脖子下的垂胡，薄得近乎透明，好像从这边能够看到那边的阳光。他屁股的两个骨头也像肘子一样高高地突了出来，快要顶破皮肤的样子。而且在两个骨与骨之间“长”着一条大拇指般的尾巴。

泽雄草原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近亲结婚会生下有尾巴的孩子。因此，稍微有点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不要说结婚就连说一句男女关系方面的话都很忌讳。“相残”这个词一般指的是亲朋好友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行为，而在泽雄草原它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互通婚或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仲仓仁波切望着才扎的“尾巴”，心想：这可恶的家伙原来是一个“相残”生下的孽子。正在这时，另一名犯人也发出痛苦的呻吟从被窝里爬出来，仲仓仁波切惊奇地发现这个人也“长”着拇指大小的“尾巴”，而且生殖器特别长。仲仓仁波切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自己的下身摸了摸，再伸过去一点就摸到一个拇指长短的东西，使他大吃一惊。比这些更令人恐惧的是，才扎等许多人口里的牙齿一个接一个都掉光了，他的身上到处腐烂，皮肤一块一块地脱落，手脚浮肿脸色发黑，四肢连自己的身体都支撑不住，还没有断气就已经像死人一样

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以前，来自泽雄草原的犯人们常常祈祷死神不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如今他们又真心祈祷死神快快降到自己头上。他们不再渴望获得自由与自己的亲人相聚，不再指望吃上一顿饱饭。平时，当监狱的管教干部每天早晨挨个来到监舍门口问“有尸体吗？”时，犯人们为了得到已经死亡的犯人的那份饭菜，用有气无力的语气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但是，像才扎那样死去的犯人，还没有死亡就已经有异味，一旦断了气，那气味简直叫人窒息，所以管教干部一问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有”。

管教干部们让身体还没有完全垮掉的或者至少还能站起来走路的犯人把发出臭味的尸体抬到一辆小推车上，顺着通往河边的小路运到断岸边或小桥边，把推车的辕条用力一抬车头着地，尸体就顺势滚落到河水中，如同从一个地方拉一块石头到另一个地方卸下。这条小路是各组轮流到河边拉水形成的。几个月前，才扎也经过这条小路来到断岸边，用绳子系住水桶从河里取过水。那时候河水还算清澈干净，可是现在裹挟着沙尘的狂风让河水变得混浊不堪，而且河上流的其它监狱也往河里扔尸体，这些尸体在河水中翻着跟头、打着滚顺流而下。看到这情景，来自泽雄草原的犯人们自然会想起几年前的那个“恐怖的日子”。那天，泽雄草原的人们逃到黄河边躲进断岸下面，男人们在断岸边排成一行，端起命中率极低的劣质步枪和火枪，

阻击后面穷追不舍的大量追兵（至少在他们心里认为是在阻击）。追兵们的机关枪每响一次，雨点般的子弹就会让十几名男人从断岸上滚落，有些人直接掉入河中，翻着跟头打着滚被河水冲走。有些人在河水里一沉一浮，每当头颅浮出水面就向仲仓仁波切祈祷。躲在断岸下面的一名女子，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水冲走，突然站起身叫喊着：“至尊度母请鉴知！慈悲的仲仓仁波切请保佑！啊——索多——你等着——我们母子俩马上就赶来”说罢将怀里一岁多的婴儿贴在胸前钻进水里，小婴儿挣扎着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作为一个人，要是被拉着去见阎王，心里有多么的害怕我们可以想见。但是，那位痛失爱人的女子再也不想活了，也无所谓怀里的婴儿，她发疯似的在河里走了八九步便慢慢地消失了。那天漂在河面上的尸体，与今天这些皮包骨头、脸色苍白、发出恶臭的尸体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一个个强壮如牛，面黑如炭，血腥味扑鼻而来。

附近的小溪都已干涸，只有这条被沙尘污染并发出恶臭味的河流仍然是各监狱的管教干部和犯人们的饮用水，因此，犯人们往往把死去的犯人运出去扔进河里，再从河里提一桶水回来。

才扎的死让仲仓仁波切既不高兴也不悲伤。几年前，他在达孜部落的久西老人家里念经传法时，久西

老人感动地与孙子才扎一起跪在仲仓仁波切面前说：“我家祖祖辈辈与历世仲仓仁波切没有断过法缘，正因为这样，我家一代代五谷盈仓、六畜满门，如今，我人老年岁高，两眼看不见山影，双耳听不清号声，风烛残年，夕阳将沉。我的家业继承者就是这个孩子，希望您保佑他终生！”然后又对才扎嘱咐道：“孩子，你可要听好了，仲仓仁波切不仅是整个泽雄草原上所有人的依怙，更是咱们家的根本上师和顶上珠宝，因此，不用说你了，就是你的子孙后代，也要毫不动摇地信奉，并尽自己所能供养咱们的仁波切，只有这样，你的子孙们今生万事顺心，中阴不会恐惧，来世免堕恶趣。”说罢就给仲仓仁波切敬献了大量的财物。才扎遵照老人家的叮嘱，也在尽心供养仲仓仁波切，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即便得到一碗水或者一只水果也舍不得自己喝一口咬一嘴，毫不犹豫地全部献给仲仓仁波切，而仲仓仁波切也在为才扎的安危冷暖经常向佛法僧三宝及护法神进行祈祷。进了监狱以后，给每人每月发放的一元五角钱生活补助金，才扎也都献给了仲仓仁波切，请求仁波切为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失去生命的爷爷久西和父亲桑达为首的死难者超度灵魂，仲仓仁波切还偷偷地念诵了《祈愿五部经》。但是后来——据宋坚涛说，犯人们暗中向上级互相告密——即举报对方的罪行，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这样，不但举报人自己能减刑，而且还可

防止对方步入歧途。比方说，一个犯人如果要越狱出逃，那就是罪上加罪，甚至有可能丧命。那么，把他的越狱企图尽早密告上级，就可以预防犯罪甚至挽救生命。仔细想想，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最重要的是为了让自己早一天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仲仓仁波切才下决心响应宋坚涛的号召充当一个告密者，把别人的罪行举报给上级。

当初，他暗中举报那些来自其他地区的犯人的罪行，但是他们的罪行只是一些对监狱的生活和宋坚涛本人不满的牢骚话，这种罪行几乎每一个犯人都有，于是，宋坚涛对仲仓仁波切毫无价值的情报产生厌烦心理，对他说“骂我的人越多，说明我的工作有成绩，说到底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得越好，因此，没必要再去关心这类事，如果你想立功减刑，就去注意探听有没有说对伟大领袖不满的话，对伟大的党不满的话，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话；去看观察谁有自杀的想法和计划，谁有越狱出逃的想法和计划，谁有将公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比如在麦田里偷麦穗，在菜地里偷马铃薯，在食堂里偷馒头等等，还有，藏族和蒙古族爱讲迷信，要看他们是不是在搞反动，如念经、算卦之类的活动。”

大队长杨凯干了半年时间后以“让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放任自流，没有完成生产指标，致使国家遭受严

重损失”的罪名被抓起来送进了另外一个监狱，宋坚涛则从一个小队的队长晋升为大队长。宋坚涛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青海人，还会说一些藏语，从这点上看，说不定他的祖先就是藏人。他的上衣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看上去他已经把这本书背得烂熟于胸，平常讲话的时候，他会引用语录中的句子，并且不用看书就能背出某一篇的某一段是怎么说的。他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据说，衣服能表现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思想，像美国人从来不讲究衣服的颜色和款式，是因为国民都享有高度的自由。在毛泽东时期，除了知识分子和牧民以及犯人以外，所有中国人都喜欢穿军装，不知道这是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真理的具体表现，但是宋坚涛作一个名符其实的转业军人，他穿着军装、挎着手枪是情理之中的事。

宋坚涛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下仲仓仁波切，然后走进另一个屋子取出一份档案，一边翻看一边说“原来你是一名仁波切啊！”

“以前是。”

“还是个寺主仁波切。”

“以前是。”

“解放后还担任过县长。”

“是的。”

“欺骗剥削当地群众不计其数。”

“……”

“只判了十年刑吗？”

“是的。”

“判得轻啊！噢，由于坦白自己的罪行，而且揭发他人的罪状，表现良好……”看，共产党就是光明正发他人的罪状，表现良好，但是由于坦白自己的罪行揭发他人的罪状，表现良好，所以只判了这么点刑。监狱里也一样，能揭发他人多少罪行，就能减轻自己多少刑期。”

“好的，好的。”

“那么，你还有什么有价值的情况要汇报？”

“有。”

“好。”

宋坚涛给那个翻译兼秘书的人使了个眼色，他把闲搁在一边的记录本拉到面前。

“一名犯人有越狱出逃的企图。”

“谁？快说名字！”

“才……才……才扎。”

“地点和时间，这个叫才扎的人他准备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越狱，说详细一点。”

仲仓仁波切把才扎怎样计划越狱和自己如何进行劝导教育的事情盘托出来。宋坚涛站起身像王爱国一样背着手走过来走过去地说：“你不是能依靠自己的特

殊身份搜集更多的和更有价值的情报吗？”

“是的，他还搞过反动迷信活动，刚到监狱才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他给我一元五角钱，让我为他的父亲等死者超度亡灵。”

“那么，你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我……当时没有人要求报告情况，所以我也没在乎。”

“好，这就是你所具有的特殊身份的优势。你要继续发挥这一优势，将功折罪，争取减刑。”

“好好好。”

“那么，洛桑白旦这个人怎么样？”

“他原先是我的老师。”

“我问的是他现在怎么样？比如，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反动的話？”

“反动的話，嗯……好像没有说过。”

“你要听清楚，现在没有什么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只有阶级兄弟和阶级敌人的关系。依我看，洛桑白旦这个人思想保守，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危险份子，至少可以肯定他不热爱共产党，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点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因此，今后你一定要仔细观察他的言谈举止。”宋坚涛走到仲仓仁波切面前，几乎脸触着脸说：“如果你能掌握这类人的罪行，那一定会有价值。”

仲仓仁波切的脑子像外面的狂风一样乱混混的。

他连自己的眼睛里进了沙子都不知道，回到监舍时眼角挂着几滴浑浊的泪水，过了一会儿才感觉两眼很不舒服，还流了不少眼泪。

宋坚涛当上了大队长之后，给所有犯人都每天分配劳动任务，什么时候完成了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春夏季节晚上八点和秋冬季节晚上六点准时开饭，如果不能赶在吃饭时间完成任务，回来就没有饭吃。监狱的饭菜数量一天比一天少，伙食一天比一天差。从什么时候开始，包谷面和小麦面做的馒头比原来小了一倍，土豆汤和白菜汤被蔓菁和萝卜叶子汤或浆糊所代替。原先一年一发的棉衣棉裤和被褥，现在变成两年一发，随着劳动强度的不断增加，衣服也很快就会破得到处“开花”，黑色囚服上暴露出来的白棉花就像是犯人们在为自己死去的狱友哀悼。值得高兴的是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多，使活着的犯人们有了足够的衣服和被褥，红柳和柳树柴火应有尽有，监舍里根本用不着受冻。

如同一位花容月貌的少女加入到妓女的行列以后就再也焕发不出青春和魅力一样，不管你有没有罪或者你的身体是不是强壮，人一旦抓进监狱就会变得脸色黯然、目光呆滞，毫无神采可言。这些犯人一天干重活，吃又吃不饱，一个个有气无力，沉默寡言。监舍里虽然都发有一付扑克牌，但玩的人寥寥无几。既

使偶尔玩一两次的，也都死气沉沉的，没有吵闹声和欢笑，更不会有人有谁把牌举过头顶用力往地上摔。

很多人因为不能按时完成劳动任务，他们连续几个星期都没能休息好。这是一个获准休息的难得的星期日，四名犯人在监舍里玩扑克，其他人围观。按说仲仓仁波切是个喜欢玩扑克的人，这是他担任泽雄县县长时，从王爱国等几名领导干部那里学来的，可他玩扑克根本不是王爱国的对手，输得经常戴着纸帽子。那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自己真的会戴上高高的纸帽子。他被押到每一个部落进行批斗时，才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当时，他的老师扎那格西·洛桑白旦曾经悄悄地对他说过“您是玩扑克给玩坏了，尤其是戴了纸帽子就很不吉利。”大家都知道仲仓仁波切这个人很容易忘掉自己所经历的祸福苦乐，当初监狱里给每一个监舍配发扑克牌时，他手把手地给那些来自牧区的犯人教扑克牌的玩法，将宝贵的休息时间让扑克牌给打发掉了。然而，今天他连看都不看玩扑克的那些人，独自一人背靠着墙壁坐在床上想着什么，两个眼睛很不舒适地流着泪水。

才扎发现仲仓仁波切脸色不好，先是愣了一会儿，然后他慢慢地在一张纸条子上面均匀地放了一些烟草卷起来，小心地递过去之后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一只写有“大跃进”几个红色汉字的火柴盒，划一根

火柴更加小心翼翼地为仲仓仁波切点燃了烟。

刚到监狱时，大概有一年多时间犯人们能得到免费供应的味道浓香而切成丝的烟草，因此，从牧区来的犯人们也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尽管现在不会免费供应烟草了，但每月发下来的一元五角钱的补助，可以买到烟草和擦脸油。对牧区来的犯人们来说，他们紧缺的不是烟草，而是用来卷烟草的“没有危险”的纸，捡到一张旧报纸，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不要说用印有伟大领袖为主的其他领导人和革命家照片的报纸，就是用印有他们姓名的报纸去卷烟草，也会按“受害者”的身份和价值对“加害人”处以一至五年的加刑惩罚。牧区来的犯人由于不懂汉文，他们一旦捡到报纸就要去找一个懂汉文的“白汉人”或者有文化的“红汉人”请教，看上面有没有领袖等人物的姓名。有时候看，在越是艰苦的环境中人心也越是险恶。有一个不懂汉文的犯人拿着一张已经裁剪成长条子的报纸去问过一名“白汉人”那上面有没有危险后他放心地卷起烟刚一点燃，那个“白汉人”发出幸灾乐祸的奸笑，把他交给了管教干部，之后，他被加刑两年，当他说明自己事先让这个“白汉人”看过并得到明确答复后时，那个“白汉人”也被加了两年刑，得到应有的处罚。从此以后，不懂汉文的犯人们谁都不敢请教红白汉人看报纸，即使有人敢去请教也没有人敢看

报纸有没有危险。

仲仓仁波切吸了一口烟，一边看着才扎一边从鼻子和嘴里把烟吐了出来。他看着看着嘴唇开始发抖，眼泪流得更厉害了。

犯人们用各自民族的语言给宋坚涛起了很多外号，藏人们按照他名字的谐音叫他“宋恰朵”（译者注：恰朵是尿壶的意思）。才扎看到仲仓仁波切神情如此沮丧，便认定是宋坚涛辱骂和欺负了仁波切，他气愤地说：“宋恰朵又把您……。”

仲仓仁波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咬住下唇只摇头，弄得才扎不知所措。

仲仓仁波切看着才扎的脸开始抽泣，继而失声大哭说：“啊嚏——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我死了才好……”并捶打自己的胸膛。玩扑克的人们围了过来。几个月前抓进来的一名“右派分子”两眼发红，大叫“实在是没有人道，跟法西斯有什么区别？我们一定要强烈谴责。”这时，所有红白汉人都纷纷说：“对，对。”好久没有大声说过话的人们大声地叫喊，好久没有举起过的拳头高高举起。从牧区来的犯人们被这一举动吓得腿都发软。仲仓仁波切一想起泽雄草原上一场场批斗大会，刚才发自内心的忏悔早已烟消云散。

牧区来的犯人只知道“圣教”而没听说过什么“人道”，至于“法西斯”这个词更像是在听天书。但是，看到红、白汉人关系越来越密切，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

多，仲仓仁波切突然想到这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情报”，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他悄悄溜出监舍来到宋坚涛的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就被叫进去了。让仲仓仁波切始料不及的是，办公室里早就挤满了前来密报情况的红、白汉人和农牧民犯人。他为自己不但搜索的情报失去了价值，而且还暴露了作为告密者的身份而感到担心、羞耻和后悔时，宋坚涛表扬了大家，说大家都是自己人，用不着互相提防和顾忌。最后，他要求大家时刻注意掌握谁是发起骚乱的头子以及他们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并随时向他联系和报告情况。安排完工作任务后就让他们回到各自的监舍。

——听到“骚乱”这个词，仲仓仁波切不由地想起几年前的那个“恐怖的日子。”有一日，几名部落头人怒气冲冲地来到他那里说解放军杀了很多平民，经过详细询问，原来昨天上午扎那部落的一个牧圈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伙人，他们自称是反共人士，到每家每户乞讨干粮准备离去时，解放军已经把这个牧圈给包围了，并且大声喊话要求匪徒们放下武器投降，否则将采取强硬措施。这时，一名匪徒一枪把那位扯着嗓子喊话的翻译官给打下了马。顿时，迫击炮和机关枪从四面八方疯狂地轰炸和扫射，人和牲畜像镰刀下的青草一样纷纷倒地，走投无路的匪徒们跨上了马背冲向枪口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枪炮声也这才算是平

息了。部落头人们愤愤不平地说，这次事件中造成扎那部落7名无辜平民死亡，另外还有22人受伤，如果事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即使泽雄草原上的男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女人，我们也决不会善罢甘休。

仲仓仁波切听后非常气愤地去找王爱国时，王爱国不但早已知道了这件事，而且还说：“扎那部落的牧民窝藏匪徒，情况极其严重，当然，只要不继续制造骚乱，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可以不追究责任。再说，这都是军队的事情，地方上无权干涉。总之，当前情况比较复杂，你一方面是泽雄地区的政教领袖，要向广大群众负责；二方面是领导干部，要对党和政府负责。因此，从明天开始，你要到每个部落每个牧圈，教育群众不能听反动派的话，不能窝藏土匪。”

第二天，仲仓仁波切还没出发扎那部落的几个人就来了。他们邀请仁波切前往扎那部落为死难者超度亡灵。仲仓仁波切到达时他的老师早在那里。一辈子没穿过衬衣的部落老头人双膝跪地禀告仁波切：“现如今，红汉人的军队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的行为越来越粗暴，把原本静如止水的泽雄草原闹得鸡犬不宁。更让人伤心和失望的是他们滥杀无辜百姓之后连人影都不见，听说那个王爱国昨天对您很不礼貌，连个好脸色都不肯给。现在，我们扎那部落干不过红汉人的军队，但也不可能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我们只好放弃泽曲河畔的家园，选择渡过黄河去流浪的

路子。今天早晨，其他部落的头人们都来慰问过我们，他们表示，泽雄草原上的各部落之间没有你我之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要渡河、要流浪大家一起渡河一起流浪。既然大家都这么想，您仲仓仁波切作为泽雄草原上佛法和世俗的首领，作为大众今生和来世的最终依怙、根本上师和顶上珠宝，请您一定要和我们一同踏上流浪之路。”

原来，他们把仲仓仁波切请到扎那部落，主要目的不是为亡者念经超度，而是想让仲仓仁波切和他们一同渡过黄河。按说仲仓仁波切是同情民众的，也对王爱国的蛮横态度产生了反感情绪。但是，现在他不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跟这些没穿过衬衣裤子的部落头人相比，至少他知道中国地图有手掌那么大，而泽雄草原只不过是掌心的一点纹路，甚至还有一丝纹路那么大，而且，他还清楚，现在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地也是共产党的地。因此，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扎那格西，可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扎那格西撅起嘴唇拨动念珠只顾为亡者念经祈祷，没有说一句支持或反对的话。无奈之下，仲仓仁波切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不！”接着以命令的口气说道：“我不会走，你们也不许走。说实话，我们没处去，现在天是共产党的天，地也是共产党的地，到黄河那边又有什么好处？我们没处去，谁也不许走。”

出乎意外的是，这一次跟往常不一样，民众情绪异常激动，不再俯首弯腰，个个挺胸昂首，说话也粗声粗气。说：“按里说上师讲的就是经，指向哪儿都东，可是今天您不能这么讲，讲了也没用。”

仲仓仁波切听后感到非常惊讶，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又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扎那格西。这次扎那格西也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他说：“依我看，渡不渡黄河我们没必要争论，应该向护法神和地方神灵问卦请示。”

“对，如果卦中预示要渡河，我仲仓一定会与百姓同生死共命运，如果卦中不赞成渡河，泽雄草原上一个人都不准擅自离去。”仲仓仁波切理直气壮地说。

对于通过求神问卦的办法来定夺走留问题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扎那部落百姓心中的怨气和愤怒一时难以消散。头人说：“如果卦中预示要我们留下来，那么这个事件也要就此罢休吗？”

仲仓仁波切反问道：“如果渡过了黄河就能报仇雪恨吗？”看到谁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仲仓仁波切继续说：“除了大洋彼岸、天涯海角没有我仲仓不曾到过的地方，我亲眼看到天是共产党的天，地也是共产党的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共产党对抗，即使渡过黄河就能对抗共产党，我们不也是损失了人员又失去了土地吗？”扎那部落仍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仲仓仁波切提出的问题。但是，人们要求按照扎那格西提出的建

议，请来神汉巫师求神问卜，让仲仓仁波切感到吃惊和迷惑的是，二者预示的结果惊人地一致——都说“走为上策”。

各个牧圈又是集体煨公桑又是自家煨私桑，一边祈求神灵护佑，一边收拾家什物品，准备渡过黄河流浪异乡。部落头人、牧圈管事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更是白天黑夜地集聚在一块儿进行商议，对如何渡河、怎样拦截前来阻止渡河的人等事宜制定了详细计划，做了周密的安排。这期间，所有大小事务都由他们自行决定，几乎没有人提起仲仓仁波切的名字。

从来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参与制定任何计划的扎那格西，洛桑白旦经过深思熟虑后，把仲仓仁波切和各部落、牧圈的大小头脑人物请到一块说：“我不知道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必要知道，但是，我发现你们根本没有把仲仓仁波切放在眼里，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由此带来的后果将会更加可怕。因此，我希望你们还是不要盲目蛮干，应该听听仁波切的教诲，三思而后行才是。”

仲仓仁波切赞同扎那格西的意见，他接茬说：“是啊！不把我仲仓放在眼里没关系，但是你们的这种做法也真不是一个好做法，有冤咱们可以向上级政府告嘛，如果西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可以到北京去告。我亲自听过袁钦仁波切说共产党是制服强梁的颈扼、

扶助穷人的救星。”

“这次您二位千万不能这么说。”掉进悲痛深渊、被怒火焚烧胸腔的人们连自己的根本上师那甘露般的教诲都听不进去了。“我们这些牧人再怎么傻也懂得王法只认平民百姓，而管不了国王君主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决定我们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神的意志和人的想法又是如此的不谋而合，所以请您二位免开尊口。”说完，人们一个接一个起身离去。

几天后，在肆虐的狂风中，泽雄草原的人们前面被滔滔黄河拦住去路，寸步难行，后面有追兵的机关枪不断扫射，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汉子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绝境中，妇女、孩子、老人和僧侣们躲到河边断岸下面，各部落和牧圈头人们的悲痛和愤怒被悔恨与恐惧所代替，他们来到仲仓仁波切和扎那格西面前如实禀告说“本来计划把老人、孩子、妇女、僧侣和牲畜、财产等搬迁到黄河对岸后，男人们回来寻找良机不断袭击解放军和工作队，一来可以为死难者报仇雪恨，二来想让解放军和工作队逼迫撤出泽雄草原，可万万没有料到，追兵会这么快就出击，而且动用如此强大的兵力。现在，我们的子弹也剩下不多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仲仓仁波切对这些头人们气得咬着下唇只摇头不说话。

扎那格西停止了正在念诵的《救八难度母经》说

“哎呦——这世界上还有像牲畜一样愚蠢的人啊！仲仓仁波切不是早就给你们讲过共产党比天还高、比地还阔吗？我不是也告诫过你们不把仲仓仁波切放在眼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吗？现在倒好，让那么多人去白白送死，你们的目的是达到了吧？哎——多么愚蠢啊……还说这些干什么，埋怨有什么用？”他转向仲仓仁波切说“呀——您仲仓仁波切也不是一般的仁波切，为了挽救众生的性命，今天您一定要显一次神通、施一下法力。”说完闭上眼睛双手合十。

前些日子仲仓仁波切看过一场红白两种汉人打仗的电影，今天，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和战争场面又浮现在眼前。白汉人被打得快完蛋时，一名相貌丑陋不堪的军官从战壕里举起一支上面挂有白布条的步枪，这时，红汉人的军队就停止了射击。仲仓仁波切左右看了一下，正好看见年幼的亚仓仁波切系在腰间的一条白色哈达，他二话没说赶紧过去亲自解开哈达，又一个部落头人手里接过一支枪，把哈达挂在枪的顶端对头人们说“快，快叫大家停止射击。”他小心翼翼地开枪从断岸上举起来不停地摇动。

这正是一个奇特的“法力”，解放军的枪声戛然而止。不用多说，此时在场的人们好像亲眼看见了佛陀似的纷纷向仲仓仁波切磕头行礼，死难者的家属都以为自己失去亲人是在当初没有听信佛陀的教诲所造成

的，一个个追悔莫及泪流满面。后来，泽雄草原的人们称这一事件为“恐怖的日子”，而官方把它定性为“叛乱”，并把大部分参与者都给抓了起来。仲仓仁波切更是被定为“叛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他是在挨批挨斗挨打挨饿和受累受辱受惊中度过了自己的前半生。

仲仓仁波切没有想到宋坚涛所说的“策划和组织骚乱”的那些犯人把监狱里一批有名望受尊敬的人吸纳为“骚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其中就有自己的名字。他不得不诚惶诚恐地去找宋坚涛。没有想到宋坚涛一听到这个情况后兴奋地差一点拥抱了仲仓仁波切。他递给仲仓仁波切一支香烟后背着手走过来走过去地说：“现在你立功减刑的时机到了，一旦掌握了策划和组织骚乱的是哪些人，他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进行骚乱的具体情况，你就马上跟我联系。”

仲仓仁波切没有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是，监狱里的“骚乱”方式跟泽雄草原的“叛乱”方式根本不一样。他们既不求神也不煨桑，只让每一位“骚乱策划者和组织者”就改革监狱制度和改善犯人生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仲仓仁波切把藏族犯人尤其牧区来的犯人收不到家信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最后，那个“右派分子”将大家的意见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要尽快加倍地改善监狱生活，犯人身体完全恢复之前不得安排劳动；

二、每天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星期日要

放假休息。老弱病残犯人不参加劳动或根据情况安排轻活；

三、对历史罪犯与刑事罪犯要一视同仁，至少在生活和劳动安排方面要同等对待，应该根据各自的技能把历史罪犯也安排到拖拉机司机、机修工、炊事员、理发员等岗位上；

四、不得安排历史罪犯到刑事犯的监室，让刑事犯进行殴打、欺辱和抢夺历史犯食物等；

五、对历史罪犯在没有查明其是否犯有新的错误之前不得进行殴打、欺辱、关禁闭室及安排到刑事罪犯监室；

六、要缩短每天的政治学习时间；

七、各组组长要由各组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刑事罪犯不得担任历史罪犯的组长。

八、犯人与亲属之间的通信如果信件内容没有大的问题不得随意扣压；

九、在同意以上八条要求之前，全体历史罪犯决定不参加监狱的劳动。

仲仓仁波切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掌握策划和组织骚乱的是哪些人，他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进行骚乱的具体情况”，至于他们提出的九条要求他也没太在意。再说，他们对少数民族代表只是把九条要求的内容作了简单的翻译和解释而已。因此，当仲仓仁波切

向宋坚涛报告情况时, 只能够含糊地说了几个人的名字, 而他们提出的九条要求具体是哪九条却答不上来。宋坚涛在心中暗骂道: “蠢货, 像猪一样的蠢货, 你这样的人还当过县长吗?” 他对仲仓仁波切感到很失望, 但又想: “从另一方面讲也没什么不好, 这样的蠢货往往最好利用。” 于是对仲仓仁波切表扬了一番后叫他回去继续搜集那九条要求的内容。

仲仓仁波切费了好大的工夫把九条要求的内容一搜集全后去找宋坚涛时, 宋坚涛已经得到了更为详细的情况。因此, 第二天上午历史罪犯们表达了不参加劳动的决心之后, 宋坚涛不但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而且口气比平时还温和地说 “那么, 你们有什么要求?”

“当然有要求, 但是我们想在大会上当着全体犯人和管教干部的面提出来, 到时候要你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作出判断并给予明确的答复。”

“行, 如果我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对你们提出的要求给予满意的答复, 就可以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但是, 如果我的答复是有道理的, 监狱现在的制度不会有什么变化, 而且要对这一事件的所有策划者和组织者给予加刑处理。宋坚涛像一个提前偷了考试卷的考生一样很有把握地说道。他让人发紧急集合令, 决定现在就召开大会。

各队各组排队进入会场刚坐下, 主席台上的宋坚

涛就叫犯人代表到前排陈述意见和要求。“右派分子”毫不犹豫地来到主席台前宣读拟好的九条要求, 当他念到第三条时刑事罪犯们就开始不满地吹口哨站起来叫骂, 整个会场被吵闹声所淹没, 致使“右派分子”无法继续陈述下去。尽管刑事罪犯在这座监狱里还不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但比起历史罪犯, 他们因为干的活轻, 又没有人抢他们的菜汤, 管教干部的态度也好, 所以精力旺盛, 身体还没有垮掉, 他们的傲慢和粗暴行为把占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历史罪犯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虽然危害过一两个人,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伟大领袖产生过邪恶想法, 我们没有危害过党和国家。”“我们还有祖国, 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这些混蛋什么都没有, 你们算什么球。”“我们虽然犯了罪, 但是我们的根是无产阶级; 你们自己可能没干过坏事, 但是历史不清不白, 天生是党和国家的敌人。”“打倒阶级敌人……!”等刑事罪犯们对历史罪犯痛骂了一顿后, 宋坚涛背着手在主席台上来回走了几步又回到座位上说 “你们听好了, 本来你们提出的谬论全是毫无道理的, 就连其他犯人也不赞成, 但你们可以把话说完, 让大家听听。”

“右派分子”念第四条时, 又受到刑事犯们的谴责, 但他坚持念到第八条后, 提高嗓门坚定地说 “在

同意以上八条要求之前，全体历史罪犯决不参加监狱的劳动。”

宋坚涛哈哈大笑站起来在主席台上来回走了几步后把双手靠在桌子上严肃地说：“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吃什么你们知道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贫下中农在吃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生活水平跟你们是一样的，甚至有些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你们，外面也有人在饿死，甚至比监狱里犯人的死亡人数还要多。苏联修正主义背叛和欺骗社会主义才使我们的国家陷入最大困难的境地。因此，想尽快改善生活就必须要以继夜地劳动，要努力地劳动，要加倍地劳动。”他不停地用拳头敲击桌面继续说：“你们提出‘每天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星期日要放假休息。老弱病患残疾人不参加劳动或根据情况安排轻活。’哈哈，你们以为这里是养老院吗？啊！？还提出‘各组组长要由各组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哈哈，我明确地告诉你们，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这个词你们是从哪里学来的？你们提出‘要缩短每天的政治学习时间’，这是多么可怕的话啊！看样子，你们的身体在进行劳动而思想还没有转向毛主席和共产党，你们不要忘了——正因为政治学习太少了，才使你们落到这个地步，就凭这一句话也可以给你们每人至少加刑五年。你们提出‘犯人与

亲属之间的通信如果信件内容没有大的问题不得随意扣压’，我问你们，谁的信件被扣压了？你们有证据吗？这是明目张胆地诬陷党的干部，还说‘在同意以上八条要求之前，全体历史罪犯决不参加监狱的劳动。’好啊，哈哈，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什么都不是。如果要问是什么？你们就是寄生虫，你们是垃圾，你们是狗屎，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囚犯，你们是人民的压迫者、剥削者、欺骗者和反动分子，你们是被打倒的人民的敌人，你们没有提出要求的权利，更没有协商的资格。”说完像疯子一样猛烈地拍桌子，连刑事犯们都吓得低下了头。

宋坚涛因为提前知道了情况，他昨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没想到大会上刑事罪犯们给他帮了很大的忙，这极大地挫伤了历史罪犯代言人“右派分子”的锐气，但是他还表现出毫不畏惧的样子说“我们还有话要说。”

“有话你到地狱去说吧。”宋坚涛继续拍着桌子大喊一声“把这个制造骚乱的罪魁祸首关进禁闭室！”只见两个全副武装的人将“右派分子”加“制造骚乱的罪魁祸首”的双手扭到背后，把他的头压到裤裆里，还来不及捡起掉在地上的眼镜就押出会场。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好像真让他到地狱里说话去了。

看到大将战败，整个军队士气受挫。宋坚涛喊了

一声“不愿加刑的都马上去劳动。”

大部分犯人纷纷站了起来。尽管敌弱我强，见到很多战友投降，其余士兵也缺乏继续战斗的信心和勇气，剩下的那些犯人也失望地先后站了起来。

年轻气盛的将军一旦初战告捷，就会产生再战再胜的欲望。宋坚涛更加骄傲起来，他下决心要好好整一下这些可怜的人，让他们“站不起来，浑身发臭”，以求取得更大更牢固的胜利。当囚犯们呻吟着去劳动的时候，他通知各队以组为单位成立学习班，让犯人们交代问题承认错误，揭发和批判这次骚乱的筹划者和组织者。

一听到“学习班”这个词，仲仓仁波切就吓得直打哆嗦。他想到几年前在泽雄草原上举办的那次实际上成了人们下地狱的第一步的政治学习班。仲仓仁波切按照老师的要求显“神通”施“法力”让那个“恐怖的日子”事件彻底结束时大约是下午5点左右，与机关枪的声音一争高下的狂风，此时也平息了不少。泽雄草原的男人们双手被捆绑在背后，所有人都被用绳子前后连接起来排成一个长龙押往县上，第二天上午10点钟到达县城后直接关进了刚刚修建的看守所，按不同的部落编了若干个学习班。同时，又把仁波切、格西等人士编为一个高级学习班，一般僧侣编成两个学习班，赶进寺院开始了政治学习。这个所谓的“政治学习”，其实也就是政治审讯。他们首先释放了那些

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和连刀都举不起来的十三四岁以下的少年，接着又释放了那些穷得连一把刀子都买不起的贫困牧民，最后是那些在“恐怖的日子”里连一根木棍都没握过而且有人可以佐证的中农（牧）们。对仁波切、格西和僧侣等宗教人士的审讯方式与世俗群众有所不同，王爱国相信在“恐怖的日子”里宗教界人士是不可能拿武器的，但是他们认为宗教界人士年纪越大对群众进行剥削的时间越长，犯下的罪行也越重。因此，除了几名连自己的鼻涕也收拾不住的小僧侣以外其他人一个都没有得到释放。他们对宗教界人士进行了“无鬼神，无灵魂，无阴间，念经无功德，善恶无报应”等诸多以“无”字当头的无神论教育，还说“以仁波切、僧侣等宗教界人士为首的藏区群众走错了路，只要今后不再走错，前途还是有的，而且这个前途是一片光明……”引经据典地讲了一大堆道理进行开导。早就对持守清戒律，整日与青灯黄卷为伴的枯燥的寺院生活感到厌倦的洛桑次成等一些僧人，为了表明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当即脱下僧装换了俗装。对这一情况，在四十年后找到的一份当时的工作总结中是这样表述的：经过一个月时间的学习和教育，泽雄寺的大多数仁波切和僧侣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些僧侣脱下袈裟换了俗装，甚至有些僧侣穿上了从未穿过的汉服，比这更令人兴奋的是先后

有两位仁波切和三十六名僧侣自愿放弃了宗教戒律，其中七名僧侣结婚建立了社会主义幸福的家庭，还有一名僧侣给一个被称为“空行母”的长期欺骗和剥削群众的尼姑破了戒。另外，一些老僧感慨地说“现在多么幸福啊！我们走出黑暗看到了阳光，本来想和其他人一样找个对象结婚成家，可惜岁月不饶人，已经失去了性功能。”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有不少人思想顽固僵化，一心想恢复封建主义制度，我们肩上的任务仍然艰巨，需要继续提高警惕。云云。

据了解，这份文件所述两位自愿放弃戒律的仁波切之一恰恰就是我们熟悉的仲仓仁波切。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有一天晚上，他有意和一名干部一块走串牧圈去找女人，见到一顶破旧的帐篷里住着一名比自己大几岁，看上去“有丰富经验”的女子后，他让那个充当证人的干部留在门口，自己钻进了帐篷。

仲仓仁波切虽然不认识泽雄草原上的每一个人，但是泽雄草原上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仲仓仁波切，而且也没有一个人不听他的话。

仲仓仁波切不时发出呻吟并失声吐一两句含糊不清的字眼来，那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子总会应道：“啦索，啦索（译者注：表示答允的语气，是或遵命的意思）”。突然想起门外还有一个证人在偷听，仲仓仁波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以后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不用说：‘啦索’。”女子又应声说：“啦索”。这时正在门外

偷听的证人再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听了那个干部的一番描述，王爱国乐得哈哈大笑起来，他摇着头不停地说道“这个秃驴，这个秃驴……”过了一會兒，他又严肃地说“即便这样，仲仓的罪行又怎么能洗清呢？他的主要罪行不只是欺骗和剥削群众，而是策划和组织了叛乱，由于长期进行欺骗，影响深厚，群众把他当成了神。因此，尽管没有人会出来证明是他组织了叛乱，但我还是有办法，不用别人出来作证，他自己会承认的，不信你们等着瞧吧！”

原来王爱国所说的“办法”就是要把仲仓仁波切等阶级敌人和扎那格西等顽固派们拉到每个部落和每个牧圈进行批斗，让他们“站不起来，浑身发臭。”

最初，王爱国把仲仓仁波切领到内地参观，回来后还安排了职务，并对他说“这个地方的未来就要掌握在你手里，我的任务是协助你的工作，你仍然是泽雄草原上的政教首领，跟以前不同的是，我们要逐渐做到这个地方的群众没有贫富差距和强弱之分，这与佛教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相一致的嘛！”事实上王爱国也给僧俗群众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免费看病治疗，群众内部发生矛盾纠纷时与仲仓仁波切共同秉公处理，对宗教界上层人士和部落头人等在生活中更是关心备至，使仲仓仁波切深受感动，心想：“多好的一个人啊！能早一点认识他该有多好。”他自觉地与王

爱国改善关系，加深感情，两人经常互相邀请互相拜访，到了不分你我、形影不离的程度。但是，有一次偶然听到王爱国两口子的谈话后，仲仓仁波切大吃一惊。裹脚老婆埋怨说这里洗个澡都不方便，丈夫回答：“我早就为你选好了一个大洗澡盆，不过还要等一阵子。”

老婆撒娇说：“你在骗我，这个鬼地方哪有洗澡盆？”

“怎么没有呢，有一个咱俩都可以洗澡的大盆。”

“真的吗？在哪儿？”

“在雄寺的大厨房里。”

“不会是那口大锅吧！”

“就是那口大锅，怎么样？过不了多长时间，让那些秃驴去泽曲河边挑水，咱们在大锅里洗澡。”

仲仓仁波切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身边的那位来自农区的翻译员忽然张着大嘴，脸色变得灰白，失声说了一句“阿妈阿妈！不好了……”仲仓仁波切料想王爱国夫妇肯定在说什么重大秘密，于是问翻译员怎么回事，翻译惶恐不安地回答说：“没什么，两口子之间的话。”

“两口子之间的话，如果仅仅两口子之间的话，你怕什么呀？请你如实翻译给我！”

“嗯……不过您千万别跟其他人讲。”

“请放心，快翻译给我听听。”

当翻译员把王爱国夫妇说的话原原本本翻译给他时，年轻气盛的仲仓仁波切不由分说“哐”地一声一把推王爱国的房门冲了进去。

王爱国的老婆正在用一口铁质脸盆洗脚，上粗下细锥形的小腿下端长着一双跟五六岁小孩的一般大的脚丫，仲仓仁波切被愣住了，那女的又羞又气地用一块手巾遮住洗脚盆，嘴里还说着什么。对仲仓仁波切的莽撞行为很不高兴的王爱国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给仲仓仁波切让座，他阴沉着脸问“有什么事？”

仲仓仁波切抬头看着远处“看样子你夫人的洗盆好像太小了点，我看寺院的大锅正好合适，王书记你说呢？”

“原来仲县长是一个喜欢偷听别人说话的人是吗？”

“我不是有意偷听，是偶然听到。”

“你既然都听到了，那我也可以直说，寺院的大锅里洗澡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除非你先抓了我……”

“那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可笑。”

“现如今，有些人变得越来越骄傲自大了，但是你们藏族有句谚语叫“山再高也在蓝天下面，嘴再大也在鼻底下面，请你记住它。”

从此以后，他俩之间开始产生矛盾，而且矛盾在不断激化，最终，王爱国一边在寺院的大锅里洗澡一边给正在为他挑水的仲仓仁波切被判处十年徒刑的判决书上签字，并把他关进了监狱。这次，仲仓仁波切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不但地域辽阔，而且权力也是无限的。

所谓的“学习班”或者政治审讯比干重活更具破坏力，它会使人身体和精神都崩溃，原因是“学员”们要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部落、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帐群、同一个家族，甚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师徒之间、仁波切与僧侣之间互相推荐揭发，还要为自己何时会关禁闭室或者安排到刑事罪犯的监舍，或者转移到其它监狱，甚至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枪毙而整日担惊受怕，惶恐不安。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饭菜的质量和量都一天不如一天。因此，举办“学习班”的那十天时间是“学员”自杀和自然死亡率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给活着的“学员”打下死亡基础最坚实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很多人被改造成“机械化”，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在这段时间，扎那格西极力放弃一切喜怒哀乐，抱着对宗教不变的信仰，带着渊博的知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人间地狱；在这段时间，“骚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大多数被处以加刑惩罚，甚至有些被送往刑场。与此相反，仲仓仁波切等少数犯人却得到减刑，这使那些思想已经或正在遭

到毁灭性摧残的其他犯人不得不对他们产生怀疑。

当才扎发现自己家族祖辈虔诚信奉并作为今生和来世的唯一依怙的这位“佛陀”原来连个凡夫俗子都不如，而且知道了自己一直遭受的折磨也跟仲仓仁波切的告密有关时，感到莫大的悲哀和失望，他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愿望，也忘记了自己死后灵魂将到何处去，他异常愤怒，但是已经没有了痛打一顿仲仓仁波切的力气。他拿出藏在身边的那串用十颗红柳木做成的念珠在手里不停地揉着，嘴里并没有念经。他的家乡泽雄草原上没有森林，树木非常紧缺，像红柳这种木料更是罕见，人们拾到一根细小的红柳树枝也会像宝物一样把它剁成小手指骨节那么长，戴在小孩脖颈上和坐骑的鬃毛里，说是这种木料能避邪禳灾，有一种说法叫“有了红柳木，人马保平安。”才扎以前从来不敢正眼看仲仓仁波切的脸，现在看起来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五官都充满着狡诈和阴险，甚至想：洛桑次成往他嘴里灌尿液是应该的。晚上，才扎从被窝里钻出来，赤身裸体地爬到仲仓仁波切身旁，把那串念珠偷偷地藏进枕头下面，第二天就向管教干部报告了情况。这是他第一次告别人的密，因此当时就感到了后悔和不安。但是，一想到自己长期以来关心照顾和帮助仲仓仁波切，甚至还为他拼命去和那些粗鲁的刑事罪犯们打架吃亏，而他却不念及这些，

一次一次地出卖自己，致使自己遭受无数次的折磨和痛苦时，就认为自己做得并不过分，还嫌做得不够。他又想：家乡泽雄草原的人们不是常说“知恩不报好人减少，有仇不报坏人增多”吗？于是决定明里暗里地继续报复仲仓仁波切。只可惜他先被病痛折磨后又被死神召唤，没过多久便由痛苦和愤怒送行、沙尘与狂风迎接，到阎罗王面前诉说人间的黑暗去了。

“学习班”把夺走了历史罪犯们仅剩的一点精力，现在他们连镐头和铁锹都举不起来，再加上今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江河水位降半，溪流彻底干涸，农田像犯人们冬季的脚后跟一样到处龟裂，春后长了一半的禾苗也已枯断。还有一种异常的气候现象是盛夏季节刮起狂风，这风虽然有时候会变小一点，但被狂风裹挟的沙尘卷来的热浪，吸收了地面所有动物和植物的水分。在这个时候把“劳动机器”赶往工地进行劳动，其结果只能是敌我双方两败俱伤，无奈之下，宋坚涛继续以举办“学习班”为借口，躲避狂风和酷热，在安然地休息。

老犯人死的越多抓进来的新犯人也就越多，好像对监狱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这些新来的犯人虽然在外面有参加过“学习班”的经历，也喝过像镜子一样可以照见自己面容的菜汤，但比起老的“劳动机器”还有自己的思想，有能力抡镐头挥铁锹的力量，就是没有显示力量的地方。可是正如宋坚涛说的那样，这里

不是养老院，等到气温稍微有点下降，老犯人们因为举不动镐头和铁锹，就让他们提着斧头和锯子，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地拖着自己的身体，跟在新来的主力军后面向河对岸的森林进发了。

以前，犯人们从监狱或农田里只能望到这片森林的一角和大概轮廓，现在进去一看原来是个原始森林，这么高大而茂密的松柏林中没有野生动物是不可能，管教干部们因为没有早一点到这里“改善生活”而感到后悔，让少数看守人员留下来，其余人在忙着打猎。可惜的是其它监狱的犯人和管教干部早在这边举办“学习班”的时候就已经浩浩荡荡地开进森林扫荡一空，现在他们打猎没有先前天打天鹅、大雁那么容易了。对犯人们来说，打猎有没有收获就跟庄稼收成好不好一样无所谓，因为这与他们的伙食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的任务是一边呻吟一边砍树、一边长叹一边锯木，让一棵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地就行。

到黄昏时，管教干部们一共打了一头野猪、七只野兔、三只松鸡、一只鹧鸪和一只野鸡，就这么点猎物要是分给管教干部和看守人员可能每人一口都不够。白汉人们心想：这下有好戏看了，红汉人们肯定会为了争夺食物而互相打起来。但是红汉人们把所有猎物毛全拔光、收拾干净后，连肉带骨头剁碎，和蔬菜一起下进几个大锅里，像熬汤药一样熬。没过多久

每个锅里都冒出蒸汽，闻到长期没闻过的肉香味，在场的的所有犯人直咽口水，香味飘进监狱的各个角落里，关在监舍里的那些犯人也闻到肉味一个个从铺位上爬起来抬头使劲地嗅。那气味越闻越香，越闻越浓。一会儿，一些苟延残喘只等一死的“劳动机器”睁大眼睛赤身裸体地使劲往门口爬，尤其是那些来自牧区的犯人一闻到这种气味就像当初闻到汽油味一样敏感，不由回想起开满野花的草原上，在清澈的溪水旁用三块石头支起锅，一边煮肉烧茶一边唱着情歌的往事，他们不知所措地脱下“小丑帽”在手里摆弄着，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锅里的肉都炖得烂熟，只剩下骨头时，靠两条腿行走的和靠四肢爬行的“劳动机器”们围在管教干部大灶门口，警报突然响了起来，墙头上的哨兵不得不朝天鸣枪警告。但是，这个时候的犯人们除了闻见肉香味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一个个张着嘴巴闭着眼睛，几乎难以分辨是死是活。对他们来讲，这比关禁闭室和推进刑事罪犯的监舍更加残忍。从这以后，宋坚涛想要了解犯人的情况或者要惩罚某个做错事的犯人时，就会炖上少量的猎物内脏进行审问，与此同时他自己也不停地咽口水。有一次，他采用这一办法把仲仓仁波切叫到办公室问道“现在犯人中间有什么问题？”

“自从办了学习班以后没有什么问题。”仲仓仁波

切眼睛盯着正炖着肉的铝锅说。

“一点问题也没有吗？”宋坚涛背着手走过来走过去地问道“有那么多的犯人在自杀，这不是问题吗？”

“是问题。”仲仓仁波切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盯着铝锅回答说。

“那么，你一点也没发觉他们有自杀的准备吗？”

“很多人经常说今天要自杀明天要自杀，但是谁会真的自杀我也没法知道，所以没向您报告。”

“很多人在说要自杀吗？”

“是的。”

“你自己也这样说过吗？”

“没有。”

“你不想自杀吗？”

“佛教中说自杀如同杀死其他生命一样罪孽深重，因此，在藏人当中很少有人自杀，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这事，再说您都给我减了刑，我没有必要去自杀。”仲仓仁波切仍旧盯着正在冒着香气的铝锅说。

“噢，这么说你是不是还在信仰宗教啊？”

仲仓仁波切忽然醒过来似的把双眼从铝锅移到宋坚涛脸上慌忙说“不不，怎么会呢？我早就不信仰宗教了，决不信，倘若信仰宗教我还敢检举自己的教师吗？”

“哼，我当初还以为才扎揭发你的罪行纯粹是为
了报复你而进行的诬陷，但是……”

“那真是诬陷我……”

“不对，原来你是一个可恶的两面派，说不定你
还为了给自己减刑而诬陷了洛桑白旦和才扎等
人……”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才扎私藏武器的事他
自己不也承认了吗？还有……”

宋坚涛拍了一下桌子说“你听清楚，我不但有减
刑的权力，而且还有加刑的权力。”

“那当然，可我真的……”

“因此，不想让我给你加刑或者还希望减刑的话，
必须要观察清楚哪些人准备自杀。”

“好的，好的。”仲仓仁波切最后看了一眼香喷喷
的煮肉铝锅，咽了一下口水走了出去。

自从向原始森林发起进攻以后，“劳动机器”们自
杀的比例大大提高，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越狱逃跑，
既便能逃跑也走不出这片天然的监狱。因为进了茂密
的森林就根本分辨不清东南西北。那些没有勇气继续
经受折磨更没有希望获得自由的犯人们，在管教干部
都去打猎的时候，趁着看守人员和监工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溜到一棵大树后面，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攀爬上去
把细长的枝条两头连起来打好结套在脖子上，一切就
这样结束了。

仲仓仁波切有着当好“看守”和“劳动机器”两
个任务。他一方面要观察其他犯人的一举一动，一方
面还要拼命地干活。遗憾的是有一次他只听见耳边
“咚”的一声，眼前冒出了几颗“星星”，手中的斧头
同时落到地上。

“不好好干活，像贼一样左盼右顾干什么？”原
来是一直在观察仲仓仁波切行为举止的组长兼监工—
—因多次偷盗而被捕入狱的一名刑事罪犯，他用一截
树枝敲了一下仲仓仁波切的脑袋。

仲仓仁波切盯着那个盗窃犯监工的脸摸自己的头
时，监工又举起了树枝，仲仓仁波切吓得失声说：“是
宋队长让我观察每个人的举动的。”

监工把手放下来大声嚷道“什么？噢，原来你是
一个卑鄙无耻的告密者吗？喂！大家看哪，这个王
八蛋原来他是个告密的卑鄙小人。嘿，你们这些历
史罪犯不是经常骂我们刑事罪犯卑鄙无耻吗？不错，
我们刑事罪犯是卑鄙，但是告密者很少，看哪！这就
是你们历史罪犯的本性，现在你们看见谁是卑鄙无耻
的人了吧！哈哈……哈哈……”

才扎以前曾经提醒过其他一些犯人要防备仲仓仁
波切，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告密者，可是多数犯人
认为仲仓作为一名仁波切不会干那种缺德事，还有一
部分犯人因为找不出确凿的证据而一直怀疑态度。

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仲仓仁波切就是一个告密者时，犯人们失望地直摇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跟仲仓仁波切说话，也没有人陪他玩扑克，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甚至连砍伐树木的时候与他拉锯子的人也会一直瞪着他。比这更令人寒心的是，自从暴露身份以后，他在宋坚涛的眼里已经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人，只要遇见他就骂“蠢货”、“懦夫”，没有半句宽心的话，至于递给他一支香烟那是痴心妄想。

当仲仓仁波切被饥渴、劳累和孤独折磨得产生自杀的念头时，监狱里新来了一个他的家乡泽雄草原的犯人，这个犯人恰好被分到他在的队里，并且和他在一个组里。

“您不认识我吗？我是阿柔部落格丹家的儿子，我的名字叫纳木杰，我父亲他健在时我们家不是邀请您做过法事吗？当初咱俩不是被抓后在同一辆车上押送来的吗？我不是死在路途中被埋在地下了吗？”纳木杰像以前的才扎一样凑到仲仓仁波切旁边一口气说了这些话之后还“只要您还健在，就不会有事的”说着满怀希望地亲近仲仓仁波切。

仲仓仁波切没有想起一个叫格丹的人，更记不得一个叫纳木杰的人，但是对路途死了一个人，被埋在路边，才扎当时说那人还没有死，这些他还有深刻的印象，于是便问“噢，对对，当时您是怎么逃脱的？”

“哎——这些事说起来九天九夜都说不完，噢，

对了，当时和咱们一起抓来的五十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您一个人吗？”

“其它监狱里说不定还剩一两个人，这座监狱里大概也只剩两三个人，咱们这个组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哎——请三宝鉴知！”

“现在家乡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法说，尽管还不到亲人分离的地步，但是跟监狱没有什么两样。哎——一家人生活在一块又有什么用呢？父亲揭发儿子，女儿批斗母亲，妻子出卖丈夫，这世界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还有生活困难，食物紧缺，劳动繁重，这些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监狱里也不可能比这差哪儿去，至少不会有互相批斗、互相告密、暗中揭发这类事。”

仲仓仁波切心头一颤，脸烧了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据纳木杰讲，那天他在车上晕得厉害，没过一会儿就昏倒了，就在自己被扔进坑里时，他突然醒过来了，他在地下闭着眼睛不停地祈祷上师、本尊神和保护神，憋得都快要断气的时候，使出浑身的力量挣扎了一会儿，上身终于露出了地面。沿路行走虽然有危险，可当时自己渴得实在无法忍受，心想只要能饱饱喝上一肚子凉水就算被再次抓住也不后悔。因此，心里记着以前汽车出毛病熄过火的那条河一直往回

走。无论公路多么不平、汽车多么缓慢，比起一个在烈日下渴得要死的步行者，其速度简直是兔子和乌龟的区别。在车上时好像从河边没走多远，可是徒步往回走时发现这路没有个尽头，曾多次怀疑原先渡过的那条河可能是个幻觉，以为自己活着回家已经没有希望了。又想，三宝的慈悲心已经使自己在坟墓中起死回生，相信将会继续保佑自己，于是再一次虔诚祈祷，明显感觉到身上有了一丝力量，心中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加快步伐走了没多久就抵达了河边。如同给汽车加油一样，水会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由于想和家人尤其是与结婚不久的妻子团圆的愿望非常强烈，而这种愿望又化作一种无尽的动力，使自己没费多大力工夫终于回到了家乡泽雄草原，家人和妻子见到我有多高兴就不用说了。

他白天藏进深山里，晚上蹑手蹑脚回家与家人团聚。但是没过多久，人民公社成立了，每家每户的牲畜都被统一收为集体所有，村里办了大食堂，每个人的每一顿饭食物都要按人头定量发放，而且发下来的食物一天比一天少、一顿比一顿差，有一段时间每人每顿只能得到100克糍粑粉、30克干奶渣和20克酥油，这点食物不要说给别人吃，就连自己都不吃不饱，人们常常饿得头晕眼花。然而，亲情和爱情的力量使他的家人们在领每一份食物回家后，每个人从自己的那份少得可怜的食物中分出一勺子糍粑和指甲盖大小的酥

油，放进一个糍好的羊心包里面，晚上拿出来让他吃，充分体现了“有一口饭大家吃，有一件衣轮着穿”那句谚语所表达的无私奉献精神。不幸的是，当时教育和运动的强大力量不仅能摧毁亲情和爱情的堡垒，而且还可以让一个正常人变为疯子，让一位智者变成愚人，让一名勇士沦为懦夫。有一天，他的爱妻要求他去自首，回到监狱接受改造。

“什么？”纳木杰惊讶地问“你是着魔了吗？”

“需要等多久我也会等你的。”妻子抓住纳木杰的手流着眼泪说“目前我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如果发现我在家里窝藏了罪犯，不要说加入共青团，说不定还要戴帽子。”

“窝藏罪犯？你说我犯了什么罪？”

“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你说的共青团是个什么？”

“那是一个光荣的组织，是党的助手和接班人。”

“罪犯的妻子会被吸收到党的助手的组织里吗？你别干傻事了。”

“只要是积极分子就会吸收……”

纳木杰拉着妻子的手说“也不怪你，自己都吃不饱，还怎么养活别人呢？从今天起你不要给我留吃的，我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不过，我没有任何罪行，所以护法神也把我从阎王那里领了回来，而且将继续护

佑我……”

“咱俩是这辈子的夫妻，既使要饿死，我也怎么可能不给你留食物呢？但是你这样藏下去，其实就是在犯罪，因此……”

“好了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看你已经疯了，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请三宝鉴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你看我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我看你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男人，你想想，你能这样一辈子藏匿下去吗？进了监狱总会有出来的一天，如果主动去自首还说不定会减轻罪行，你母亲我会照顾好的，你放心吧，还有……”

“别说傻话了，我一没杀人，二没盗马，甚至连一只羊羔也没欺负过，老实人走正道却无缘无故地被抓去判刑进监狱，现在成了逃犯，还能减轻罪行吗？可笑。”

“这……”

“不要说了，我烦，”纳木杰生气地说“长辫子短见识，你知道什么？如果不想挨巴掌就什么也别说。”

“哼”，平常性格溫柔的妻子也生气了，她说“现在男女平等了，女人是半边天，丈夫没有权利殴打妻子。”

“男女平等了？哈哈，哈哈……等到母马跳到公马身上的时候说不定男女真的就平等了。”

上篇

“什么？我看你跟那个叫扎那格西的老僧一样固执，满脑子都是陈旧观念。”

“我看你会步入那个叫袞嘎白姆的魔女的后尘，给后人留下骂名。”

“你最好不要胡说，袞嘎白姆可是我们年轻人尤其是女青年们的榜样。”

“可怕啊！实在是令人可怕。”

“没有什么可怕的，你长期藏匿在深山中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落在了时代的后面，我希望你去主动自首。”

“如果你不是在我这么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请你要听好，我死也不会去自首的，除非你出卖了我，把我交给他们”纳木杰气愤地说道。他都没想过妻子会出卖自己，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不久，很多人就包围了帐篷把他给捉住了。那些人首先让他站在群众中领略了一番洛桑次成和袞嘎白姆的英雄气概，然后才交给王爱国手里。王爱国对这个野人成为好的“劳动机器”充满希望，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纳木杰在给来自泽雄草原的幸存下来的犯人们讲述一个个令人痛苦和恐慌的故事的同时，还给他们带来了另外一个礼物，那就是原来的那些部落现在都改成了一个“公社”（有时叫“公社”，有时候称“乡”），原来的牧圈如今成了“大队”。比如，扎那部落现在改

名为“团结公社”，扎那部落的鲁本牧圈现在叫“团结公社前进大队。”

他们想，过去给家里寄的家信也许宋坚涛并没有扣压，为此又往家里寄信，大约一月后，不但收到了回信，而且那些已经死去的和在其它监狱服刑的泽雄籍犯人的信也寄到了这里。可惜的是每封家信就像一瓢凉水泼在了犯人们的心头上，没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如仲仓仁波切的家信中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过世，家中唯一的妹妹也疯了。

这件事让仲仓仁波切长时间陷入了沉思，他后悔自己暗中告密出卖狱友甚至自己的老师，并下决心从今往后要死也不再干那类事。他对纳木杰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还叮嘱他在监狱里要注意哪些事。纳木杰为自己能和这位被信教群众称之为活菩萨的仲仓仁波切在一起而感到荣幸，他想这是自己前几世修来的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也力所能及地服侍仲仓仁波切，他俩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亲密。可是好景不长，宋坚涛发现了他俩的这种特殊关系后，把纳木杰调整到另一个队，使仲仓又变得孤单起来，他和以前一样在无奈中想到过自杀，但是见到一名自杀犯人的惨状后，这种念头也随之消失了。那天，他们正在砍树时，突然听到一个犯人大叫“这儿有人自杀了。”森林中上吊自杀的人很多，所以他们也没在意，但是紧接着有人人说：“这好像是杨凯大队长。”听到这话后老“劳动

机器”们都放下手里的活去看。

这座监狱的第一任大队长杨凯身体本来就消瘦，现在他的两个颧骨更加向外突出，深陷的眼窝里眼珠子几乎要蹦出来，比这更惨的是从张开的嘴里吐出的舌头都垂到下颌。要不是那副落到鼻尖上的黑色塑料镜框的眼镜，很难认出眼前的这个死人就是杨凯，套在他脖子上的那股用三条细长的树皮拧成的绳子深深地陷入肉中，脖子上的肉呈紫黑色，可以看出自杀绝对不是把绳子套在脖子上就一切都完事了，它需要把一个人一生的所有痛苦和恐惧总和起来再承受一次。给人的感觉是，他那双失去光泽的眼睛似乎在怒视着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张大的嘴巴和吐得长长的舌头好像是在控诉这个黑白颠倒的年代。

犯人们见过的尸体太多了，什么饿死的、自杀的，有时候一天能见到十具左右的尸体，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这么吓人的尸体，他们不要说去解开绳子把尸体放下来，就连敢走近一步的人都没有，所以只好让尸体在树上继续观赏这个赤风呼啸的世界，谴责一切颠倒的这个岁月。

森林给想死的犯人提供了自杀的方便，也为苟活的犯人创造了生存的条件。饿疯了的“劳动机器”们挖野菜、捉青蛙、找蚯蚓，像千万百万年前的人类祖先一样见了野果摘下来就吃，用细枝条绑紧自己的裤

腿，把捡到的蘑菇、捉到的青蛙等从裤腰放进去，回到监狱就在洗脸盆里煮，等开饭后合入从大灶打来的菜汤里吃。

佛教所说的“十恶”当中最严重的是杀生，仲仓仁波切认为杀死青蛙、蚯蚓比出卖自己的朋友、老师还罪孽深重，因此，他再饿也没有想过要去杀生。听说树林中的大多数蘑菇是有毒的，可他也辨不清哪些蘑菇有毒哪些蘑菇没有毒，更让人无法相信的是，他连野菜和杂草都分不清。当大家津津有味地吃饭时，他一边不停地咽口水，为自己学识渊博的老师扎那格西当初只给他教了一些诸如藏文文法和宗教知识之类在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的学问而感到愤怒，一边偷偷地识别犯人们挖来的野菜，等到他能够辨认哪些是野菜与杂草、哪些蘑菇有毒不能吃时，突然刮起猛烈的秋风，微小的植物已经枯黄，被风吹断根茎或被霜打萎了。人们没有领略到金秋的美景便进入风雪的世界，天气照显变得寒冷，犯人们再也尝不到野菜和小动物了。

下雪天不用上工，“劳动机器”们可以休息几天了。监狱里没有食物，没有笑声，甚至连垃圾也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就是柴火，能容纳一个组或者说二十个犯人的监舍里各有两个大炉子，每个炉子一天能烧掉三棵大腿粗的树木。

风雪终于停了，“劳动机器”们踏着泥泞又向森林

进军时，这个组里增加了一名新犯人。仲仓仁波切好像觉得这人很面熟，可又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路上他低声问“我好像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队长，犯人名叫甲塔尔本”，那人停下脚步立正后大声回答说。其他犯人都奇怪地看着他的脸，仲仓仁波切更感到惊奇和尴尬。

这时，旁边一名犯人说“对呀！他不是到咱们组里时间不长就发疯，后来送进医院治疗的那个来自农区的人吗？”

甲塔尔本立刻转向刚才说话的那个犯人立正后说“报告队长，犯人正是到这个组里时间不长就发疯，后来送进医院治疗的那个来自农区的甲塔尔本。”

“那么，请说说你是一直在医院治病还是被送到其它监狱？”

“报告队长，不该说的话犯人不敢讲。”

甲塔尔本不但对所有犯人都叫“队长”，而且在平常交谈的时候也认真得好像真的向队长或管教干部汇报工作一样，大家认为这个人的精神病还没有治好，所以也就没有在乎。让犯人们大为惊讶的是，到森林里刚开始劳动，甲塔尔本就举起斧头朝着一棵树不停地砍，直到自己晕倒在地失去知觉，等醒过来后又举起斧头不停地砍，直至昏倒在地失去知觉，这样反复

几次后,他没有砍倒一棵树,自己却站都站不起来了。收工时,犯人们只好用担架把他抬回监狱,管教干部要求“大家一定要向甲塔尔本学习!”

甲塔尔本的这一幽默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天天如此。“劳动机器”们完全明白了甲塔尔本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不用汗颜的“劳动机器”。从此,不管是谁,病得要死也不愿去医院。其实,犯人中间有很多是病人,无疑他们都是正在死亡或者不久将要死去的人。监狱医务室的大夫每天来看一下病人就会摇着头离开。当病人要求开药时,大夫只会作出惊奇的样子回答说“药?嘿嘿,这种病最好的药不在医务室,而在食堂里,你到大队长宗坚涛那儿去要吧!”从不给病人开药,更不会把他们送往医院。

仲仓仁波切在一次偶然的会里又见到杨凯的尸体时,他的两个大眼珠和长舌头已被乌鸦吃了,眼眶和嘴巴黑洞洞的,比以前更令人恐惧和伤心。那时候扎那格西经常说的佛教学语“空性”这个词与杨凯脸上的空洞之间尽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此时此刻仲仓仁波切的脑子里反复地出现这个词。犯人们心想:吊在树上的是宋恰多(宋尿壶)该多好。他们不忍心让大风雪和林中的禽兽继续侮辱杨凯,就去剪断吊绳放下尸体准备埋葬时,却发现由于今年的冬天来得早,大地已经冻僵,根本无法挖坑,无奈之下暂时把尸体搁到一边。收工时,一部分犯人把昏倒

在地的甲塔尔本放到担架上抬走了,另一部分犯人抬着杨凯的尸体来到河边,过桥的时候扔进一个冰窟窿里。

从第二天起又下雪了,雪连续下了一个多月,中间只停了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一两天,整个世界都被雪给压扁了。每天要清扫从监舍通往到灶堂路上的雪,没过多久,两边的雪都高过了人头。堆在监舍前面的有一座房子那么高的柴垛也被雪覆盖得严严实实,两个“劳动机器”折腾一个小时才能取出足够烧一天的柴火。专门运输犯人们砍伐的松木的车队没有了往日的繁忙,听说是大雪封路中断了交通。据新来的犯人们说,这场大雪给牧区造成空前的灾难,它夺走了数百万牲畜的生命,同时也救活了千千万万的人。雪灾中死亡的牲畜尽管膘情不好,但比起不见酥油的糌粑有营养又有味道,尤其是这次死亡的牲畜数量极大,不可能剥掉所有死畜的皮子,因此,谁能剥下牛羊皮交给集体,不但可以把肉拿回家,而且还会受到表扬。牧民们的身体一下子恢复起来了,个个面颊红润,气色极佳。躺在睡榻上闭着眼睛只等死神的老人和孩子们都喝到肉糊糊以后,就像得到了传说中天赐的甘露一样立刻睁开了眼睛。

监狱里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有限的劣质菜汤和粗糙馒头在勉强维持着“劳动机器”们微弱的生命。在

温暖的监舍里休息了一个多月后，多数犯人不尽保住了性命，而且屁股上的“尾巴”比前一个月缩短了不_少，身体也恢复了一点。

如果这篇小说分成若干个章节写，那么现在该写“八寒地狱”^①的篇章了。犯人们穿着到处开满白花的黑色棉衣裤和胶底棉鞋，肩上扛着斧头，一个个抄着手，在没膝深的雪地里忍受着刺骨的寒冷，艰难地向森林进发。从远处看，好像是一张白纸上用墨汁写了_几行十分难看的字。到森林中时，他们的手冻得抓不住_斧把，都将双手放到嘴边哈气取暖并不停地搓揉，有的干脆把手塞进了嘴里，这种最_差劲的做法简直和饮鸩止渴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来自牧区的犯人们，因为_没有穿内衣内裤和袜子就直接穿上_衣裤和鞋子，寒气从衣服袖口、领口和下摆以及_裤脚等处钻进来，冷得全身发抖，上下牙都在打架。看押人员和监工也冻得在雪地里不停地跺脚。这时候，不必汗颜的“劳动机器”甲塔尔本不以为_然地抡起斧子向一棵树连续不断地砍下去，只一会儿工夫，他的脸上渗出细汗，接着整个头和脸上直冒白气，看到这个情形，犯人们不得不咬着牙，举起斧头效_仿着猛烈地砍树，从枝头上震落下来的积雪打在头上或进入脖子，没过多久，所有人的头上都在冒热气，快要冻僵的看押人员在万般无奈之下夺起犯人手中的斧头，也加入_到砍树犯人的行列。

甲塔尔本早就已经昏倒在雪地里，等醒过来时，身体都变得僵硬，他坚持站起来又开始抡起了斧头。

“劳动机器”们从这位不必汗颜的正宗“劳动机器”或者疯狂的师傅那里学到了御寒的最佳方法，但是拼命砍树比寒_气更会使人垮了身体，久而久之，人们发觉这并不_是一个可以长期采用的好办法。向森林发起进攻不到两天，犯人们的手、脚、耳朵等先后被冻坏，发炎后的冻疮流出脓血，犯人们手里拿不了东西，脚也踏不了地，紧接着全身发烧病倒在床，许多人躺下后_再也没能起来。即使不生冻疮，寒气也让犯人们的脸和手脚冻裂，绽开的口子_里在不停地流脓血。仲仓仁波切想：自己的老师扎那格西曾经讲过，在八寒地狱里受苦受难的众生会被寒冷将身体像莲瓣一样开裂，他讲的不就是眼前这个现实吗？看来活着回到草原上的希望是_没有了。又想：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自己_没死，遭批斗挨整的时候自己_没死，也没有被渴死、饿死、热死，只要能度过挨冻受冷这一难关，他们还会有什么法子。再说，三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又减了两年刑，现在只剩下五年时间了，特别是最近这两天监狱伙食有所改善，菜汤和馒头质量比以前好了，犯人死亡数也在下降，由此看来，管教干部们说的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情况不久将会好起来之类的话也可能是正确的。还有，老狱友都基本上已经死

光，新犯人的到来使自己不再孤寂，比起以前形势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从今往后要好好做人，谨慎小心地打发未来五年。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监狱的生活确实在不断地改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尾巴”也消失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五年之后他虽然得到了释放，但却没有能够如愿回到草原上，他被安置为监狱的“职工”。

听到这个消息后，仲仓仁波切既没有哭没有笑，也没有捶胸顿足、撕衣扯裤、砸东西、骂干部，更没有立即去职工农场报到。他回到监舍背靠墙壁不说一句话，除了有时候长叹一口气以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不吃饭不喝水，静静地只看着远处，心里想的全是自杀的各种方式。

正在这时候，“哐”的一声监舍的门被踢开，一个人手里提着装有洗脸盆、缸子、毛巾、毛衣和两本《毛主席语录》等东西的网兜出现在眼前。大家还没看清那个人的脸，一旁的看押人员朝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那人打了个趔趄后在仲仓仁波切面前摔了一跤，网兜里的东西撒了一地，当呻吟着抬头时鼻子流血了，他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人。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仲仓仁波切一眼就认出趴在自己面前这个人就是王爱国。

“这不是王爱国王书记吗？”仲仓仁波切吃惊地看着那个人说。

“犯人就是王爱国，你……你……你是仲仓县长啊！”王爱国痛苦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想爬起来。仲仓仁波切跳起来一脚把王爱国给踢了个四脚朝天，然后骑在身上，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王爱国的脸上。就那么一阵子，王爱国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拳头打在脸上就滑。即使这样，仲仓仁波切的心头之恨难以消解。王爱国还没哭他自己就发出哭声，跑到炉子旁边拿起一根胳膊粗细的木棍准备痛打落水狗时，其他犯人们才拦住仲仓仁波切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诬陷我进监狱的就是这条狗。”仲仓仁波切哭着说“不止我一个人，把我们泽雄草原千百个被冤枉的人打入监狱的就是这个混蛋，我会慢慢地跟你算账，我会替每一个被你杀害的泽雄草原无辜百姓跟你算账，我的恩师扎那格西·洛桑白旦你应该记得吧？达孜部落的年轻人才扎你可能不认识，还有……我想不起每一个人，但是我一定要替泽雄草原每一个寡妇和孤儿跟你算账，然后，我死了也不会后悔。哈哈，苍天有眼，恶有恶报，你这个骗子、盲流、凶手，我用针头不宰了你就不是人，我不让你那裹脚女人成为寡妇就不是人，咱们可以慢慢算账。”说着还在流泪。

这是仲仓仁波切成熟以后第一次动手打人，由于太激动太伤心太愤怒，他把佛教戒律和国家法律全忘到九霄云外，什么迷信的、反动的、粗俗的、恶毒的，

嘴里来什么骂什么，终于使怒气和痛恨稍稍消了一点，心里也感觉好受了一些。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告密的犯人少了，多数历史罪犯遭受过王爱国这种人的残酷迫害和打击，所以都同情仲仓仁波切，对王爱国则恨之入骨。

“不怪你们，真的冤枉了你们，我也是被上面压得实在没办法了。”王爱国说着坐在地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没心思擦去脸上的血，甚至连丢在地上的《毛主席语录》都不愿捡起来。他像以前的仲仓仁波切一样孤单，没有人愿意陪伴。几个月以后，他走了杨凯那条路——上吊自杀了，正如仲仓仁波切说的那样，让他的裹脚女人成了寡妇。仲仓仁波切听到死讯后对自己那样残酷地“欢迎”王爱国而感到后悔，还因为这个骗子在阴间少受点罪和避免堕入地狱而偷偷诵经祈祷。这时候森林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小树和一些不成材的大树，所以很快就发现了王爱国的尸体。他死得并不像杨凯那么惨，但是泪水口水和鼻涕流了一脸，加上大小便失禁，看了相当恶心，没有人愿意走近一步。

监狱的职工也叫“三类人”，与犯人不同的是他们住在监狱附近没有高墙和铁丝网的一排排房子里，不用穿黑色囚衣，也不用戴“小丑帽”，不用自己叫自己“犯人”，每个月能领到四十八元钱的劳动报酬，星期日还可以到离驻地约十五公里的县城去逛街。在县城，

仲仓仁波切自到监狱以来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女人，同时也想起了八年以前的一个夜晚，自己情不自禁地发出呻吟时以尊敬的语气回应说“啦索，啦索”的那个女子。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这个女人的下身，她走到哪儿仲仓仁波切就鬼使神差似的不知不觉当中跟到那儿。这名女子属于藏族传统诗歌论著《诗镜论》中所描写的那种“下身丰满”的中年妇女，看上去她好像没有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裤子被肥硕的臀部和丰满的大腿绷得快要撑破，她走起路来屁股悠悠颤动，像富有弹性的羽绒毯子。仲仓仁波切全身躁热，手心发湿，他继续跟在女子后面时，忽然听到谁喊了一声“打倒 XX”，就像老师领读课文一样，紧接着传来千万人异口同声喊出“打倒 XX”，那喊声如雷振耳，把仲仓仁波切从梦幻中惊醒，进入他眼帘的是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横幅、前面押着一名头戴又长又尖的纸帽子、双手用麻绳反捆在背后的年近六十多岁的老人的游行队伍。这个游行队伍里的男男女女一律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衣外面系着皮腰带，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打倒牛鬼蛇神”等口号，雄纠纠走在大街上。过了一会，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一曲《东方红》之后传来了“最新指示，最新指示……”游行队伍停下脚步在听广播，等听完“最新指示”后大家在“大海航

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歌声中押着老人继续前行。

看着远去的游行队伍，仲仓仁波切眼前浮现出泽雄草原及草原上的泽雄县城，那里现在有很多灰白色平房，还有很宽的街道，大街上的人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衣外面系着皮腰带，王爱国戴上又高又尖的纸帽子，双手反捆在背后，大家高呼“打倒王爱国！”的口号，押着他来回地游行，然后关进几年以前曾经关过仲仓仁波切和扎那格西等人的那座看守所里，第二天又把他推上一辆卡车送往监狱。看样子王爱国也像几年前的仲仓仁波切一样吃了不少苦头。他想，这个“文化大革命”让比“恐怖的日子”多得更多的人失去生命，遭受打击，进了监狱，甚至自寻短见，是一个真正把人变成机器的疯狂的运动。原因是最近几个月以来，监狱里历史罪犯或者政治犯明显增多，而且大多数是专家学者和大学教授、高级干部、作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监狱的制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学习时间比劳动时间要长，各项纪律比以前更加严格，自杀者也自然比以前的“三年困难”时期增多了。

游行队伍又掉头从仲仓仁波切面前经过时，押在前面的那个戴纸帽的老人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了，嘴里吐着白沫，眼珠子直在往上反，实际上他是被人拖着游街，仲仓仁波切见状吓出一身冷汗，他早就把那个让自己想入非非的女子羽绒毯般富有弹性的下身忘

得一千二净，飞也似的奔回了监狱的方向。

八年前那一望无际的红柳林和长满芦苇的湖泊已经不见踪影，冬春季节，这里是一片荒野，成了风沙的舞台，让人睁不开眼睛。但是，一到夏天又成了绿色的海洋，到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金秋时节麦浪滚滚，那些粮食丰收、歉收与自己无关的“劳动机器”们也一个个满怀希望和愉悦。杨凯被抓后，宋坚涛向上级报告说监狱农场每亩地产量达到一千三百斤，于是，这个监狱成了西北地区的模范典型，宋坚涛本人则受到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连不务农活的牧人都知道一亩地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产量，但在事实上，这应该算是青藏高原上产量最高的农田之一。现在正好是快要秋收的时候，仲仓仁波切没有直接回到驻地，他在田边欣赏着个“金色海洋”的美好景象，淡忘了刚才在县城里遇到的可怕的事，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女子羽绒毯般富有弹性的下身，心想：职工们的妻子来探望丈夫时，农场领导不是让两口子住一块吗？这不说明职工是可以结婚的吗？现在看来自己是没有希望回泽雄草原了，如果能结婚是最好的事情，但是在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样才能遇到一个女子呢？就算遇到了，谁会愿意跟一个“三类人”结婚呢？如果是在泽雄草原，如果自己还是仁波切，想找一个美女为妻，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哎——在这样一个幽

静的农田边或者偏僻的草原上，能与一个女人面对面紧挨在一起，大概也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事情……

牧人们有一句俗话说叫“秋天的昼长只有虱子的一张”，说的是到了秋季昼短夜长。仲仓仁波切在县城光看了那个女子和游行队伍却没有干其它任何事，甚至连一碗饭都没吃，看到时间不早，也快开饭了，他就回了住处。如同他在寺院的时候必须按规定时间诵经一到两个小时，一天也不能中断一样，吃了晚饭他就要去参加长达两小时的政治学习，这段时间学习的主要内容不是国际国内形势和如何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而是要如何掀起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高潮的问题，因此，他的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口吐白沫、两眼反白的那个老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几名管教干部拿着大字报来到句句不离“革命”二字的宋坚涛办公室门口，让他念完之后，不由分说将一顶又长又尖的纸帽子套在头上，叫他双手伸直，把头勾到膝盖部位，然后在全体管教干部和职工大会上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被批斗得站不起来，浑身发臭。早就听说监狱领导班子内部矛盾激烈，其实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阴谋，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是一个不分敌我、不辨好坏，有冤没处伸的混乱年代。后来听说那天晚上几名领导干部审讯宋坚涛，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交代罪行的认罪书，威胁说若不签字就把他交给历史罪犯们的手里，让他们用八天时间

报完几年来的仇恨，宋坚涛一听吓得看都没看认罪书的内容就签字画押，被送到该去的地方了。历史罪犯们的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笑容，仲仓仁波切得知这个消息后说“苍天有眼啊！宋恰朵（宋尿壶）罪有应得，活该，但愿他永远不得翻身。”

政治学习的同时秋收也顺利地完成了。粮食不留一粒全都交给国家后，这一年的狂风也已经开始刮了起来，气温直线下降。发现每个监舍和干部宿舍、办公室、大灶都缺乏柴火后，监狱发动“劳动机器”提上锯子、斧头上山砍树，遗憾的是现在这一带除了难以攀爬的悬崖上零零落落剩下几棵树之外，整个一座山像刚刚剃去头发的犯人的头一样光秃秃的，连一根可以当燃料的细枝条也找不见。难以想象的是，失去植被的山上刮着比山下平地上更猛烈更寒冷的狂风，“劳动机器”们经受着以往在三九天的大雪中劳动时的那种严寒，吃了不少苦头。不管怎么说，经过千辛万苦，在一个月之后，这座山的阴阳两面所有长出地面的树一棵不剩地全部给砍了个精光，才算解决了勉强维持三个月的柴火。

唯心主义者往往在神像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比如基督教徒们向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仁慈的主啊！我有罪，请您宽恕我的罪过……”被唯物主义者斥为“迷信”。犯人们（包括职工或者“三类人”）每天早晨都

要站在毛泽东像前说“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悔罪，我们是有罪的人，接受法律惩处，深挖犯罪根源，一定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进行劳动改造。”有一天，仲仓仁波切说了一句“嘿，这不是迷信是什么？”被一名管教干部听见，把他拉去批斗得站不起来、浑身发臭后，当即判出一年徒刑，又从职工农场送回监狱，穿上了黑囚衣和“小丑帽”。

一年后，当仲仓仁波切带上四十八元钱又到县城时，商店里没有商品，饭馆里没有吃的，应未尽有的是大街小巷上被狂风卷过来吹过去的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和所有墙壁上用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以及贴在大门、树木、汽车、马车等能动的和不能动的物体上的标语、口号、大字报和漫画等。仲仓仁波切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漫画上写着鼻子比头还大的刘少奇，被一只形状像“东方红”牌拖拉机的巨大的拳头压在地。从漫画下面的文字中仲仓仁波切认出了“毛主席”、“我们”、“敌人”、“打倒”几个汉字。估计这句话可能是这样：“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都是我的敌人，一切敌人都要打倒。”

狂风中红旗飘飘，广播喇叭里不时传来惊心动魄的口号声，让人感到恐惧。仲仓仁波切连一口饭都没吃上就回到了监狱。尽管监狱的饮食并不怎么好，并且还吃不饱，但是跟几年以前相比，至少现在不用睡

觉挨饿醒来也挨饿，再说干活也不重，不过是在表面上过个形式而已，只要表现出热爱毛主席的样子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因此，十多年时间好像一会儿就那么过去了，党和政府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给每个历史犯发了两包砖茶，说了一大堆将来前途光明之类的废话之后，将历史罪犯和职工全部释放了。

“哎哟！二十多年的饥饿、劳累、折磨、侮辱……这一切，两包砖茶就能补回来吗？”很多人把憋了二十几年的哭声在这一刻发了出来，积了二十多年的眼泪在这一刻流了出来，把那两包砖茶像废品一样扔到了一边。

仲仓仁波切不知道要高兴还是要悲伤，他没舍得扔下那两包砖茶，正准备要回家时，看见二十年前批他斗他，折腾得让他站不起来、浑身发臭，还往嘴里灌过尿液的洛桑次成双手捧一条哈达前来迎接他，还给他准备了一身紫褐色羔皮长袍、一件黄色衬衣和一双长靴。仲仓仁波切被深深感动，他不想回忆二十年前的那些往事，当时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他经过监狱附近的那座桥时看到当初清澈见底、为犯人们解过渴、又带走多少犯人尸体的那条湍急的河水如今快要断流，而且像被千万人的鲜血污染过一样变成了深红色。

仲仓仁波切大声喊道：“监狱的管教干部和刑事罪犯们继续吃人肉喝人血吧！”

译者注：

①仁波切：即“活佛”。藏传佛教中不存在“活佛”之说，高僧大德圆寂后再转世度化众生的被称为“转世灵童”，藏语称“珠古”。珠古经高僧大德认证后，通过修习佛法，就成为“仁波切”（意为人中之宝）或“喇嘛”（意为尊师）。当今汉语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却把“仁波切”或者“喇嘛”翻译成“活佛”。

②八功德水：按佛经，具有八种好处的水。即：澄净，就是水澄清洁净，没有污秽；清冷，就是很清静凉冷，没有昏浊烦躁；甘美，就是水的味道，富有甜味；轻软，就是水的性质，轻浮柔软；润泽，就是滋润滑泽，有益身心；安和，就是安宁和平，沐浴其中，安稳舒适；除患，就是喝了这种水，不但可以止渴，还可以去饿；增益，就是喝了水，或者在水中沐浴，可以增长人们的善根。上述八功德水，充满于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和须弥山与七金山之间的内海中。

③夏日仓·噶丹嘉措于藏历第十绕迥火羊年（公元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出生在青海热贡地区，是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格鲁派高僧。1630年主持隆务寺，被认为是西绕尼玛的转世，称一世夏日仓。他一生弘扬佛法，还专心著述论说，有关于中观、般若等方面的著作5函，代表作有《噶丹嘉措文集》、《噶丹嘉措道情歌集》、《安多佛教史概述》、《佛教史》、《自传》等。于藏历第十一绕迥火蛇年（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圆寂，享年71岁。

④夏嘎巴·措周让卓于藏历第十三绕迥金牛年（公元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出生在青海热贡的双朋西地方。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宁玛派遁世修行高僧。他一生云游各地，曾两次游历尼泊尔学习、传法、朝圣。在刻苦钻研佛学、修炼密宗的同时，著有《夏嘎巴自传》、《奇幻集》、《道歌集》等20余函，后人辑成《夏嘎巴全集》。在佛学理论上，他无教派之见，对藏传佛教各派精要兼收并蓄，有独特见解。同时，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其著作吸收了大量的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等，通俗生动，在民间广为流传。于藏历第十四绕迥金猪年（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圆寂，享年70岁。

⑤俺班杂儿萨朵吽：这是金刚萨埵心咒，金刚萨埵为消业灭罪之唯一主尊，行者为忏罪解冤，修本尊法，功效最快最大，且为成就无上菩提必经阶段。常持本尊真言，能破除烦恼，止诸恶念，生诸功德。

⑥唐徐帽：喇嘛（上师）、僧官等夏季所戴一种圆盘高顶涂有油漆的帽子。

⑦八寒地狱：根据佛经，地狱中有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八寒地狱是具疱地狱、疱裂地狱、紧牙地狱、阿啾啾地狱、呼呼地狱、裂如青莲花地狱、裂如红莲花地狱和裂如大莲花地狱。

下篇

解

下

除了那座在泽雄地区反复募化布施重建的大经堂和仲仓仁波切府邸以及其它几个狭小而简陋的僧舍以外，被毁坏的所有殿堂庙宇及府邸、僧舍等建筑的残垣断壁仰面朝天，聊无生机，一片废墟好像在无声地向谁讨债。这是仲仓仁波切监狱释放回来十年之后泽雄寺的景象。现在，仲仓仁波切是泽雄县政协副主席，而洛桑次成则成了仲仓仁波切不可缺少的助手，他与仁波切形影不离，正在为重建寺庙以满足四方信众信仰需求这一崇高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和仲仓仁波切一样，如今洛桑次成的生活水平在泽雄草原上也是最好的。然而，每当看到那些像在讨债一样的残垣断壁和人们投来的惊异的目光，他会极不自然地把脸转向别处。

那是晚秋的一天——藏历九月二十二日，仲仓仁波切跟四十年前第一次被邀请到泽雄寺坐床的时候一样，驾临重建后的泽雄寺，当他登上庄严的法座时，虔诚的信教群众流下激动的泪水，人人都喘着粗气疯狂地磕头并绕圈祈祷。

这是洛桑嘉措三十年来日夜期盼的日子，他带着

你了，赶紧走吧！”扎西拉姆几乎是把洛桑嘉措推出家门送行的。

自从昨天离家以后，扎西拉姆的身影在洛桑嘉措眼前怎么都不肯消失。晚上，他一整夜都做着自己和扎西拉姆结婚生子之类的梦直到天亮。

“等到明年春天气候变暖以后建一座暖和的僧舍念经修行度过下半生，对自己而言，不论今生还是来世都是一件好事。但是，为我而荒废了青春年华，如今在这个世界上连半个亲人都没有的扎西拉姆怎么办？就这样丢下她一个人生活，岂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卑鄙行为吗？”洛桑嘉措想到这里便从那些发疯一般磕头绕圈祈祷的人群当中疑惑地站了起来。

有个小伙子拦住一名老僧“阿库^①，请您给我念一下《意乐成就祈请颂》^②吧！”说着递给他一元钱。

看样子老僧心情不太好，他非但不收钱，反而露出一副蔑视的表情对小伙子说：“如果有这样一种仅用一元钱就能让你如愿成就一切的经，我首先不给自己念还等你这一元钱干什么？”说罢扬长而去。

小伙子楞了一会儿，洛桑嘉措更是惊讶不已，等回过神来时，那个小伙子急忙掏出一张面值十元的钞票追上去再次挡住了老僧的路，而老僧则极不情愿地接过硬塞进怀里走了。

洛桑嘉措烦透了这些蚂蚁般的人群，他爬到后山

一整套僧衣昨天就来到了寺院。但是，当他在不顾一切地磕头绕圈祈祷的人群中看到那些在过去那段回想起来令人心颤的岁月里不需要感到羞愧的革命积极分子，尤其是重新披上僧装在仲仓仁波切面前点头哈腰跑前跑后的洛桑次成时，不由地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阵恶心。他不得不思考自己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教徒的问题，也就是说自己到底是要重新披上袈裟念经修法？还是彻底还俗而坚守道德良心，行善积德，追求解脱之道呢？这也是最近几年来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昨天下午，他下定决心要正式还俗，准备和扎西拉姆结为夫妻。不料，扎西拉姆一听吓得直向神灵祈祷，等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她认真地说：“三十年来的愿望眼看就要变为现实，而你却在这个时候产生如此愚蠢的念头，岂不成了修持佛法的障碍？你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就到寺院去，明天是吉日，你重新穿上僧衣吧！”说完立刻收拾日常生活用品为他打点行装。

“我这一走你可怎么办？你为我白白荒废了自己的青春，现在你既没有孩子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好男人，再说，你的手和腿都不方便，所以……”

“你什么都不说了，我的事不用你担心，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你现在赶紧走吧！”

“我走并不难，可你……”

“难道说你忘了自己师父临终前的遗嘱吗？我求

少数还健在的人和扎那格西、王爱国等很多在“恐怖的日子”里或监狱中死去的人们进行了平反昭雪，不论活人还是死者，给每个人发了两包砖茶和一条毛毡，以表慰问和补偿。同时，还宣布从今以后宗教信仰自由了，寺院可以重新开放。此后，仲仓仁波切毫不吝惜地把属于他本人的四包砖茶捐献给了寺院。这一举动在后来被载入《泽雄寺志》当中，作为仲仓仁波切对佛教事业的伟大贡献，足足用三千多字的篇幅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和赞颂。

洛桑嘉措也领着阿妈德吉来到了泽雄县城。现在他已脱掉了僧装，身上那件旧皮袄，是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死去或者失踪的父亲以前穿过的。跟其他刚还俗的僧人一样，洛桑嘉措当初穿皮袄时觉得很不合身，那样子看起来也怪可笑的。不但还俗的僧人如此，就是农区的藏人以及初到草原的汉人们一穿上牧人的大皮袄，在别人眼里显得不伦不类，像个小丑一样。几年之后，有一个来自农区的藏族副县长干部，他请泽雄草原上鞣羊皮技术最好的一名老人和缝皮袄做工最精的妇女给他缝制了一件无与伦比的皮袄，然后很得意地穿出去，谁知人人见了人人笑，他左看右看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还以为皮鞋出了问题，回家换了一双长筒靴子，可是，那些该死的牧民仍然看着他的样子笑个不停。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岁月里，能

上俯瞰着寺院。当他看到扎那格西·洛桑白旦的府邸遗址的废墟时，不由地想起师父那充满智慧的炯炯有神的眼神，耳边又响起扎那格西的叮嘱：“一定要珍惜佛法，守持戒律，不久的将来佛光会重新普照众生。”洛桑嘉措忽然站起身准备下山回寺院，可是一想到扎西拉姆白净可爱的脸庞，他又坐回原处，望着植被遭到破坏、绿地变为荒漠、赤风沙尘肆虐的泽雄草原，目光慢慢移向寺院脚下的泽雄县城。

仲仓仁波切和扎那格西等人被抓进监狱时间不长，泽雄草原的牧民们接到一个通知，要求所有的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必须到县城集中。

泽雄寺脚下约两平方公里的草地上有一条五十米宽的街道，两旁是大大小小的院子，都是用草皮砌成或用黏土打的墙。每个院子里有几排已建或在建的房子，土块墙壁外刷了白灰，屋顶铺有青瓦，这里就是人们所说的泽雄县城。如果看仔细一点，你可以找到县委、县政府、驻军部队、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学校、医院、粮油商店、百货商店、银行、邮局等单位，其中最受牧民群众欢迎的是有各种疗效明显的免费药品的医院和医院里态度和蔼医术高明的医生。县城里还正在用被拆除的泽雄寺的优质木材和从黄河岸上砍伐来的树木修建一座具有电影院、礼堂、审判厅和批斗会场等多种功能的大厅。二十多年后，就在这座大厅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为仲仓仁波切等

让人们笑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他穿上皮袄后的模样有多滑稽多可笑。这位县级干部彻底灰心了，从此再没穿过那件皮袄。

和当时泽雄草原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洛桑嘉措的阿妈德吉也没有衬衣可穿，她甩着那一对几乎垂到肚脐部位的乳房走在大街上。虽然还不到五十岁，但是由于丈夫死于那个“恐怖的日子”里，哥哥扎那格西被抓进监狱，家产全都被没收充公，旁人眼看着她一天天变老，如果说她现在已经六十岁了，没有人不会相信。

街道两旁的墙上贴满了红、黄、绿等不同颜色的长条纸，上面用藏文和汉文写着“热烈欢迎青年突击队！”、“向青年突击队学习！”、“向青年突击队致敬！”、“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建设祖国大西北！”等字样。

洛桑嘉措是在整个安多地区享有声誉的大学者扎那格西的门徒，所以在泽雄寺除了扎那格西以外全寺上下就数他学问最高。然而，现在呈现在他面前的这些文字，全是以前研读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和藏族各类文化书籍时根本没有接触过的词语，按照字面意思，他也解释不清确切的含义，这样一来，如今的他不但外表形象可笑，而且内心思想也变得很可笑。

干部们正在组织牧民群众排成两行分别站在街道两边，还给每人发了一朵木碗大小的用纸做的红花说：“大家听好了，青年们经过这条街道时，大家要一边

举起红花左右摆动，一边用汉语大喊‘热烈欢迎！热烈欢迎！’明白了吗？”

举起红花左右摆一摆不是很难，问题是还要不停地喊什么“热烈欢迎”，这对牧民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就像当初仲仓仁波切学习藏文文法的时候背诵《三十颂》一样感到吃力，如果要做到发音准确那就更难了。经过抓紧时间反复训练，多数人基本学会了这句很难说清是不是地球上的语言、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日里花眼”了。

干部们对牧民群众喊出的“日里花眼”并不是很满意，可是对这个问题，就连王爱国这样一个掌握泽雄草原党政军大权的人都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们去喊“日里花眼”。

牧民们站在街道两边大约喊了四个小时的“日里花眼”快到下午五点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汽车声。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大，到后来像雷鸣般灌进每个人的耳朵里，他们开始恐慌起来，心咚咚直跳，纷纷向此时正在监狱里自身难保的仲仓仁波切祈祷，女人怀里的孩子一个个吓得又哭又闹，尿都流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东边的天空中一阵一阵地扬起尘土，没过多久，一辆辆卡车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王爱国为首的县上领导们快步向街道东端走去，让牧民们感到意外的是，汽车都远远地停了下来，没

有继续前进。这时，每辆汽车上跳下四五十人，个个取出一条白色毛巾擦一下脸上的尘土之后，排成队踏着整齐的步伐，脸带笑容地走了过来。他们来到街道东端时，王爱国同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握着手说了几句话，然后突然大声喊了一句“热烈欢迎！”

遗憾的是牧民们被突如其来汽车轰鸣声给吓得还没有回过神来，把练习了一个下午的“日里花眼”和手中的红花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县上的干部们在那里有气无力地叫喊着。王爱国感到很失望，他又大声喊了几遍“热烈欢迎！”这时，跟着喊“日里花眼”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到最后，“日里花眼”的呼声淹没了整个县城。

在那句不知道是不是地球上的语言的呐喊声中，牧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些被称为“青年”的人其实是一群年龄没有大小，身材难分高低，皮肤白净，容光焕发，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身上穿着和泽雄草原上夏季的鲜花一样五颜六色的干净衣服，乍一看，真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漂亮的人，一个个好像是从天界下凡的神仙。从那天起，“青年”们的声誉像风一样吹遍了整个泽雄草原，牧民们只要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人或者穿着漂亮衣服的人，都会羡慕地说“啊呀呀！像‘青年’一样潇洒。”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两年之后，他们心目中以往的那种美好形象烟消云散，“青年”们的模样简直像人间的饿鬼，

他们的手和脚裂开口子流出脓血，衣服破旧不堪，头发变得蓬乱，全身生满虱子虱卵，在呼啸的狂风中，怕农场领导来追捕，毫无目的地游荡在牧圈、县城、山谷以及河边，什么死马、死狗、青蛙、旱獭、黄鼠、鼯鼠、草鼠，还有被丢弃的骨头、牛羊皮、破靴子、草根、树皮等，除了金属、石头和沙土以外见什么吃什么，以至饿死冻死或被狼咬死在荒野上，让生命、躯体、姓名、痛苦和快乐完全地消失在遥远的异乡。

因此，在泽雄大地上，“青年”这个词又变成了肮脏、丑陋、厌恶、恶心、可怜、悲悯的代名词，牧民们只要看到一个落魄邋遢的人就会说“呸！看那样子像个‘青年’似的。”甚至见了疯子、哑巴和乞丐，也会叫他“青年”，这一现象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

在洛桑嘉措眼前无法消失的和心中无法抹去的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有个年轻姑娘突然闯进他家，她用半块好像从哪个死人身上扯下来的类似皮袄的襁褓裹着生下来不久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可以这样想象，这应该是眼前这位姑娘来到泽雄后与一个同龄同乡同一种语言的小伙子相遇相爱并在一块永远不会成熟的青稞地里或者没有人烟的草地上彼此拥抱融合而结出的爱情的果实；也可以这样猜想，现在她的恋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者也跟她一样被饥饿与寒冷驱赶着流落四处。

姑娘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洛桑嘉措的阿妈，还示意这个孩子需要吃东西。遗憾的是，这时候的牧区也成立了人民公社，牧民们吃饭要按时到村食堂去吃，家里不准留一点食物，不要说给别人就连自己饿了也拿不出一口糌粑来填肚子。人们饿得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老人，孩子，甚至年轻人中也有人被饿死，而且死者人数在不断增加。

不但没有食物给别人吃，而且谁家如果容留了“青年”，一旦被公社和农场的领导和干部发现，就会受到严肃处理。公社和农场的干部会经常到牧民家里查看是否藏有逃走的“青年”。洛桑嘉措和阿妈德吉感到害怕和为难，可是，看着冻得全身发抖、饿得有气无力的姑娘和她怀里的孩子，实在不忍心把这母子俩赶出家门，最终，爱怜战胜了惧怕，他们叫姑娘坐到灶火旁边，掏出旺火让母子俩烤火取暖。

那姑娘把孩子从羊皮襁褓中取出来烤火，可爱的小生命除了呼吸意外连啼哭的力气都没有。洛桑嘉措和阿妈德吉同时流下了眼泪。如果有一点能够补充营养的食物，完全可以挽救这个刚到人世的孩子生命。

那姑娘也清楚现在牧民家里没有吃的东西，可她还是不死心，目光不停地四周搜寻着希望。突然，那双失神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什么不肯移动，她伸出右手指了指。洛桑嘉措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时，见到了一个多年前的牦牛肩胛骨，那是阿妈德吉用来堆牛

粪的工具，上面粘着一点牛粪以外连能够塞满老鼠牙缝的肉都没有。他惊奇地指那块骨头时，那姑娘连连点头。洛桑嘉措迟疑地捡起牦牛肩胛骨递了过去，姑娘看都不看一眼就把骨头投入火中，等骨头慢慢变成黑色时，她左手抱起孩子，用右手把骨头从火中取出来在地上翻了一翻，等稍微冷却之后咬了一大口“喀嚓喀嚓”嚼碎，对着孩子的嘴喂起来，不可思议的是姑娘怀里的孩子动了动嘴竟然在不停地咽。

年轻妈妈肮脏的脸上露出希望的微笑，她把脸紧紧贴在孩子脸上呆了一会儿，然后又发疯似的咬着那块烧焦的肩胛骨自己吃了一些，有时还细嚼一阵喂给孩子。

帐篷的天窗里又飘下小拇指的指甲盖大小的雪花，渐渐地雪花变得越来越小。这是要继续下一场大到中雪的预兆。那个姑娘已经不再发抖了，她只顾咬手里的骨头。倒是洛桑嘉措的阿妈德吉不断地抽泣着，身体在微微颤抖，她一边不停地往灶火里添牛粪，一边毫无顾及地放声祈祷：“谨祈佛法僧三宝，这些孩子多么可怜啊！他们也是有家有父母的人啊，祈请佛祖保佑这些可怜的人们！祈请仲仓仁波切保佑……”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狗叫声和马嘶声，紧接着听到雪地里“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帐篷的门帘突然被抓开。

让洛桑嘉措和阿妈德吉感到害怕的是，闯进来的这个人恰恰是公社党委书记柔旦，他是一名来自青海东部农业区的藏族干部。在他的家乡，藏族和汉、回等民族杂居在一起，因为他们都会说一口不是很流利的汉语，他们那个地方的很多人最早参加了工作，还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柔旦当初来到泽雄草原时，只是个口头翻译人员，可是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成为一名普通干部升为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

柔旦藏蓝色的棉衣外罩着一件很短的黑色羔皮藏袍，后面背着一支长枪，腰上还挎一把手枪。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是，心比枪管还直，手比子弹无情。这次也不例外，没动嘴巴先出手，他不停地抽打着年轻姑娘赶出门之后，用鞭子指着洛桑嘉措和阿妈德吉说：“以后慢慢跟你们两个算账。”

“青年”农场的负责人和干部找到逃跑的“青年”就会拉回农场，这至少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但是，公社领导和干部一旦查到牧民家里窝藏有逃跑的“青年”，会把他们赶出去就不管你要去哪儿。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把那个姑娘和孩子赶出帐篷，即便不被狼吃掉也一定会活活冻死。因此，洛桑嘉措和阿妈德吉挡住柔旦跪下磕头求他放过那个姑娘，柔旦不答应，阿妈德吉干脆抱住柔旦的腿子不让走，这下惹怒了柔旦，他猛地踢了一脚，阿妈德吉仰面躺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而柔旦转身骑着马赶走了那女青年。

大约半夜时阿妈德吉醒过来了。她吩咐洛桑嘉措说：“你赶紧去找那个‘青年’，如果还没有冻死就把她母子俩领回家来。”

“我怎么能扔下您一个人在家里呢。”

“我没事，再说，我能死在你前面，是阿妈的福气，你快去吧！”

“可是现在已经过了半夜，那姑娘肯定早就死了。”

“不会的，一个人要断气哪有那么容易？你已故的舅舅他不是经常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你快去呀！”

“阿妈，您别犯傻了，咱们就算今天救得了那个姑娘明天还能得救了吗？还不如……”

“什么？救命哪有救一辈子的？我看你当了十年和尚念经，可是……”阿妈德吉咳嗽了一下之后失望地摇了摇头说：“你不去我去。”她挣扎着要站起来时洛桑嘉措急忙“阿妈您别这样，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说着立刻出了门。

洛桑嘉措对找见那母子没抱太大的希望，飘雪的夜晚里根本没法辨清东西南北，加上阿妈被踢昏过去后他慌得哪能顾上看柔旦把那个姑娘赶往什么方向去了。他好无目的地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大声叫喊：“喂——青年——”

流产就是自己的口福，如果找到被狼咬死吃剩的老牦牛的尸体，那就不光是自己而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在后来发生的那场历史上罕见的雪灾，使全县一半以上的牲畜遭到死亡。牧民们只要把牛羊皮上缴集体，不但死畜的肉归自己所有，而且还会受到表扬和奖励。牧民们把这场雪灾称之为“救命的大雪”。此后时间不长，上面认识到在高原牧区办食堂、垦荒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和失败之后，这里的人们才摆脱了被饿死的命运。可是，黄河、泽曲河两岸地势最平、草质最好的牧场从此再也不能恢复原样，而且逐渐地变成了黑土滩，肆虐的狂风常常叫人睁不开眼睛，甚至呼吸都感到困难。

根据汉文版《泽雄县志》的记载，当年从河南省派了六千多名支边青年，都是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他们刚到泽雄草原领略到优美的风景和纯朴的民风之后，异口同声地宣誓：“一生扎根草原，开发祖国西部！”

六千多名“青年”被编为一个大队，成立了“胜利青年农场”，下面分“红旗”、“前进”、“东方红”等若干个小队，他们在黄河、泽曲河沿岸用草皮和土块砌墙，从附近山上砍伐树木建造房子。农场的四面八方插满了红旗，吹哨子、喊口号、唱歌曲，整整一个春天，泽雄草原沸腾火热起来，大多数上好的牧场被垦为耕地种了粮食，各个分队还在自己驻地的四周种

四周没有任何动静，只听见前方有一只狼“喔——喔——”地长噪。

他又喊了一声“青年——”，从另一个方向也传来“喔——喔——”的狼叫声，接着听到附近牧民家的狗在狂吠。他在狼嚎狗叫声中绕着牧户群转了一大圈后，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了。

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后，每个生产队都建立了公共食堂。同时，让每个队的一部分人到黄河岸边和泽曲河下游海拔较低气候温暖的地带开荒种田，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酥油、奶酪等畜产品。没过多长时间，人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很多人因为吃不饱肚子而正在饿死。但是，跟那些种植永远不会成熟的青稞的人们相比，在牧场放牧的绝大多数人与死神离的很远。当然，牧场里的人们也有可能厄运突然降临。比如，当一个种地的人死了或者一家人都再也不能站起来时，就要从牧场里抽调一个人或一家人去种地，说白了这等于是已经和死神握了手，或者说就要开始过饿鬼般的生活。农业生产队和牧业生产队食堂的生活水平虽然相同，但是，在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农田里长出的庄稼怎么也成熟不了，所以，有些大胆机灵的人在播种时能偷几把种子用以果腹而外，再没有其它可以吃的东西。相反，牧场的女人们在每天黎明时分去挤奶之机偷喝几口鲜奶，这也可以维持一天的营养；男人们的生活也不差，一旦有母羊

下马铃薯、萝卜、白菜等蔬菜之后，大家心里充满了期待。

那年雨水充沛，青稞出苗很快，长势喜人，一个穗子很是饱满，看上去去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到了秋天收割之后一看，穗头里面全是秕的，“青年”们的希望一下子落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秋收彻底结束后，农场隆重召开了一次庆祝丰收的大会，到处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在热烈的气氛中，州、县、公社和农场的领导以及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黄河岸边，庆祝第一年的大丰收。农场负责人在总结报告中说：今年每亩地的产量达到了三百公斤，明年计划种植小麦和油菜籽。领导参观时，他们指着春天播种时剩下的种子说这是今年新打的粮食。

泽雄草原一下子在全省出了名，泽雄县和胜利青年农场的领导也成了全省的劳动模范。省畜牧厅、农业厅、交通厅等部门和大中学校纷纷向泽雄草原派来了很多干部职工，与此同时，各个牧业生产队也让一半人赶着牛羊到山上放牧，让另一半人扛铁锨去开荒。人们像洪水一般涌到牧场上铲草皮、开荒地，将一车一车的粮食播撒在地里，可是到了秋后所有的麦穗像八十岁老女人的乳房一样干瘪，庄稼颗粒不收。令人失望的是，那些头脑高度发热的领导干部无视自然规律和客观实际，他们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天气干旱缺少雨水，到第二年又派来更多的人，种了更大

面积的地，同时，死亡人数也更多了。最终，一个个啼笑皆非地摇着头回去。

胜利青年农场的青年们像洪水中的羊群一般漫无目的地在草原上到处逃窜游荡，其中之一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抱着刚生下孩子的姑娘。那天晚上，当洛桑嘉措那低垂的头颅拖着身子、沉重的双脚扫出一条雪路回到家里时，阿妈德吉已经吐血断气，身体都凉了。

比失去母亲更令洛桑嘉措感到痛心的是，眼下根本无法找到一名做法事超度亡灵的上师，而且连给母亲亲点一盏酥油灯都没有条件。现在，泽雄草原上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没有了眼泪。这似乎说明，只要还有一滴眼泪，你就没有达到悲痛欲绝的地步。洛桑嘉措脸贴着亡母冰凉的脸默默念诵六字真言，到拂晓时，他将母亲身上的皮袄拉了一下盖住脸部，然后踉踉跄跄地向洛桑次成家走去。

自从把“矛头”指向空行母、给仲仓仁波切嘴里灌尿液、批斗自己的舅舅兼师父扎那格西、烧毁泽雄寺的佛像和经书以后，人们把洛桑次成当成了人间恶魔，洛桑嘉措也打心眼里对他感到失望。但是，想到洛桑次成的母亲拉姆卓玛既是自己的姨妈，同时也是时下活着的人当中自己唯一的亲人，怎么说也应该给她报个丧，于是他就去了。

出人意外的是，洛桑次成做出比拉姆卓玛还痛苦

嘉措突然停下来没头没尾地说：“这应该是她。”

他说的“她”指的就是昨天晚上被柔旦赶走的那个姑娘，现在她身上落了三四寸厚的雪，很难辨认出一具尸体。洛桑嘉措把母亲的尸体放到洛桑次背上，然后用袖子去扫了扫那具尸体上的雪，看到那姑娘揭开上衣纽扣，用右手将孩子贴在自己胸前，左手还紧紧攥着那只烧焦的牦牛肩胛骨。

“就是她，这就是昨天晚上被柔旦从我们家里赶走的那个姑娘。”洛桑嘉措颤抖着说：“多可怜啊！咱俩想办法把她们母子俩也送到天葬台去。”

“说什么呀！有千百个青年死在草原上，咱俩要是把他们一个个送到天葬台，最后自己也回不来了。”洛桑次成喘着粗气“再说……就因为这个坏女人……为了她你母亲才……不说了，走吧走吧！”说着只管往前异步。

他俩回来时已经是中午。坐落在帐群（生产队）中央的食堂里传来了吹哨声，牧民们携幼扶老纷纷走出各自的帐篷，像飞落到天葬台的鹰鹭一样聚集在食堂外排起了长队，洛桑次成对洛桑嘉措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之后也朝那边走去。

那天晚上，不知是谁从帐篷的门缝里扔进来了一样东西，洛桑嘉措出去张望半天也没有看到人的影子，他回到帐篷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卷在半块毡毛里

的样子，嘴里大喊：“不杀掉那个叫柔旦的老农民我誓不为人。”与此相反，拉姆卓玛倒是像一位修行者似的闭着眼睛沉默了半天后摸了摸洛桑嘉措的头说：“她能走在你前面是福气啊！我看很多残酷的事情还会在后头，她不用经历即将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幸福啊！你不必伤心，现在你俩去把她送到天葬台，然后把帐篷拆了，你就住到姨妈这儿吧。”

“姨妈您说的什么话呀！我不能给去世的母亲点一盏酥油灯，也无法请上师为她老人家做法事超度灵魂，您还说她有福气。”洛桑嘉措突然抓住拉姆卓玛的手“姨妈，我姨妈多么可怜啊！她在黑暗的阴间……”说着痛哭起来。见此情景，洛桑次成的鼻子一酸，眼眶泛起泪光，他不知道做什么好，一个劲地去拉洛桑嘉措，而洛桑嘉措就是不肯松手。

拉姆卓玛说：“你去看看，现在到处都在死人，那么多人死去了，谁在为他们点酥油灯？谁在请上师超度灵魂？我是说假如你先死去而她落到后面那才叫命苦，你要节哀顺变，咱们家有你们两个小伙子，还不能把她送到天葬台，别人会耻笑的，赶紧去吧！我去找领导给你们请假。”洛桑嘉措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他在心里算了一下时辰，今天正好适宜送葬，于是和洛桑次成一起回到家里。

洛桑嘉措和洛桑次成表兄弟俩轮换背着阿妈德吉的尸体踏出一条雪路气喘吁吁地走向天葬台时，洛桑

的《解脱经》。

洛桑嘉措先是感到害怕，慢慢地那份惧怕变为了一种好奇心。两三年前，他能从头到尾背诵这部经书，可是现在，有些段落不看书还背不下来。眼下看这种书籍很危险，但是，阿妈德吉已经去世，哪有什么比给她老人家念《解脱经》更大的善事呢。他顾不了那么多，一边往灶火里加牛粪和羊粪等燃料，一边看着经书小声念了两遍后又和从前一样能背诵这部经书了，而且速度也一次比一次快，从晚上到第二天早晨，他把《解脱经》完整地念诵了七遍，这才在心中感到一丝安慰。

上午，洛桑嘉措带着那部经书到拉日神山去放牧，并将经书藏进一个洞穴里。这个洞穴位于山的阴面，洞口很窄，而且周围长着又高又密的杜鹃，如果不仔细看，即便到了跟前也不易发现这里有个洞穴。钻进去就不一样了，洞内足有一间房屋那么大，而且地面和穹顶都很平，一边角落里铺着几块较厚的柏木板，上面摆满了用黄布裹好的长条经书。洛桑嘉措第一次发现这个洞穴并把头探进去时有点害怕，当他见到有这么多经书，心里马上就充满了喜悦之情和无比的虔诚。他钻进洞里仔细地看了这些经书外端的标签，发现这里不但有家家户户佛龛里不可缺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白伞盖经》、《度母颂》等常用颂词类经书，而且还有宗喀巴大师的佛学专著《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典籍和《释迦牟尼佛本

生传——如意藤》、《释迦牟尼佛三十四本生传》、《贤愚经》等佛本故事类经典。另外，佛学界著名学者赛仓·洛桑白旦的因明学著作和拉卜楞寺第一、二世袞钦仁波切的传记也在其中。他想，这肯定是一位像自己的师父扎那格西一样学识渊博的高僧或者潜心研习宗教文化的学僧在那个“恐怖的日子”到来之前藏到这里的。除了经书以外，还有释迦牟尼佛和宗喀巴大师的铜像各一尊，度母和吉祥天母以及阿尼玛卿大山神的唐卡各一幅，镶嵌着珊瑚和绿松石的银质曼陀罗一套，整个洞穴内部看上去像一座小佛堂或者修行岩洞。

村里所谓的“大食堂”实际上是一顶可以把牦牛牵进里面驮东西的大帐篷。可以断定，在那个“恐怖的日子”还没有来临之前，它应该是一个富裕牧户温馨的家。大帐篷的天窗下排着四个灶台，每个灶台上有一口能煮整头牛的大锅。只可惜现在这些灶台里面剩冰冷的灰烬，大锅更是空空荡荡，令人心寒。

回想当初，刚刚成立人民公社时，把牧民都集中在一块，不分你贫我富把所有的牲畜和粮食交到集体，按照“帐篷街道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将老年人请进养老院，把孩子们送到托儿所，青壮年劳力一同吃饭一同劳动，每个食堂成了酸奶和鲜奶的海洋，酥油和干奶酪的山岗，盘子碟子里堆满了肉和馍馍，主食糌粑没有人愿意动一下。如果是在以

话:

“在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打破了万恶的旧世界,正在建设幸福的新社会,像春天一样欣欣向荣的祖国大家庭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族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国外的苏联修正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不断破坏我们的建设,再加上这个该死的气候异常现象,使咱们的生活遇到了一点困难,当然,这是暂时的,再说与旧社会相比,仍然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如此,现在有一些人在慢慢遗忘旧社会的苦,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重要指示,今天,咱们干部和群众要一块吃一顿忆苦思甜饭,这必将会使大家记起旧社会里经受的痛苦,也将会对建设新社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牧民们一边有气无力地鼓掌,一边咽着口水在想“忆苦思天”饭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分量到底有多少之类的问题。

大帐篷里正在做“忆苦思甜”饭,人们拿着空碗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帐篷周围。挨饿的时候,人的嗅觉特别灵敏,现在大家闻到的不是他们以前吃过的任何一种饭的味道,而是一种让人反胃的气味,可是牧民们仍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大帐篷的帘幕终于掀开了,里面每两个人抬着一

前,连过年的时候都看不到这么多好吃好喝的东西。于是,牧民们走出“恐怖的日子”的心理阴影,他们忘记了它带来的恐惧和痛苦,心想: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这个又是什么?那些原先富裕的牧户也认为,像现在这种情况,新社会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比如,由于牧民被集中到一起生活,牲畜很快吃完了附近牧场的草,不得不去远处放牧;平坦的草原被开垦,村里既要放牧又要务农,每个帐篷(生产队)都不得不放弃“帐篷街道化”的路子,全都分散开来,跟上一个个大食堂,转移到一条条沟里去。

生活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扎那村的群众现在每人每顿只能分到六克糌粑、两克干奶酪和按牧民们自己的说法“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酥油,而且这还不是最差的生活。原因是,洛桑次成的阿妈拉姆卓玛省下三天的“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酥油,拌一点糌粑做成佛灯为自己的姐姐德吉点灯念佛时,也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再后面,分到的糌粑比原来还少,酥油和干奶酪停止了供应,牧民们开始偷偷东躲西藏,没有胆量的只能像“青年”一样见啥吃啥。终于有一天,王爱国和柔旦带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件像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又像是被狼群撕咬过一样破烂不堪的皮袄,手拿一根手腕粗的鞭子的四十多岁的牧女来到扎那村召开群众大会,王爱国在会上作了如下讲

口冒着热气的大锅出来了。牧民们伸出又细又长的脖子看时，原来锅里全是让人联想起染衣服用的颜料的绿色汤水，他们惊奇地站在那儿时，炊事员用铁勺子把绿汤搅了一下，几片切碎的野菜叶子露出了水面，没等明白过来，菜叶汤已经被舀进了碗里。牧民们更加惊奇，一个个傻乎乎地看着干部的脸。王爱国不以为然地喝了一口，不嚼不咽呆了大概半分钟，环视一下愣在他周围的牧民们，闭上眼睛皱着眉头强咽了下去，他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哆嗦。把碗慢慢地放在地上后，他背着双手来回走了几步说：“我承认这碗汤确实不好喝，但是，这就是旧社会里咱们贫苦群众吃的饭，我们大家一定要喝这碗汤，而且必须要喝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会忘记万恶的旧社会的苦；只有不忘记旧社会的苦，我们才能感受到新社会的甜；只有感受新社会的甜，我们才有信心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实现想要有什么的共产主义。因此，你们必须要喝，赶快喝！”说完继续走过来走过去地在监督群众。

说实话，即便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里，不要说泽雄草原的人，就连狗都不会喝这样的菜汤，但是，看到柔旦也把脸皱成一疙瘩，打着哆嗦硬是喝下一碗汤，牧民们哪一个敢不喝。

王爱国叫领来的那个牧女站起来，说道：“你们中间肯定有人以前见过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拉拉，是

原先拉德村的牧主洛追家的奴仆。下面，她要讲述自己在万恶的旧社会里的悲惨遭遇，就残酷无情的牧主洛追对她进行百般折磨的情况作阶级诉苦。”刚一说完，那女的马上提起那件破皮袄，向左右展示了一下，然后就说这是她母亲的母亲穿过的皮袄，到她这一辈整整穿了三代，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从来没有脱过……云云。她又拿出那个粗壮的鞭子，说是惨绝人寰的牧主洛追用来抽打奴仆的刑具。据她讲，用这个鞭子抽打一次，奴仆们就会昏倒一次，洛追每天至少要用它抽打奴仆一次……还流着眼泪说奴仆们每天要做很多事，一年当中从来没有脱下衣服睡过觉，由于拼死拼活地超负荷劳动，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最后，她讲起了挨饿的经历：“奴仆们要吃洛追家的狗吃剩下的饭，因为他们家奴仆太多，狗吃剩的食物分到每个人手中时只有一口，多半情况下连一口都分不到……”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没一会儿便昏了过去。听着她的诉苦，很多人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十多年来，拉拉走遍了泽雄草原的山山水水，她走村穿户反复地讲自己过去经受的苦难，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用做。集体还给她安排了一匹马，而且她走到哪儿都可以免费吃饭。时间不长，她像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一样把声音、表情等发挥得淋漓尽致，连那

些熟悉她真实情况的拉德村的人也被感染得直掉眼泪。慢慢地，牧民群众几乎能背会她阶级诉苦的内容，还没开讲就已经呼呼入睡。尽管如此，只要她到哪里，哪里的生产队就要停止劳动召开大会。

吃“忆苦思甜”饭的唯一效果好象就是敞开了人们的肛门，牧民们自从喝了那碗菜汤之后就一直不停地拉肚子，这可是个令人讨厌而又危险的事情。连续吃“忆苦思甜”饭，连续拉肚子，使牧民们的身体浮肿，变得非常虚弱，很多人耳朵聋了、知觉没了，全身发出一股恶臭，最后像“青年”们一样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由于生活太艰苦，劳动强度大，人们的繁殖能力也大大下降了。那一年，整个泽雄草原才出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存活了下来。家里人给那个孩子起了个既难听又不吉利的奇怪名字——“斗维”（译者注：意为“苦难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一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情趣给孩子起更好听的名字，二是他们没有指望孩子能活下来，所以随便应付了一下。谁知，这个孩子生命力极强，好像铁打的一样，他不但没死反而长得一天比一天结实。有一日，邻居问：“你们家孩子叫什么？”

他父亲随口就说“斗维。”

斗维在渐渐长大，等人们的生活稍稍好转，不至于饿死人的时候，发现人们用儿子的名字来取笑儿子，

他父亲才觉得自己当初不假思索地随便给孩子起名是个错误，他随即宣布：“我儿子不叫‘斗维，他叫‘多维’（译者注：意为“坚如石头的孩子”）。”

农业生产队的人们羡慕和嫉妒牧业生产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场里有干不完的重活，不但吃不到一口肉，喝不到一碗奶子，而且农作物也难以成熟。这些人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像六道众生中畜生般的劳役和饿鬼般的饥渴，最终慢慢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其中也有一些人，被为牧业生产队的人及时替换而幸免于难。

一个绰号为“大肚子”的胖墩墩的年轻人，名字叫多布杰，他四肢和脖子又短又粗，两个耳朵只能看到大概的形状，被派去农场干农活不到半年，身材变得非常苗条，胳膊、腿和脖子细长细长的，原先那双象征性的耳朵，突然之间轮廓分明了起来，整个一个人看着就跟饿鬼一模一样，没过多久，他也倒下去了。幸亏牧业生产队的人来替换他并把他送回了家里，可他的家人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几个月前到农业生产队干活的“大肚子”多布杰。更可悲的是，因为他连证明自己是谁的力气都没有了，尽管家里人没把他轰出门，但是他们除了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那顿饭里给他分一点以外，没有人愿意把“通过其它渠道”弄到的食物给他吃。

他很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躺在灶火边等死。家里人都出去劳动后，有时候会有一只无尾老鼠从帐篷底下钻进来，渐渐地，那只无尾老鼠在他身边跑来跑去，可他明白自己还不具备一把捉住那只老鼠的力气和灵敏度，因此继续让它与自己熟络并放松警惕。久而久之，那只老鼠完全相信了多布杰，它友好地爬到多布杰身上，接着又爬到手掌里，“大肚子”多布杰深情地抚摩着老鼠柔软的皮毛。可是，饥饿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最终超越了怜悯心，他闭上眼睛把最后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手上用力一捏，小小的生命流出屎尿被挤死在了他的掌心。

兴奋，恐惧，希望，懊悔，各种复杂的心理使他的心跳加快。他用那长长的指甲把老鼠撕开，剥了皮，清掉内脏，然后投入一个有水的缸子里，放在火上煮。

一点地鼠肉是无法让一个人极度虚弱的身体恢复起来的，然而对于“大肚子”多布杰来说，吃了肉之后有一种享用了琼汁玉液的感觉，他不但有力气说出自己是这个家的一名成员，而且还以他们家过去的一些秘密来引证自己确实是“大肚子”多布杰。全家人这才泛起悔恨的泪花，马上拿出“通过其它渠道”弄来的食物给他吃，使他形同饿鬼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而且几年之后整个人又成了胖墩墩的“大肚子”。

所谓“通过其它渠道”弄来的食物，说白了就是偷来的食物。在那个艰苦而充满恐惧的岁月里，有那

么几个聪明又大胆的人，他们认为“与其挨着饿死去，不如吃饱被杀头。”把全部智慧和勇气集中到“偷”这个动词上，到农场偷种子，去牧场盗牛羊，钻进食堂窃酥油、糌粑和干奶酪，几乎每次偷窃都能得逞，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更加充满信心，甚至在公开场合炫耀取得的“功绩”。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几年之后的“一打三反”和“路线教育”等运动中，不但让他们在恐惧和折磨中一一吐过去偷去的食物，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求坦白自己想过什么、说过什么，除了自己的老婆以外跟谁调过情睡过觉，父亲是不是点过佛灯、母亲是不是念过经文等等之类的事情。一时间，泽雄草原像遭了火灾一样，一个人揭发十个人、十个人揭发一百个人……到最后，几乎找不到没有“问题”的人，不管有没有“问题”，让所有的人进行反思，对有“问题”的人进行批斗，随着大自然中裹着沙粒的狂风的猛吹，人类社会也陷入了混乱。

虽说洛桑嘉措在生活极度困难的年代里也没有偷过一口食物，但由于一来自己原来是个僧人，二来父亲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丧生，三来死在监狱里的扎那格西是自己的舅舅兼师父，四来自己与洛桑次成最喜欢的姑娘扎西拉姆“结婚”，五来洛桑次成担任了前进大队的支部书记……数不清的理由使他在每一次运动中都成了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和拷打审问的对

象。他在狂风中站了四天之后，眼前的一切变得模模糊糊，即便狂风已经停息，那个厌烦的呼啸声仍然在耳边响个不停，他最终昏倒在地，不得不暂时送回家里调养。

扎西拉姆泪流满面，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因为我。”一边给洛桑嘉措解开腰带准备脱靴子时，吃惊地发现洛桑嘉措的小腿肿得像大腿一样粗，她使劲脱了半天也没能脱掉他的一只靴子。无奈之下，去借了组长家给马修剪鬃毛和尾巴用的大剪刀，小心翼翼地靴腰割开，才把靴子从脚上脱掉，然后不停地搓揉他那双像踏进泥里一样肮脏而臭气熏天的脚。

自从父母亲和唯一的哥哥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失踪之后，扎西拉姆就成了孤儿。一位带点亲人类系的独身老妇将她收养，想让她在以后老得不能活动的时候赡养自己。老妇人像亲生女儿一样爱抚她，可是还没有等到老得不成样子，就被活活饿死，她又一次成了孤儿。这个时候的扎西拉姆已经是一个青春少女，她身材苗条，脸蛋俊俏，在那样一个让人丧失繁殖能力的艰难岁月中，她的一举一动竟然能够吸引众多小伙子的眼球。她白净的皮肤，让人们联想那些刚刚到草原的那些从河南省来的女“青年”。漫长的生活困难时期一结束，村里的年轻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向扎西拉姆献殷勤或者进行骚扰，弄得她白天不能干活，晚上无法睡觉。

洛桑次成是那帮令人讨厌的男人中一个，而且扎西拉姆最看不顺眼的也是他。身材魁梧的他五官端正，头发乌黑卷曲，在一个不了解他的人看来，这个小伙子即便比不上英雄格萨尔王，也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遗憾的是，自从他为非作歹把“矛头”指向那位被称为空行母的尼姑，又给仲仓仁波切嘴里灌尿，批斗自己的舅舅兼师父扎那格西，以及拆除寺庙、捣毁佛像、焚烧经书等，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之后，扎那部落为首的泽雄草原上的人们都把他当作了魔鬼，女孩们更是见不得他，只要他亲近时就吓得喊爹喊娘。

据同村的小伙子们讲，扎西拉姆是一个与众不同女孩，尽管谁都没听说过她跟哪个男人睡过觉，但她也不像别的女孩晚上有男人来调情就恶言恶语破口大骂将其赶出门，对每个男人她都态度和蔼地进行交谈，从不让他们难堪。很多小伙子明明知道扎西拉姆根本不可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但他们还是乐意跑到她的帐篷，和她交谈，度过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夜晚。等洛桑嘉措和扎西拉姆熟到无所不谈的时候，他问扎西拉姆别人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要那样做？

“的确是那样，”扎西拉姆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没有一个男人在身边，洛桑次成就会来纠缠我。因此，我不得不要点小聪明东拉西扯地稳住他们，想起来也怪可怜的，有些皮袄单薄的小伙子，冻得连话都说不

出来。”说完无奈地笑了一下。她沉思片刻之后又说：“自从洛桑次成当上支部书记以后，小伙子们再也不敢来我那儿，每当天一黑，洛桑次成便会大模大样地走进我的帐篷，净说下流话，彻夜不让我休息。他说‘如果你不愿意我是不会强迫的，强奸女人是违法行为，只有日本鬼子才会那么做。’可是，有时候他会摸我的脸，还把手伸进我的怀里，我害怕极了。他还说‘你什么时候答应我，我就什么时候给你安排轻一点的活，还要把你吸收到共青团组织，你即使不嫁给我，也必须得和我睡一觉。’上一个月，他又对我说‘如果你还不答应我，就会派你去洛桑嘉措那儿端屎端尿。’听完这话我也很生气，就对他说不端屎端尿也绝不会跟你上床。’气得他当时就把我安排到你身边了，可一到晚上他照样会来找我，嘴里说的还是那句话——‘你什么时候答应我，我就什么时候让你回到群众当中，让你干最轻的活。’闹得我根本睡不好觉。”

“你想一想，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要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我……我这实在是……”说着眼圈发红低下了头。

当初有些人悄悄议论说：“洛桑次成这个人要么是个傻瓜，要么是个魔鬼，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无聊荒唐之人。什么叫有志气的人，像洛桑嘉措那样的人才真是真正有志气的人，他现在虽然不能穿僧装，但至今仍然没有失戒，听说他发誓这一辈子都要守持戒律，

这样的人如今这个世道上还能找到几个……”洛桑次成有个偷听别人的习惯，一次，他听到以上这些话之后气得直哆嗦，心想：小时候在寺院当和尚，师父经常夸洛桑嘉措聪明、勤奋好学、为人正直，骂自己懒惰没有希望，而且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常以洛桑嘉措学业繁重为由给他多分一点，担水、扫地等家务活则全让我一个人干，可是现在，人们也在夸那个该死的洛桑嘉措，还说我的坏话……想到这里，一股妒火从胸中燃烧起来。自从他掌权以后，就赤裸裸地对洛桑嘉措说：“当初咱们的师父不是经常说你怎么样好，我怎么怎么差吗？你瞧瞧，你现在是一堆狗屎，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定还能当国家干部呢。你至今还不肯放弃戒律，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如果你不彻底还俗、结婚成家的话，我要给你戴上发动派的帽子。”

“什么？咱俩是这一世的表兄弟，又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师兄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不不，你错了，现在只有敌我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亲戚和师兄弟的关系，咱俩是不同思想不同立场的两种人，甚至可以这么讲，你是我的敌人，我也是你的敌人。”

洛桑嘉措想起洛桑次成曾经做过的那些难以启齿的坏事，暗自思忖：俗话说“狐狸称霸，同类遭殃。”这个恶魔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看样子我不破戒他是

不会放过我的，现在该怎么办？他感到有点害怕，可一想起师父临终时说的那句“要像爱护生命一样守持节律，佛光将会再次普照大地！”的遗言，心里顿时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念，他斩钉截铁地说：“既然这么讲，你给我戴上九顶帽子，我也绝不会放弃戒律的。”

“好，那你就等着吧，我会满足你的心愿。”洛桑次成气得满脸通红。

洛桑嘉措知道自己将要大难临头，可是如今的洛桑次成和公社书记柔旦是同一思想、同一立场、同一性格脾气的好朋友、好同志，道理无处可讲，讲了也毫无用处，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姨妈也就是洛桑次成的母亲拉姆卓玛身上。和泽雄草原上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拉姆卓玛是一位正直、善良的女子，况且她平时常常为洛桑嘉措的处境而伤心落泪。但是，作为人母，她与其他父母一样，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完美无缺的，一听到别人说自己孩子的坏话，马上就会变得不高兴。洛桑嘉措讲了自己受到的不公和洛桑次成的错误做法，拉姆卓玛立刻拉下脸说：“这么说你也认为我儿子是个魔鬼吗？我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说实在话，他也是迫于上级的压力啊！有些事情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做。你母亲去世的时候，只有我儿子帮你料理后事，如果不是我们母子俩的帮助，你为自己的亡母连一盏佛灯都供不了，你还把我

儿子想成是魔鬼，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说完之后连让洛桑嘉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就离开了。从此，他俩之间便没有了任何来往。

在海拔三千五百多米的草原上开荒种地，就像把牲畜赶进大海里放牧一样只会遭成损失而没有任何结果。因此，毁草造田运动已经停止了。但是，在每个生产队的冬季牧场上，仍然开了五十到一百亩地种植燕麦作瘦弱牲畜过冬的饲料。为了打出更多的燕麦，社员们要在地里烧灰，还要从牧圈中运送牛羊粪等家肥。一次，柔旦到每个生产队下乡检查工作时指出：“大粪是最好的肥料，千万不能浪费，一定要撒到地里去。”

让一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每天几次跑进燕麦地里拉屎拉尿也太浪费时间了，因此，让每家每户在自家附近挖一个宽二十厘米、长五十厘米、深六十厘米的坑，要求大家以后就蹲在坑上拉屎拉尿。冬天，各个生产队里会说话、能思想的“畜生”——那些被扣上牧主阶级和反动派帽子的人，每天都得挨家挨户地去掏那个叫做“厕所”的土坑里的大粪，然后挑到地里。

原先扎那部落的龙本帐圈，也就是现在的团结公社前进大队的冬季牧场位于泽曲河与阿尼拉日山之间，在帐圈背面紧靠阿尼拉日山阳坡的牧场上，有一片面积约七十亩的长方形的燕麦地，冬春季节，狂风

把黑色土壤里的粪土和牧户倒出来的灶灰一起卷到空中，又从帐篷的天窗吹进牧民家中来，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和面前的碗里，然后把泽雄草原的母亲河——泽曲河水污染得浑浊不堪，到了下午，不要说人就连牲畜都不肯去喝。因此，女人们必须在每一天最冷的时候——黎明前就要起床到河边背回一家人够全天用的清水。

叫人睁不开眼睛的狂风中，洛桑嘉措把皮袄的两个袖子都穿好，提着一把铁锨走在前面，扎西拉姆用一条浅绿色头巾裹住头和脸，只露出两只眼睛，背着背篓紧跟其后，两人在去掏柔旦书记所说的“最好的肥料”。这样的天气里，监督他们劳动的人早已经回家了，两个人掏了一阵粪之后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坎崖下，一边避风一边休息。

扎西拉姆解下头巾擦去脸上的尘土，看着洛桑嘉措那幅可笑的样子和可怜的面孔说：“‘智者失语’后果严重，愚人出错影响不大’，说的是你这样的人，你当初为什么不对洛桑次成说自己可以娶妻成家呢？看你现在的样子，生活困难刚刚结束，正是恢复身体的时候，却要干这么又脏又苦的活，不病倒才怪呢。”

“那样的谎话我想都没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敢说，说谎是一种罪过。”洛桑嘉措边说边绉起袖子擦了把脸说。

扎西拉姆摇了摇头，突然问：“喂，听人讲洛桑次

成说过你什么时候成家他就什么时候摘你的帽子，这是真的吗？”

“他是这样说的。”

“那你为什么还不成家呢？噢，我说的是假结婚。”

“假结婚？结婚还有个真假吗？”

“怎么没有……”一阵狂风吹来，打断了扎西拉姆的话。风过后，她用头巾擦了一下脸接着说：“怎么没有啊，现在有些像你这样有着坚定信仰的僧人，被逼无奈之下和一些靠得住的女信徒商量好以后假结婚，我看你也应该找个女子效仿一下才好，要不然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啊！不要说像你这样从小进入寺院没干过活的人，连我这种一直劳动长大的人都干不了这么脏这么累的活，你该好好想一想。”

洛桑嘉措沉思了大约三四分钟后说：“哎，像我这样一个戴帽子掏大粪的人，别说假结婚，就是想真结婚也往哪儿去找女人啊！”

扎西拉姆往洛桑嘉措身边挪了挪，不以为然地说：“要不咱俩试试？”

洛桑嘉措惊得目瞪口呆。扎西拉姆意识到自己的冒失，白色的脸蛋像夕阳照射下的雪山一般变得通红，她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嗯……我是说假结婚，嗯……如果你愿意的话……”

洛桑嘉措仍然张着大嘴愣在一边不说话，扎西拉姆心想：必须要对自己刚才说的话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于是她尽可能地放松心情慢慢地说：“说老实话，这样做也不是全为了你，像我这样一个弱女子，白天要干这么重的活，晚上回家刚睡下，那个该死的魔鬼又来纠缠不休，他一会儿说下流话，一会儿求我，根本不让休息，到第二天人比前一天还累，假如有个男人在身边，他们不敢这么做，至少我还可以睡个安稳觉。”

“再说，如果洛桑次成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咱俩这么做还能摘掉你的帽子，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从另一方面讲，男女同住在一块儿，还可以在各方面互相照顾和帮助，不会像现在这么艰苦，嗯……主要还是你自己要考虑好。”

洛桑嘉措经过反复思考后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我的师父曾经对我说过‘要像爱护生命一样守持戒律，不久的将来佛光会重新普照雪域大地。’先前许多高僧大德也曾这样预言过，我是决不会放弃戒律的。”

“我不识字，也不懂佛法，可我也听说过女人一旦让僧侣破了戒，死后下到地狱，要骑上一匹体内燃烧着熊熊火焰的铜马。因此，就算你有这个想法，我还不敢那样做呢。我之所以想假结婚，是为了逃避那个魔鬼。”

“可是，洛桑次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清楚，他

一不讲信用，二不走正道，想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你是他喜欢的姑娘，我是他仇恨的男人，要是咱俩走到一块，他非但不摘掉我头上的帽子，而且还会给你也扣上一顶帽子。”

“他说过假如我不答应他的要求，就让我永远干最脏最苦的活，因此，就算给我戴了帽子，也比现在坏不到哪里去。”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我是不会放弃戒律的。”

“看样子你好像不相信我是吧？你甚至认为我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这也不怪你，世上都是男人找女人，哪有女人找男人的……”

“不是这样，不是……”

“我是被那个魔鬼逼得没有办法了，你既然不相信那就算了。”

“不是的，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咱俩就这样定了吧！”

这一天的狂风不知不觉中已经稍有停息，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走出帐篷到外面活动。但是，天空仍然是灰蒙蒙的。

冲破洛桑次成的百般阻挠，洛桑嘉措和扎西拉姆终于拿到了结婚证书。这是一张顶端正中央印有一颗红色五角星，周围有两根金黄色麦穗对称地连成一个

圆形，左右两边各有五面红旗、两只红灯笼和一束红花，下面有手掌大小的汉文“囍”字，正中间写着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及“自愿结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有关规定，特发此证。”等三行汉字和年月日，并加盖有公章的二十平方厘米的纸张。那些图案表示什么？那些汉字写的是什麼内容？他们根本不懂。但是，他们明白只要有了这张纸，两个人便可以住在一个家中，可以睡在同一个被窝里。扎西拉姆把那一顶破帐篷和衣服、餐具、粮食等进行打包，牵来一头牦牛，把全部家当驮运到了洛桑嘉措家。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既不是喜、也不是忧的复杂表情。

奇怪的是这一天没有刮一点风，而且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好象老天爷在同情这对苦难中的青年男女。这是自当世仲仓仁波切在泽雄寺坐床以来，以及几千名“青年”为主的泽雄草原内外成千上万的人将草原开垦为农田以来，在冬春季从来没有过的天气现象。因此，牧人们像夏天一样掀起门帘，把帐篷的门敞开着，穿衬衣的和没穿衬衣的女人都把长袍的袖子脱掉系在腰间，穿靴子的和没穿靴子的孩子们也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

洛桑嘉措家的帐篷的门也敞开着，“两口子”没有任何动静地休息了约十分钟之后，扎西拉姆开始往在来到冬季牧场的那天由洛桑嘉措建造的，如果不烧火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无法辨认出是个灶台的土洞里生火，准备烧茶。这时，突然从外面传来了喊口号的声音，洛桑嘉措慌忙出去看时，原来，洛桑次成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朝这边奔来。

对洛桑嘉措来说，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想：今天积极分子们没事可干，正好又遇上这样一个好天气，他们准是想以批斗我打发这一天时间了。他并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过多的忧虑。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人理都不理他，直接冲进帐篷粗暴地揪出扎西拉姆，把双手反捆在背后，头上扣了一顶又高又尖的白色纸帽子，然后让她弯腰把头低至膝盖部位。这时，洛桑次成把自己使出浑身邪术、跟在公社领导屁股后面跑了几天才弄到的那份关于把扎西拉姆划为反动力分子的文件拿出来，宣布了她的罪状，列举了扣帽子的几条理由。文件指出，第一，扎西拉姆的父母和哥哥在参与武装叛乱时被杀，其家庭为反革命家庭；第二，她与反动分子洛桑嘉措狼狈为奸，并最终与之结婚；第三，她平时不服从革命干部的指挥。鉴于以上三条罪状和其它无数个缺点和错误，决定把扎西拉姆划为反革命分子，请前进大队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予以认真监督、强化改造。

文件宣读完毕，积极分子们秋风扫落叶似的押着扎西拉姆绕本村游了一圈之后，向泽曲河彼岸的其他

帐圈奔去。从冰上过河时，不知是谁故意踏在拖到地上的捆绑她的绳子的一端，使她在坚硬的冰面上栽了一个大跟头。扎西拉姆头晕目眩，不停地呕吐。因为流了很多鼻血，她脸色变得苍白，看到这模样，他们才算动了惻隐之心，没有继续过河到对岸的牧圈，也没有进行批斗。

洛桑嘉措从自己皮袄上拔了一撮羊毛塞进扎西拉姆的鼻子里止住血，扶着她慢慢地走回家。他也不问扎西拉姆现在头晕不晕、手臂和腿子痛不痛之类关心的话，低着头只叹气。与此相反，扎西拉姆休息了一会儿之后站起来洗了洗脸，拿出装在羊肚子里的大约四公斤重的酥油——够她自己冬春两个季节吃的最有营养的食物，从上面抠出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当作擦脸油摸在脸上，看着洛桑嘉措发笑。

“你还笑？我都想哭呢。”洛桑嘉措把头转过去说。

“白天挨批斗比晚上不让睡觉要好多了。”

这话也有道理。在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中，不让睡觉比采用“雄鹰展翅”——双手向左右伸直后弯下腰把头低到膝盖部位站立几个小时，或者“烤肉”——让人站在熊熊燃烧的灶膛前，不断地挖出旺火烘烤进行审问等办法进行虐待更能摧残人的心身。连续五六天时间不让睡觉会使人变得神志不清，精神崩溃，你根据自己需要了解的情况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而

且还会如愿揭露他自己怀疑的人或不喜欢的“问题”。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想“雄鹰展翅”法中不让腿脚浮肿也是有办法的，那就是要尽量让手指和脚趾活动开来。“烤肉”法带给人的则是炼狱般的痛苦。但是，时间最长也不过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只要能熬过去就行，顶多从你的脸部和胸部像蛇一样脱去一层皮，除此之外，也就不会有太大的痛苦。

由于缺乏经验，当初洛桑嘉措挨批斗的时候腿脚肿得靴子都脱不下来。可喜的是，现在他和扎西拉姆组成一个家庭，两个人互相安慰，互相关心，共同克服各种困难和灾祸。同时，还有很多痛苦、迫害、骚扰在继续陪伴着他们俩。比干那些又脏又苦又累的活和挨批斗打骂更让他们厌烦的是，洛桑次成不分白天黑夜随时来偷听他们。一次，洛桑次成话里有话地对扎西拉姆说：“你俩结婚都快一年了，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隆起来呀？”

听到这么突然一问，扎西拉姆虽然感到有点害怕和紧张，但她脑子灵反应快，知道洛桑次成指的是什末，马上镇静下来，装作没听明白他说的话，便说：“草地贫瘠牲畜难以增加，生活艰苦人也无法怀孕，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话说的虽有道理，但是我看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

“那你给我请一天假，我到医院检查一下。”

“嘿嘿，我觉得该让医院检查的是洛桑嘉措。”

“那你给他请一天的假……”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有问题。”洛桑次成慢慢发起火来说：“你说生活艰苦人也无法怀孕，在旧社会里，人也不是照样能怀孕吗？那么，你的意思就是新社会的生活比社会还苦，对不对？”

“我没说这个话。”

“说了也好没说也罢，嗯……我现在关心的是……你俩……到底……恩恩……是不是成了真夫妻这个事。”

“什么？夫妻还有个真假吗？没听说过。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就让我干活吧。”看到扎西拉姆态度蛮横，洛桑次成更加气愤，他说：“我把话挑明了说吧，那个狡猾的秃驴是不是真的破了戒还是个问题。”

“哼，那你今天晚上过来偷听好了，你不是喜欢偷听别人吗？”扎西拉姆放大胆子说了这么一句话，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走了。

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人敢用这种态度对待领导，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扎西拉姆心里清楚，以前洛桑次成曾经流着眼泪求过她，还有更多作为一个泽雄草原的男人来说在众人面前无法抬头的秘密，所以，洛桑次成也不敢对她怎么样。

洛桑嘉措和扎西拉姆各盖各的皮袄睡了，上面却

共同盖着洛桑嘉措的一件大皮袄。洛桑嘉措家的帐篷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从里面也能看见外面的一切，几乎像一个筛子。按照当年王爱国的说法，这顶帐篷“可以当渔网”。今晚是个月光非常明亮的夜，睡觉没过多久，扎西拉姆发现有人在外面偷听，她一下想起洛桑次成，慌里慌张地翻过身子爬在洛桑嘉措身上，又是接吻又是呻吟，洛桑嘉措在下面极力挣扎着，口中发出近似充满情欲和舒服的叫声。

还好，时间不长外面的影子就离开了。扎西拉姆立即松开了洛桑嘉措。

“你这个魔女，是不是疯了？咱俩原先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扎西拉姆赶紧堵住洛桑嘉措的嘴，悄悄说：“你闭嘴，洛桑次成在偷听。”

“你说什么？”

“他在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破了戒，你别出声。”扎西拉姆披着皮袄走过去从门帘缝隙往外看时，洛桑次成像一个正在发情却找不到雌性的野兽一样，发出低沉的呼叫，用手握着裤裆里的东西在来回跑动。

扎西拉姆愣了一会儿，接着手捂住嘴咯咯地笑了起来。洛桑嘉措抬起头问道：“怎么回事？”

“你快过来，有好戏看。”扎西拉姆指了指门外的洛桑次成又笑起来。

离证得佛果又近了一步。所以……”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不懂你那些深奥的道理，但是，如果真有个因果报应的話，为什么恶人能当官作威作福，给良民乱扣帽子，把无辜者抓进监狱，让他们受苦受难？这又怎么解释？”

“这是……”

“噢，对了，今天洛桑次成问我咱们结婚一年都不生孩子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在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破了戒。刚才他来偷听咱俩，我不得不做出那样的举动。你也不是没听说过，在一些地方强迫让那些不肯还俗的僧侣和尼姑住到一块……”扎西拉姆不等洛桑嘉措回答又起身来到门口，从门帘的缝隙往外看时，洛桑次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回去刚一躺下就睡着了。

“要是有个厉害的牧羊犬该多好。”洛桑嘉措这样想着，眼前浮现出他们家以前那条名叫“桑达”（译者注：意为狮虎）的藏獒。那是一条体形高大，头大额宽，双眼深陷，眉心两侧有对称的黄色圆点的强壮勇猛的藏獒。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父亲摊开自己的手掌与桑达厚实的手掌相比，结果发现人和狗的手掌没有一点大小。桑达白天一般紧靠帐篷下端睡觉，对熟人和陌生人一概不予理睬，可是一到夜晚，便会发出铜号般粗壮而富有震撼力的叫声，似乎在警告人们说“要想活命就不要靠近。”它不时地绕帐篷和牛羊转

“他怎么啦？”洛桑嘉措不解地问。

“没有一个人女人愿意接受他，所以他现在很……嗯……很痛苦，你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请三宝明鉴！”洛桑嘉措闭上了眼睛，他双手合十“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说着陷入痛苦之中。

“你伤什么心啊，你应该高兴才对。”扎西拉姆看了洛桑次成最后一眼，拽了拽洛桑嘉措的皮袄袖子回去睡下说：“你看，白天他整咱俩，晚上咱俩折磨他，我觉得他的痛苦比我们的痛苦还要深。”

“你说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狠心的女人。所谓众生皆为父母，就是说在过去的某一世里众生曾经是你的父母，将来的某一生中你也会成为众生的父母。所以，应当视众生为父母，把他们的痛苦当作你自己的痛苦，发慈悲心，而不是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快乐去嘲笑他们，否则罪孽是深重的。”

“什么？那个魔鬼对我们进行了百般欺辱，而且以后还会继续这样折磨下去。有一句俗话不是说‘有恩不报好人会减少，作恶不惩恶人就增多。’吗？再说，他这叫自作自受，活该。”

“不能这么说，他现在折磨咱们，肯定是因为在已往的某一世里咱们曾经折磨过他，今生该是他来算这个帐的时候了。一个具有菩提心的人，可以把现在遭受的痛苦当作是一种快乐，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生受尽世间之苦，来世就能得到更多的安乐，而且，

该下地狱的臭娘们好像都不喜欢我。”

“唉，这个我们可以做思想工作嘛！说来看，有谁们？”

“嗯……比如说扎西拉姆……”

“是不是在武装叛乱中被杀了父母和兄长的那个姑娘？”

“是的。”

“不行不行，这哪能行？——一个革命者需要一个革命战友。”

“……”

“我看你和衮嘎白姆就是天生的一对。”

“衮嘎白姆？那个魔女是我家亲戚。”

“亲戚？有多亲？是父亲的亲戚还是母亲的亲戚？”

“有多亲这我也说不上，反正是亲戚，是母亲的亲戚，我父亲是从外面来当女婿的，所以在这个村子里我没有父亲的亲戚。”

“那么，你们之间不会三代以内的近亲吧？”

“三代人以内的亲戚倒不是，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只要沾一点亲戚关系，甭提谈婚论嫁的事，就连半句带男女关系方面的脏话也不能说。那个魔女还有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私生子。”

“唉，那都是旧的观念，国家婚姻法明确规定，

圈，不要说狼等野兽来侵犯，就连他家的熟人也不敢靠近一步。但是，自从那个“恐怖的日子”以后，桑达失踪了。紧接着发生的三年生活困难期间，很多人被饿死，几乎在同一时间，纯种藏獒也从草原上消失了，剩下的那些牧羊犬连纯种藏獒的一半都不如，它们见了妇女和小孩显得异常凶悍，遇到成年男子就会跑到背后来个突然袭击，去咬一下皮袄的袖子或下摆，对人体是构不成伤害的。而且，它们一旦看见狼，就只顾自己逃命，一个劲地往帐篷里钻，根本谈不上什么保护牛羊。让人心酸的是，现在洛桑嘉措家里连这样一只杂种狗都没有，想养一只又不知道政治上是否允许，就算允许养，在经济上也不具备条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洛桑次成同志，对你这样的革命积极分子，我们上级组织不但要从政治上关心，而且在生活上也也要关心。”有一次，王爱国对洛桑次成说：“现在你年纪也不小了，结婚成家不好吗？”

“对对对。”

“你阿妈身体不好，要是娶个媳妇成了家，你但不需要为家里的事操心，还可以一心一意搞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吗？”

“那是那是。”

“那么，有没有你看中的姑娘？”

“嘿嘿，嗯……有一两个，可是……嗯……那些

耻笑你，我们就把他……”

“除了她，你们介绍的任何女子我都同意。”

遗憾的是县委和公社的主要领导都没有找到令洛桑次成中意的姑娘，而他自己更是找不到的。因此，这件事情也就暂时搁在了一边。可是，眼下没有个女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洛桑次成感到无奈，心想：如果听县委和公社领导的话，与衮嘎白姆结婚，说不定自己以后还能当上国家干部；如果当上了国家干部，也许还有希望当上官；如果当上了官，不就可以挎手枪吗？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幻想。

新年快要到了，泽雄草原上的牧民们带着年终决算后按工分所得到的钞票和家里的粮油供应证、按人头定量发放的布票、茶票、糖票等一沓子票证，家中人口多一点的牧户借了集体的一两头驮牛，到县城一次购买每人每月限量供应的那九公斤青稞和两公斤面粉，以及日常用品；那些人口少一点的牧户把褡裢搭在马背上早就进县城了。中午刚过，孩子们就爬上小山丘，朝着县城的方向七嘴八舌地说：“我爸爸会给我买糖回来”、“我妈妈说要给我买漂亮衣服回来”、“我哥哥会给我买很多很多的鞭炮”……狂风中，他们一个个冻得直发抖。

那点少得可怜的钱，除了要换成衣服、食物等生

只要不是三代以内的近亲就可以结婚，尤其是母亲的亲戚就更没事了。”

“是啊！我的家乡也是纯粹的藏族地区，在那里，母亲一边的亲戚算表兄妹关系，也是可以结婚的。”柔旦也在为王爱国帮腔。

“可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论父亲还是母亲的亲戚，一旦亲戚之间发生男女关系，就会遭到众人的唾骂、歧视和冷落。而且，听说生下来的孩子还会长出尾巴……”

“哎——”王爱国摇着头说“这都是一些封建主义的谎言，说老实话，我的妻子也是我的表妹，可是你们谁见过我的两个孩子长有尾巴？不相信哪天你到县城来，我脱掉他们的衣服让你看一看。”

柔旦说：“我看你好象是没瞅上衮嘎白姆的长相。”王爱国说：“我看衮嘎白姆除了脸上肤色稍微黑一点，脑袋大一点以外没有什么缺点，而且，她高大强壮，具有草原女性的特点，比起她，刚才你说的那个……嗯……扎西拉姆不像一个‘青年’吗？”

柔旦说：“有一个不知道谁是父亲的私生子又怎么样？不要说你们牧区，这种事在我们农区也是普遍存在的。”

“嘿，求您了书记，假如说我和衮嘎白姆要结婚的话，我阿妈第一个不会答应，大家也会耻笑我……”

“你阿妈的思想工作可以由我来做，如果有谁敢

活必需品以外，还得购买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那就是一年比一年增多，都快要覆盖大地的毛泽东画片像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像章、纪念章。它如同很多年以后仲仓仁波切的相片一样得挂在最高处和干净、显眼的地方，因此，从县城回来的牧民们把毛泽东的小像章都别在自己的帽子上，大相片都卷起来背在后面，其他纪念章装进怀里。

从县城回来的第二天开始，每个牧户都忙着做油炸馍，到谁家帐篷附近都有一股酥油烟味。长约五寸、宽约两寸的油炸馍，是大年初一摆在桌子上的主要食品，而且在亲戚、朋友和牧户之间互相拜年时，也要拿几个这样的馍馍和一张毛泽东相片或者一枚纪念章作礼物。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给亲戚和关系密切的朋友拜年时另外还会带上酥油、干奶酪、藏麻和加了一点糖的藏式小糕点。

每户人家的帐篷里都挂满了毛泽东的各种画片，有些人家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片依次挂在帐篷里。若干年后，还加了华国锋的画片，然而，没能挂多长时间又撕了下来。尽管，灶台旁边的小桌上除了油炸馍什么都没有，可是整个牧圈的男人们结为一伙、孩子们都凑成一群挨家挨户去拜年，而且，会唱的不会唱的都用拗口的汉语唱着革命歌曲，如：

“毛主席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
那里的人民得解放
……”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等等。

小孩儿们也跟着唱那些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歌曲，拉着粘满尘土的鼻涕拼命地跳舞，没有草皮的地面马上扬起尘土，孩子们被吸进嘴里的尘埃咳嗽不止，最后不得不停下来。

过年的时候也像麻风病人一样被人们远远躲避的是那些戴帽子的家庭，比如说前进大队的洛桑嘉措一家。戴帽子的人家里没有挂毛泽东画片，胸前也没有戴毛泽东像章，他们有没有画片、戴像章的资格和权利，连王爱国这样的人物都难以裁决，因此，其他人也不好管这个事，只好搁在一边装作没看见。另外，戴帽子的人家，即便是亲戚也不相往来，过年的时候没人去拜年，家中显得冷冷清清。但是，对洛桑嘉措来说，自从和扎西拉姆住在一起后，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扎西拉姆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些破旧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装食物的袋子和锅碗瓢盆等该摆哪儿摆那儿，家也像个家的样子。每当干完活

回到家，扎西拉姆先把孩子们抛到帐篷上的石头都取下来，然后去生火做饭，一向认为“世俗生活是人间地狱”的洛桑嘉措一回到家里，身体的疲惫和脸上的苦愁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心中充满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根据人头和牲畜数量的多少，每个生产队下面又分了五六个或七八个小组，把每四到五个妇女编为一个挤奶小组，安排一个男性专门负责放牧。到了冬季，在每个帐篷的中央各小组都有一处垒砌草皮或者夯筑土墙圈起来的正方形牛圈，在牛圈的一角又用尚未冻僵的牛粪修建有大约一平方米酷似箱子的小窝，里面摆放着一张毛泽东画片。早晨和傍晚，各个组的组员都要站在这里严肃地向画片“早请示、晚汇报”，组长或一名积极分子先对着画片大声说：“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我们要牢记您的教导，认真学习您的语录，艰苦奋斗，努力挤出更多的牛奶，细心放牧，为国家和集体做出贡献。”组长说一句，其他组员跟着说一句，就像老师给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叫课文一样。下午收工时，又要说：“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今天我们要牢记您的教导，认真学习您的语录，艰苦奋斗，努力挤出来了17公斤（或者18公斤、20公斤……）牛奶，细心放牧，没有让狼和阶级敌人夺走一只羊，为国家和集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献。”春夏秋三个季节，各组组长把自己家的毛主席相框拿出来吊在帐篷的拉绳上，每天都要重复上述那段话。一次，做完“早请示、晚汇报”之后，组长忘了把毛泽东相框拿回家。第二天早上，平时爱开玩笑的主人笑着说了一句“哎呀呀！昨晚毛主席露宿在外，没有被各路鬼神吓着吧！”这句话不知道被谁听到后如实向上告发，老头子被扣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从此，他再也笑不出声来。他的妻子被撤销挤奶组组长职务后哭了几夭，由于她没完没了地埋怨和责备丈夫，两口子之间矛盾激化，最终走到离婚的地步。

在当时，这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那位女组长也确实不怪她，因为当上组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手下的组员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他们的温饱几乎掌握在组长手里。比如，冬季不生产酥油、干奶酪等食物，有少量的牛奶可以分配给大家，而怎样分配完全由组长说了算。另外，想让放牧员骑哪一匹牛或者让他骑牛也是组长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在年终根据工分多少来分配全年的收入时，组长的意见是每个组员一年来工分多与少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如果组长有不同意见和看法，那么你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转眼可能会化为泡影，而且连卖给牧人们的肉类、酥油、干奶酪、羊毛、牛毛、皮张等不

“你看，‘迷信、不讲卫生’指的就是你这样的人，还会背哪些内容？”

“嗯……‘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你看，‘不拿枪的敌人’指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洛桑次成突然用手指戳洛桑嘉措的脸骂道：“你这个不拿枪的敌人……你……”一想起昨天晚上这个家伙享受的“性福”和自己承受的“痛苦”，他气得全身颤抖，两眼发红。

从这里数过去到第三个牧户处有一顶原先从一个富裕人家没收后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作为公共食堂，如今成了民办小学教室的黑色大帐篷，里面传来旋律优美的“嘎喀噶恩啊，家恰加捏啊……”等藏文字母朗读声和“二四得八、三四十二、四四十六……”等乘法口诀背诵声，还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听到像唱歌一般的朗朗读书声，洛桑次成押着洛桑嘉措往学校方向走去。

这些无知的孩子们比积极分子们更加疯狂、更加残酷而缺乏同情心，平时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途中，他们把向戴帽子的四类分子们的帐篷投掷石块当作一种乐趣、一种游戏、一种义务和一种光荣，就像一条

可缺少的一些畜产品，也因为你用当年的收入无法付清，要等到第二年从工分中扣除。

那些戴帽子的人不但可以像奴隶一样被任意调配，而且可以随便打骂，所以成了组长们争夺的“劳动机器”。洛桑嘉措“两口子”要在牧业劳动最清闲的冬季里，除了干普通群众平时需要干的活以外，而且还得往地里挑粪，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小组组长都是个好心肠人，在生活方面给予了适当的照顾。但是，洛桑次成常常会把自己“夜晚的痛苦”在白天统统发泄到洛桑嘉措身上，他把洛桑嘉措叫到面前，让他站好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看你这个样子，像个‘青年’似的。”

洛桑嘉措除了僧衣穿什么衣服都不合身，怎么看起来都像个小丑，他那蓬乱的长发成了虱卵窝，如果再穿上一套汉服，真让人不由地想起几年前的那些“青年”。洛桑次成的第二句话是“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得怎么样？”

“这两天我也在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其中有些句子还能背下来。”

“那你背几句吧！”

“嗯……‘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嗯……“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讲卫生的坏习惯作斗争……”

常把孩子们分为“中国”和“敌人”两派，让每人手里拿一根木棍天天打架，或者带领孩子们去批斗那些戴帽子的四类分子，从不给学生上课识字，最终被清理出教师岗位派去放牧。

现在担任民办教师的这个人名叫洛追，他和洛桑嘉措、洛桑次成一样以前也是泽雄寺的一名僧侣。见到今天的情景，洛追早已吓得目瞪口呆，魂不附体，听到孩子们的哭叫声，才反应过来，连忙去对洛桑次成说如果再不停止打斗，孩子们会互相打斗而发生意外的危险。

洛桑次成心中的怒火稍稍得到消解，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没说一句话就走出了门外。洛追一边挥手示意一边大声叫停才控制住了局面，尘埃终于落定，只见洛桑嘉措脸上和嘴里、鼻子里都在流血，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正如洛桑次成说的那样，他被打得“站不起来，全身发臭。”洛追扶着洛桑嘉措的头，愤怒地环视周围的学生们，那目光似乎在痛斥并挖苦他们“你们是英雄啊！”孩子们立即低下了头，有些还在流泪。

见到洛追的一举一动，洛桑嘉措想起自己的阿妈去世（说白了就是被柔旦打死的）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个神秘的人从帐篷的门缝里把一本《解脱经》扔到自己面前的事。还有，自从撤销公共食堂之后，大队每年冬季要给每个人分一只羊或每三个人中间分一头

条经过严格训练的猎犬，你指向哪里他们就会扑向那里。洛桑嘉措恐慌地问“我……我又反了什么错误？”

“你的错误吗？你的错误就是你现在太幸福了。”洛桑次成将洛桑嘉措一把推进帐篷学校后大声说：“革命的接班人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拿枪的敌人虽然已经消灭，但是，没有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他们会拼命跟我们作斗争，因此，我们不能小看那些敌人’。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叫洛桑嘉措的人，恰恰就是一个没有拿枪的敌人，我们要把他批斗得站不起来，全身发臭，大家开始批斗吧！”话音刚落，一个拖着鼻涕的孩子振臂高呼一声“打倒洛桑嘉措！”就扑向洛桑嘉措，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跑过去用力挖了一下洛桑嘉措的左脸，三滴血同时从脸上滴在地上，接着流出更多的鲜血，那女孩害怕地后退了几步看着自己的右手指头。这时，很多孩子一拥而上把洛桑嘉措压在地上，有的拔头发，有的用拳头打，有的用脚踢，不一会儿，整个帐篷里尘土飞扬，昏天黑地，什么都看不到，有些孩子吓得大哭起来。

这所学校的前任老师叫张扎巴，他在县完全小学呆了四年之后，除了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了“张”这个汉人的姓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把空脑袋搭在肩上、两只手夹在腋下，一无所获地逃回来了。因为这个村唯一的一个上学时间最长的学生，所以他一回家就被安排为帐篷小学的民办教师。可惜的是，他经

牛作为冬肉（实际上要够冬春两个季节），分到的牲畜得领回各自家里宰杀，而对洛桑嘉措这样的受戒僧侣来讲，杀生是一个比挨饿还要困难的问题。一次，他把分给自己的羊拴在门口，思考着怎样在别人不察觉的情况下就把它放生的事，到了后半夜，洛桑嘉措因起夜走出帐篷时，竟看到那只羊已经倒在地上，仔细一看时发现是被人用绳子捂住嘴巴杀死的，不但这样，而切还看到羊的胸腔已经打开四个指头宽的口子，说明这只羊已经按照藏人的宰杀方式连心血管都给一齐拔断了。那么，这又是谁在暗中帮他做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呢？在后来几年中也是如此，下午牵回家的羊好端端地拴在门口，一到晚上就不知不觉地被宰杀。这个神秘人物肯定知道他还没有破戒，因为，就在他和扎西拉姆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两口子分得了两只羊，不到天亮，羊又被别人宰杀在了家门口……想到这里，他仔细地看洛追的脸，但是，他并没有从洛追的脸上看到与那个神秘人物相关的任何信息。

在这场批斗中，洛桑嘉措除了头发被拔了不少、脸上被挖了几道、口鼻出血较多以外，主要是太疲倦了，等止住血后他休息一会儿就起身走了。但是，扎西拉姆一见到洛桑嘉措脸上的伤和血迹便发出一声几乎全村都能听到的令人恐怖的尖叫，让洛桑次成都不禁发抖，他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观察了很久，当看到洛桑嘉措“两口子”走动在马圈和牛圈里，他

终于放心了。那天晚上，他又去偷听时，正好遇上这两个该死的家伙又在“享受天伦之乐”，他像疯了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一晚，洛桑次成转到每家每户门口，去求那些相貌丑陋的，比自己年龄大的，甚至是独眼瞎子，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睡觉。无奈之下，他第二天就骑马背枪到公社去找柔旦书记，想着要给他汇报自己与衮嘎白姆结婚建立革命家庭的愿望。可是，那天柔旦不在公社里，据公社炊事员讲，他去县上参加一个批斗大会。他就想，这样也好，干脆去找县委王书记，只要向他表明自己摒弃旧思想和传统观念，要和衮嘎白姆结婚的心愿，说不定他们还会对自己持更好的态度和看法，也许还能当上干部呢。他骑的那匹黑马是从前进大队六百匹好马中挑选出来的，身体高大强壮，善于行走和奔跑。他一跃跨上马背飞也似的向县城跑去，后面飞扬起一阵尘土。

这一时期，县城的口号声一天高过一天，大字报也一天比一天多，而且“造反有理”、“批判党内走资派”、“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等大字报昨天刚贴出去今天又换成新的，上午一个内容下午又是另外一种提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道应该看哪个，都给搞糊涂了。大街两边的墙上凿出一连串锅盖般的圆圈，用白灰粉刷后面用红油漆一个字一个

时间站都站不起来。就这一拳，洛桑次成坚定的革命立场得到大家的认可，他的名字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广为传诵。

第二天，王爱国被交给县上的学校去批斗。他才明白洛桑次成的那一拳只不过是在他脸上摸了摸而已。当时，县上学校学生们的主要任务除了打球和打架以外，就是对老师和“四类分子”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和无情虐待，他们对待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没有一点同情心。就因为这个，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泽雄草原的牧民们不管你采取政治手段或是经济手段进行处罚，他们都不愿把孩子送进学校。

王爱国步入以前他亲自送上不归之路的那些人的后尘再也没有回来。三十年之后，经过采访当时的很多人了解到，在那个时期，泽雄县的领导干部当中有以王爱国为首的甘肃帮和以朱新民为首的山东帮两个帮派，王爱国有权有势，所以山东帮经常受到压制和排斥。然而，王爱国一派属于“八一八”，有一阵子“八一八”被上面定性为是非法的反革命组织，要求各地进行镇压。山东帮终于有了发泄多年来的积怨的机会了。可以看出，这不但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且也是一个地方帮派之间的残酷斗争。

一个月之后，“八一八”被平反，而且拥有比以前更大的权力，可惜这个时候王爱国已经去了比大监狱

字地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等汉、藏两种文字的标语。另外，在刷有白灰的房墙上也用带汽油味的红色油漆正在书写毛泽东的语录和其它各种各样的口号。

在泽雄县委大门口，洛桑次成碰到了柔旦。这时的柔旦穿一身黄绿色军装，胸前戴着一枚天安门上方有毛泽东头像的大纪念章，右手臂上套着印有毛泽东题写的“红卫兵”三个黄字的红色袖章，一眼看去显得精神抖擞，英姿飒爽。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脸色非常难看，洛桑次成没注意到这些，开口就说“嘿，我找你好苦啊！嗯……王书记在吗？”

“狗屁王书记，王爱国已经完蛋了。”柔旦左右看了一下，拉着洛桑次成的衣袖要到别处去，可是那家伙受到惊吓似的呆在那儿一步都挪不开。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柔旦低声说着把洛桑次成拉到一边，又看了看四周说：“原来王爱国是个反革命分子，现在他已经被捕，下午就要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咱俩以前跟他走得太紧，如果不对他进行严厉的批斗，表现一下自己，别人就会对咱们产生怀疑，你尽快去准备一下。”

洛桑次成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要准备什么。下午，他采用衮嘎白姆的做法，一声不吭地走到王爱国面前，一拳就把双手捆在背后的王爱国打翻在了三四步开外的地方。王爱国嘴里鼻子里全是鲜血，好长

还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朱新民顺顺当当地掌握了泽雄县的党政大权。但是时间不长，又新成立了一个叫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机构，军队掌管了党政一切事务，朱新民只是名义上的领导，那个最有权力的军官人们叫他赵部长。

王爱国踏上不归之路，并没有影响和妨碍洛桑次成的婚姻大事。但是，气急败坏的阿妈拉姆卓玛不顾母子间的忌讳，大声骂道：“你这个不知羞耻的狗，连畜生都不如的恶棍，要是敢把那个红面魔女领进家门，老太婆我不死给你看就不是人，我这个腰带也等于系在了一条狗身上。”她坚决反对儿子与衮嘎白姆的婚事，洛桑次成一时没有了办法。然而，柔旦书记出面发话说：“这不是一般的婚姻，是一项政治任务，谁敢阻止谁就没有好下场。”拉姆卓玛不得不抹着眼泪忍气吞声。

后面没有人送亲，前面没有人迎接，既无婚宴贺礼，又无吉祥祝福，就连一条哈达也不见，衮嘎白姆就这样嫁给了洛桑次成。她把长辫子绞成不男不女的短发，硕大的脑袋上戴一顶绿色解放帽，把羊皮袍的下摆提到膝盖部位，按男人的穿法系着腰带。尽管没有耳坠、项链、奶钩等装饰品，但她却背着一个泽雄草原所有女人都未曾拥有的物件，那就是一支长枪。对于一个一生要面对牲畜和酥油、奶子、奶酪等牧业生产的牧女来讲，这是有多么可笑只有老天爷知道。

她身体强壮，那张紫红色的脸蛋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原也很难找到第二个。她比洛桑次成大五岁，还有一个连她自己都说不上谁是父亲的八九岁的女孩。因此，不论怎么看怎么想，都没有办法把她和“新娘”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更让人惊讶而与一个刚过门的新娘格格不入的是，她无所顾忌地吃饱喝足之后，在家里环视一下“这些家伙摆错了位置。”说着便自己动手重新布置屋中的东西，并把装有洛桑次成母子俩所有家当的一个箱子和两个袋子全打开，像登记财产似的把东西一一取出来看看，然后又装回去。

就在这时，柔旦书记穿着一件从一个富人家里没收以后象征性地作价买到的，下摆镶有四寸宽的水獭皮，面子为墨绿色绸缎的羔皮袍子，骑着一匹鞍上搭着藏蓝底色黄色龙图纹被鞘的高头大马，把灌满烈酒的铝制军用水壶揣在怀里，背着一支长枪，系在腰间的子弹带上挎着一把皮质枪套的手枪，他正在左转弯拐地驾驭着那匹鼻子和耳朵之间有个白色长条的坐骑，从前进大队中央径直向洛桑次成家奔去。看那气势就像一尊山神降临人间，让人羡慕不已。谁都不会相信，眼前这个神气十足的人，将会是二十年之后在泽雄县城的十字路口，一个经常醉在大街上拖着口水和鼻涕，裤子被尿湿，醒来后就向行人讨要酒钱的“青年”柔旦。有人故意走到他面前说：“喂！像‘青年’一样的

人，你能认出我是谁吗？”柔旦流着口水和鼻涕，半睁着眼睛看一看对方便伸手要钱。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两元钱说：“你从我胯下钻过去，我就给你这些钱。”

柔旦毫不犹豫地爬在地上从那人的胯下钻过来钻过去。

毫无疑问，那些人以前不是被柔旦以“雄鹰展翅”和“烤肉”等方式折磨过，就是父母或亲戚被逼得自杀的受害者。

有人说，柔旦是因为整天喝酒不上班被开除了公职。也有人说，政府每月给柔旦发生活补助金，却被他的孽种儿子花光，自己一分钱也得不到。

那时候洛桑嘉措刚刚四十岁，他穿的那身俗人穿的衣服，看起来仍然不舒服，而且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但是，看到泽雄寺的那些仁波切和僧侣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他期待二十余年的重新披上袈裟的愿望和坚固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和扎西拉姆共度一生的想法却越来越明显而强烈。现在，他正在从县城往扎西拉姆处走着。

县城里不再像过去一样购买东西要凭票证，食品和衣服花样繁多，而且数量成倍增加，洛桑嘉措心想“扎西拉姆为我受了那么多苦，白白浪费了青春，到头来连个孩子都没有，这么多年来，自己给她一件衣服都没有买过，如果要讲情意的话，自己是真正无情

无意的人。”带着愧疚之心，他从新建的大十字百货商店里给扎西拉姆买了一件衬衣和一块头巾走了出来。

“喂！洛桑嘉措”，有人拉着他的袖子说：“你看，那个‘青年’你认识他吗？”

洛桑嘉措顺着那人指的方向看时，见到一个长着灰白色蓬乱的长发的乞丐在向行人乞讨。这个乞丐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得多，可是洛桑嘉措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说“那不是以前我们公社的柔旦书记吗？”

“没错，这个王八蛋就是当年打死你母亲的凶手。”

“哎呀呀，他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

“是啊！你把这个王八蛋告上法庭，至少可以得到给自己母亲做法事用的一些钱。”

洛桑嘉措走到柔旦跟前，掏出五元钱递给他。

“啊，你在干什么呀？喂，这个狗屎打死了你母亲啊！”

洛桑嘉措看都没看一下那个人的脸转身就走了。那人还在后面喊道：“喂，听说过吗？有恩不报好人会减少，作恶不惩恶人就增多。”

“是啊！有恩就要报恩。”洛桑嘉措又钻进另一家商店，用身上所有的钱给扎西拉姆买了香皂、擦脸油、食品等一大堆东西出来时，刚才那个人还在那儿。他拦住洛桑嘉措“喂，你有钱就给那个人吧！他是洛桑

次成的儿子，也是你的侄子。”说着给他指了一个笨头笨脑、见谁都笑、身上穿着跟“青年”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棉袄，正在一堆垃圾里找东西的男孩。

洛桑措嘉愣了一会儿，然后朝他走了过去。那个孩子看着洛桑措嘉的脸只是傻笑。洛桑措嘉不停地祈祷着，他抓住孩子的手就往自己家的方向奔去。

洛桑次成急忙跑上前迎接柔旦，他接过马的缰绳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你……你说什么呀……你……你建立……建立了革命家庭……我……哪有……不来祝贺的道理。”遗憾的是柔旦已经喝醉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能够亲自来洛桑次成家祝贺新婚，对洛桑次成来说是一种荣耀，村里人至少在表面上会更加尊重自己，柔旦的到来让洛桑次成感到比来了一百个客人还要高兴，感到比来了一百个客人更有价值。

柔旦从怀里取出水壶喝了一口酒，然后在怀里摸索了半天，终于掏出一张折叠得严重磨损的毛泽东相片，他将这张相片送给洛桑次成后便呼呼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和其他喝酒的人有所不同，至少是洛桑次成至今没有遇到过或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柔旦一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一头渴得要命的牛看见水似的一口气把水壶里的酒喝了个尽光，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外撒了一泡尿，早餐都不吃就走了。

拉姆卓玛对袞嘎白姆彻底失望了，她更加坚定地

认为袞嘎白姆就是一个魔女，心想：这一切都是洛桑次成胡作非为遭到的报应。见人就哭着说：“我儿子命苦啊！”才过一年，她就卧病不起，一个月之后，她去世了。临终前，她对洛桑次成说：“不管别人怎么讲，在我心里你是阿妈的好儿子，你也知道我是这两天的主人，我最后只有一个愿望，你会听我的话吗？”

洛桑次成不假思索地说：“您说吧阿妈，儿子我怎么会不听您的话呢？”出乎洛桑次成意外的是，阿妈说：“那么，你一定要和这个魔女分手。”刚说完就感到一阵剧痛，没等洛桑次成回答便断了气。

洛桑次成根本没有与袞嘎白姆分手的想法，加之现在她已经怀孕，你想分手也没有办法分手，因此，这件事在拉姆卓玛去世几年才得以实现。当时，泽雄县被说成是高原上的大寨县，到处大兴土木轰轰烈烈搞建设，其中一个建设项目叫“羊种改良”，就是从新疆引进细毛种公羊，与泽雄本地的欧拉羊进行交配，需要开辟山崖修建配种站和羊圈。

袞嘎白姆力大无穷，只要人们称赞几句，她就会不顾死活更加拼命地干，因此，她每次都在最需要体力的劳动场地，和男人们一起开挖山崖。中午，大家吃完午饭后备在休息，而袞嘎白姆一个人还在工地上不停地劳动，她的脸比平时还要显得紫红。突然“轰隆”一声，工地上扬起一股浓烈的尘土。经过两天两夜不

间断地清理，人们终于找到了被埋在坍塌的石头下面
衮嘎白姆血肉模糊的尸体。

县委和公社的领导及很多干部来到前进大队，在
帐篷小学的门上方挂了一条长约四丈的黑布横幅，上
面写着“沉痛悼念衮嘎白姆同志”几个白色的汉字。
下面正中间摆放着一张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衮嘎白姆双
手紧握长枪的巨副照片。牧民们被要求按照当地的习
俗翻戴帽子，腰带的结打在前面，还让每人胸前戴一
朵白色小花，左手臂上套一个黑色袖章。就这样，衮
嘎白姆的追悼会在哀乐声中开始了。

悼词中说，衮嘎白姆是一个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过
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长大的贫下中牧的女儿，解放后，
她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与阶级敌人进行无情斗
争的同时，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取得显
著成绩。她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和
民兵等伟大而光荣的组织，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最终
把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建设事业。她是草原
上广大贫下中牧的模范，她的死重于泰山，我们永远
不能忘记她，要向她学习……没过多久，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了学习衮嘎白姆的活动。

追悼会结束后，衮嘎白姆血肉模糊的尸体没有送
往天葬台，而是被装进一个大棺材里埋在了地下。

洛桑次成和衮嘎白姆生的孩子到了五六岁还不会
说话，见人只会傻笑，他头天体肥，长得跟母亲衮嘎

白姆一模一样。在生活无比艰苦的环境下还会有如此
肥胖的身体，谁都知道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因此，
洛桑次成陷入痛苦之中，他召集大小会议和开批斗会
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自从洛桑次成娶了衮嘎白姆之后，不再去偷听洛
桑嘉措“两口子”了，因此，洛桑嘉措偷偷念经的机
会比以前更多了。当初，把扎西拉姆派到他身边劳动
时，有一次他趁扎西拉姆往燕麦地背家肥之际，发出
声音念起经来。那天和平常一样又在狂风呼啸，他根
本没有听到扎西拉姆回来的声音。他一转身发现扎西
拉姆早就站在身边听自己念经。

洛桑嘉措吓得脸色发白，扎西拉姆慌忙地说：“你
不要紧张，我跟谁都不会说。”看到洛桑嘉措将信将疑，
扎西拉姆又说：“你不要害怕，恩……说老实话，有时
候我也念《度母颂》。”听到这话，洛桑嘉措才相信了
扎西拉姆，他长舒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洛桑嘉措不再防备扎西拉姆，而且还
时不时地给她讲一些念经修行做善事的功德和不按宗
教道德胡作非为会导致的恶果。扎西拉姆刚开始似信
非信，从自己当时的处境想，她对一个被扣着帽子每
天背粪的姑娘也可以通过不断修炼能够证得佛果这样
的话感到可笑。而且，她还说“从前，有位大师给一
个老太婆讲了很多经，之后，老太婆对大师说‘讲起

行善的功德，不要说您这位大师，好像连我这个老太婆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说到做恶的罪过，不要说我这个老太婆，就连您这样的大师也有可能无法从轮回中得到解脱。’你讲的也跟这个故事差不多。”说着嘲笑他，洛桑嘉措不得不引经据典并举例进行讲解。

“说得也是”洛桑嘉措说：“佛经上讲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并对这句话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觉得自己讲得不够清楚，他又说“本师释迦牟尼曾经对人身难得打过这样的比方：假如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变成一个大海，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一木筏随波飘荡，一刹那也不停息，海底有一盲龟，一百年升到海面一次，它们二者相遇是很难的，盲龟的头要伸进木筏的孔中，更是难上加难，而众生在轮回苦海中要获得人身就比这个更难。”他试图让扎西拉姆转变观念。

每年两只作为牧民冬季肉食의绵羊，其皮子积累了四年之后终于给洛桑嘉措缝制了一件标准的牧区皮袄。每天夜里，扎西拉姆一边往灶火里添牛粪、羊粪等燃料，一边汗流夹背地鞣皮子，辛辛苦苦缝制的皮袄虽然做工和款式都不能与专业的鞣皮匠和裁缝师的技艺相媲美，但是，这件皮袄既厚实又温暖，未来两三年内洛桑嘉措根本不需要在风霜雪雨中受冻受苦。洛桑嘉措把皮袄穿在身上时，他的形象仍然和小丑没有两样，扎西拉姆看后苦笑着摇头说：“你天生就是

一个披袈裟的僧侣，而不是一个穿动物皮子的俗人。”

洛桑嘉措也知道自己的样子很可笑，但他一点都不在乎。他高兴地说：“样子好看还能怎样？我又不是去当女婿，关键是穿在身上要暖和，现在哪有比这件皮袄更暖和的衣服。恩人啊！要不是你，我后半辈子就很难穿上这么好的皮袄。从现在起，咱们再积累羊皮给你也缝制一件皮袄。”没想到那年冬天他刚穿上新皮袄，就被带到别的村去批斗，回到家时皮袄的两个袖子连影子都不见，领子被撕了一半吊在背后，内下摆、外下摆和后襟也被撕得不成样子，整个人都简直像一个落入狼群里的“青年”。扎西拉姆见状哭得死去活来，村里其他人也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甚至连洛桑次成这样的人都感到怜悯和愤怒，他说：“批斗人可以，可为什么还要撕扯衣服呢？那些狗屎一样的人，就是为了旧社会里咱们村和他们村之间的那段恩怨才这么做的，真是欺人太甚，我现在就去让他们赔皮袄，岂有此理……”说完就走了。这时，担任那个村工作组组长的小军官提醒洛桑次成说：“你这不是在庇护阶级敌人吗？”洛桑次成没话可说，无奈地转身回来，从前进大队的集体仓库拿出两张羊皮让洛桑嘉措，叫他缝补皮袄的两个袖子。

洛桑次成的怒气一夜都没有消，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昨天批斗洛桑嘉措的那个村里开口就说：“我们的群

众要求批斗你们大队的一个四类分子，请现在就交给我。”

“为什么不呢？这当然可以，嗯……你把鲁姆措奶奶带走吧。”

这个叫鲁姆措的老妇人，一个巴掌就足以送她去见阎王爷。她身上穿的羔皮长袍又旧又脏，看那样子连生活困难时期饥寒交迫的“青年”们见了也会感到恶心。洛桑次成说：“这样一个老太婆，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我们大队？再找一个来。”

“其他四类分子都已经派去搞副业了，一两个月内回不来的。”

洛桑次成气得发抖，可是，如果把鲁姆措带走，那肯定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再说，她身上也没有什么值得撕扯的东西，他不得不空手返回。在路上，洛桑次成怎么想都认为他们批斗洛桑嘉措与两村之间的遗留问题有关，以前扎那村曾经杀了对方一个人，因为还没来得及处理命案，泽雄草原就被解放，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想，这次他们纯粹是为了两村之间的恩怨而不是报阶级仇恨，如果不能以牙还牙，自己就不算是个汉子。可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时间一长也就慢慢忘了这件事。很多年过去了，原来在批斗当中撕去洛桑嘉措皮袄袖子的那个村要求仲仓仁波切主持公道，调解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那个杀人案，仲仓仁波切当下召集寺院的几名僧人和两村相关

人员，调解了三天之后终于达成如下协议：扎那村要给对方付一百元赔命钱，给泽雄寺捐献《菩提道次第广论》一部用以悔罪。为了表示感谢，两村各向仲仓仁波切献一百元钱，给参加调解的每位僧人各十元钱，三方人员三天的吃住等费用共花去二百六十元钱，由两村各自分担一百三十元。这样，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洛桑嘉措损失的那件皮袄被大家忘在脑后，没有一个人提起。

王爱国被打倒以后，说这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开得更更多，口号喊得更凶，游行队伍更加壮大了。但是，失去植被的黑土滩上没日没夜地刮着狂风，牧民群众的劳动量没有减轻，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与此相比，几年后据说是用飞机空运过来的那些夏不抗暑、冬不耐寒的细毛种公羊，它们的生活好像真正达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水平。夏秋季节，要把它们赶到以前连农场的“青年”们都没有到过的水草最好的牧场；冬春季节，又要用青干燕麦来饲养它们，而且还把粮食当成饲料进行喂养。除此之外，还要给每只种公羊夏秋喂两头牦牛的奶子，冬春喂四头牦牛的奶子。并且，夜晚要在棚圈里架炉子生火保持正常的温度。还有比这更有趣的、与世界上任何动物不一样的，这些种公羊不需要跟在母羊后面观察是不是到了发情期，因为这一任务落在了那些

被用布块挡住生殖器官而无法交配的本地的欧拉种公羊身上，牧人们上午要留意并记住欧拉种公羊跳到哪些母羊身上，下午还要把那些母羊送到细毛种公羊身边。只可惜，它们刚骑到母羊身上，那个叫“技术员”的人就会掏出一个假阴具把精子取走，在显微镜下进行化验之后，用管子把精子输入母羊的子宫里。

细毛种公羊不但生活水平高，而且政治地位也很高。如果有谁敢诋毁它，马上就会在大会上进行批评；要是诋毁它的人“成份不好”或者有“历史问题”的人，那就更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有一个叫旦真的牧人，两个门牙特别大，所以人们管他叫马牙旦真。这个人嘴里什么话都说，他家曾经出过一位仁波切，所以被打入“成份不好”的家庭行列。一次，一只细毛种公羊和本地的欧拉种公羊相遇后开始争斗，没过多久细毛羊不敌欧拉羊逃走了，他看到这个情景之后过于激动，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并失口说了一句“哈哈，既然这么无能，你大老远地跑到这儿干什么？”不知是谁听到这句话后给上面打了小报告，马牙旦真扣了一项反革命的帽子。如果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细毛种公羊出现意外，追究起责任来，那罪行就跟杀了一个人差不多，所以，养这些细毛种公羊困难和风险特别大。

细毛种公羊和本地的欧拉母羊所产杂种羊体质弱，不耐寒，成活率极低，而且这种羊个头小，肉不好吃，皮子质量差，毛也容易断损。但是羊毛产量极

高，价格又是欧拉羊羊毛的两倍，因此，还有谁敢说这种羊不好呢？不解的是，等把所有的欧拉羊都“改良”为细毛羊之后，终于发现这种羊不适宜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原生存，于是，又不得不把已经“改良”的细毛羊都“归莠”为欧拉羊。只可惜，从此以后本地一只羯羊的重量达到过七八十公斤成了神话和历史。据专家说，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是羊种改良所致，而与牧草退化有直接关系。

“草原妇女的楷模”衮嘎白姆惨死在崩塌的崖壁下，洛桑次成沦为鳏夫，傻儿子变成孤儿等变故，使扎西拉姆不得不相信洛桑嘉措平常讲的“因果不虚、世事无常”的道理。她问洛桑嘉措假如能够接受细致的佛法讲解，自己有没有希望成为一名修行者。

洛桑嘉措高兴地说：“怎么会有希望呢？当然有希望。俗话说‘佛法本无主，就看谁刻苦。’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但是，想真正了解佛法，首先得学习文字。”

“那你先给我教会识字怎么样？”

“可以，不过要保密，让洛桑次成知道了这事那就完了。”

“我觉得这事不需要保密，没有听说过四类分子就不准学习文化知识，毛主席语录中不是说，要自己起来扫除文盲吗？”扎西拉姆微笑着说：“我们当面给

洛桑次成说‘如果不识字就没法学习和领会毛主席著作的内容，所以我要学习文化。’我想他也不敢说不行。”

“你这个人真聪明。”洛桑嘉措露出少见的笑容说“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你就按自己刚才说的话跟他讲吧！”然后又说“你的脑子聪明，不论是佛经还是文字，都肯定能学好。学习佛法，概括地讲，就是要发慈悲心，把一切众生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要感念自己的安乐来自佛法僧三宝的恩惠，要看到轮回的痛苦并从中解脱而一心学佛、修行、广行善事，要有为了佛法敢于经历千辛万苦，遇到生命危险都无怨无悔的精神。”

“佛祖释迦牟尼为了求请正法下至一颂，在自己肉体上燃千盏灯、跳入火坑、扎千根钉，甚至舍弃自身手足、血肉皮骨、头目髓脑，经受过世人少有的艰难困苦考验去求法，真可谓‘越过刀山火海，至死求请正法’。与此相比，咱们现在承受的这点痛苦算得了什么？学佛、修行又有什么困难呢？”

洛桑次成认为一个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没有必要学习文化知识。但是人家说过这是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又不敢擅自作出决定，于是就向柔旦进行了汇报。柔旦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情，不得不请示泽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朱新民四类分子可不可以学习文化知识。

朱新民说：“可以呀，有人学习文化这是一件好事嘛。”他的语气很坚定，想了一会儿又说“但是，一要在不耽误劳动的情况下学习，二必须学习现在使用的学校教材。”

小学一年级第一册藏文课本，孩子们叫它“嘎喀”^④。“嘎喀”课本的第一单元是三十个声母和四个韵母的读法；第二单元是前置字、后置字和又后置字的拼读法；第三单元是名词的拼读练习，比如：太阳、月亮、山、水、工人、农民、军人、汽车、火车、电灯等；第五单元是句子拼读练习，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洛桑嘉措从自己以前的师兄、现在的民办教师洛追处要了一本“嘎喀”课本。但是，对扎西拉姆的识字教学才刚刚开始，他就被派去搞副业。这个副业有好几种，像给县和公社的机关单位卖牛羊粪等燃料和生火用的苏鲁^⑤、怪柳等草本植物，捡拾动物骨头卖给收购站、赶着驮牛在县城与公社之间运送粮食和物资等等。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砍伐黄河岸边的松树和柏树，运送到七十里以外的县城。民兵都配了枪之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创收门路，那就是去猎杀熊、雪豹、狼、豺狼等肉食动物，把皮子卖给国家；

猎杀鹿、麝、黄羊、石羊等草食动物，把鹿茸、麝香及肉和皮张卖给国家。

这次洛桑嘉措他们的“副业”是从黄河边砍伐松木运到自己大队，给那些日渐瘦弱的牲畜修建暖棚，给大队修建会议室——说白了就是修建用来侮辱和虐待那些戴帽子的四类分子的场所。

自从县城和各公社开始修建房屋以来，在黄河边上砍伐树木的活动持续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成千上万的“青年”连续三年的砍伐，现在只有在悬崖峭壁和深山峡谷中可以见到一些松树和柏树，河边的山都像刚刚削发的僧人的头颅一样光秃秃的。因此，前进大队派去搞副业的人们返回村时，一个个衣衫褴褛，嘴唇干裂，脸庞冻伤，跟以前那些“青年”没有什么两样。看到他们只运回几根细如箭、弯如弓的木材，洛桑次成气得立刻召集所有的四类分子和去搞副业的人，开了一次批斗大会。

对四类分子而言，不要说洛桑次成这样的人物，就连一个普通的小孩指着东方说这是西，他们也不敢说不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讲道理进行争辩，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但是，在今天的批斗会上，有一个成分和历史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年轻小伙子，很不高兴地把脸转过来扭过去的，鼻孔里哼着粗气说：“整个黄河谷地没有一棵树，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以前，洛桑次成跟着王爱国到黄河岸边打过几次

猎，那时候的黄河两岸还可以说有“森林”。就说去年吧，他带领民兵去打猎的时候，也亲眼看到有不少树木矗立在河两岸的山坡上。因此，他蛮有把握地说：“哼，在黄河谷地找不到修几间房屋的木材谁会相信呢？”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啊。”

“你……”

正在这时，一个女子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对着洛桑次成的耳根说了几句话，洛桑次成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那个女子，忽然站起来和女子一起向帐圈中央跑去。

挤奶小组的牛圈里早已聚集了七八个人，他们一个个脸色如土，目瞪口呆，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这个小组用牛粪建造的相框里摆放着毛泽东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彩色画片。原来，让人们惶恐不安的是林彪的脸上不知是谁用黑色碳笔画了一个“×”。

洛桑次成再一次张着嘴巴呆呆地发了一会儿愣，然后通知民兵不准让一个人离开本村，自己则亲自到公社汇报情况。

以军官和士兵占多数的县、公社领导干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来到了前进大队。毋庸置疑，首先想到的怀疑对象自然是那些四类分子。除了扎西拉姆以外，其他到外面搞副业的四类分子刚回到家，甚至有些连

家门都没进便召开了批斗大会，而且这个案子是在批斗大会刚开始时才发现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作案时间。扎西拉姆成了唯一怀疑的对象，可是挤奶小组的组员们一致表示，今天“早请示”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尊容安然完好，“请示”完后扎西拉姆赶着牛群上山了，直到民兵去叫她才回来，对此很多人愿意作证。这一下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工作组感到纳闷，难道说人民群众当中也藏着披着羊皮的狼？

通过采取“雄鹰展翅”、“烤肉”和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突击审问等手段对多个牧民进行审问之后，有些人实在无法忍受虐待而掉下眼泪，有些人小便都失禁了。尽管这样，案子还是没有一点线索。省军区和州上也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经常打电话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因此，赵部长亲自来到前进大队，采用行凶逼供的办法对全大队的牧民不分敌我——进行审问，导致一人自杀，一人发疯。但是一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那张可爱的脸蛋，工作组不甘就此罢休，然而，再怎么审问，事情还是没有结果。

赵部长经过反复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案子肯定与某个狡猾的四类分子有关系，作案的坏人借自己出去搞副业之机，唆使家人或朋友去干坏事，从而使自己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但是，他指使的那个人一时把这件事给忘了，那天听说去搞副业的人们要

回来，他才想起托付给自己的事情，当时就去作了这个案子。按照他的分析，那些去搞副业的四类分子又成了主要怀疑对象，这一轮审问的唯一成果是，两名戴帽子的牧民各自在脖子上吊了四五十公斤重的大石头跳进了泽曲河。一时间，前进大队成为泽雄草原上男女老少闻其名而恐惧、见其壮而发抖的这样一个地方。

在当时，各大队之间可以像奴隶主交换奴隶一样把各自大队戴帽子的人与其他大队进行交换，有些出手大方的先进大队把整个一家人全部无偿地赠送给对方。前进大队不久前刚刚自杀的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戴帽子的叫达巴，家庭成份和历史都没有任何问题，他这个人就是喜欢做点小买卖。因此，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扣了个“投机倒把”的帽子，一年前，他被另外一个大队无偿赠送给了前进大队。其他两个人，都是父亲和丈夫都早已被抓进监狱，在那个“恐怖的日子”到来之前，家中拥有万只羊、千头牛、百匹马，现在除了头顶一把长发、脚上十片指甲以外什么也不剩的妇女，根据形势，她俩认为怎么也不可能摆脱苦难的命运，于是，向仲仓仁波切祈祷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前进大队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一天，那个让人昏昏欲睡的职业诉苦员——拉拉老太婆来

了。她这次来不是为了诉说万恶的旧社会里人们受苦难的情景，而是要痛批在幸福的新社会里有些忘恩负义的人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脸上无耻地画了“×”的事情。据她讲，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无产阶级，这件事情将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严重的问题，因为，这足以表明有些人正在忘记阶级痛苦。可是她本人认为，这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干的，而是资产阶级——以戴帽子的人为主的那些四类分子所为。

“如果……”她愤怒到了极点，紧咬着嘴唇，摇了摇头，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说：“如果我知道那个无耻的狗是谁……我……我就会用手撕开他的胸腔、用脚踢破他的肚皮，将他的五脏六腑统统挖出来，即便这样……我……我也不能解恨。啊！那条狗会是谁呀！”这样一番大声叫骂，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在一旁不敢出声，孩子们吓得哭了起来。

最后，她抓住赵部长的手说：“求求您了，赵部长！您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案子，一旦破了案子就一定要通知我一声。”

赵部长使劲点着头说：“没问题，没问题，案子快要告破了，你放心吧。”听到这话，拉拉拿起那把粗壮的鞭子和三代人穿过的破皮袄走了。

就在赵部长山穷水尽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准备以“达巴畏罪自杀”为由把案子推到死者身上时，发生

了一件震惊国内外的事件，原来，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那个叫林彪的人，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这个无耻的狼，背叛了伟大领袖为首的党和国家，他篡党夺权的阴谋被英明领袖毛主席发觉后，一家人仓皇出逃，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飞机失事而坠地死亡。

赵部长为首的驻前进大队案子调查组匆匆返回了县城。几天以后，他们带着林彪集团背叛伟大领袖为首的党和国家，企图夺取权力的重要罪证——“571工程纪要”回到前进大队，进行大力宣传和声势浩大的批判活动，把林彪的画片都收集起来，在其脸上打了“×”之后扔进火中，而前面发生的事情则只字不提。

人们把牲畜放出圈，去参加批判大会不久，职业诉苦员拉拉又来到了前进大队。那头瘦骨嶙峋没有犄角的老牦牛是上面安排给她的坐骑，只要她一骑上去，那头老牦牛就会吐出舌头喘着粗气，看上去好象连一公里路都走不了的样子。但是，这头牛喘一口气走一步路，足迹踏遍了泽雄草原的每一个大队小队，而且还在继续坚持自己的使命。拉拉不论走到哪里，她首先总是把那件如同“青年”裹尸布般的破旧皮袄从牛背上扔下来，皮袄一着地就会扬起一股尘土，然后她自己从牛背上滑下来，提起皮袄连同那把鞭子夹在腋下走到批斗大会的会场中央，把皮袄扔到地上，让尘

土再一次扬起。

“啊啾啾——”拉拉把声调拉长大叫一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然后大喊道：“林——彪——老——狗——”

大概有一分钟时间，一切都变得静悄悄的。拉拉这才出声“如果……如果……我能活捉林彪那个无耻的老狗……我……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用手撕开他的胸膛、用脚踢破他的肚皮，将他的五脏六腑统统挖出来，即便这样……我……我也不能解恨。”她咬着嘴唇，眼里满含泪水，不停地摇着头。据她讲，林彪这个狗东西企图杀害我们最敬爱的大救星毛主席，其目的就是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如果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像仲仓仁波切这样残酷无情、贪得无厌的少数剥削者就一定会掐住像她这样的很多无产阶级的脖子。因此，要严厉地批斗以老狗林彪为首的四类分子，让他们浑身发臭，永远都站不起来。

拉拉的诉苦使许多人受到教育和启发，也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林彪老狗！”大家跟着举起拳头喊“打倒林彪老狗！”又有人喊“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其他人也卖力地喊着“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一会儿，到处传来了“打倒反革命林彪！”、“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这时，洛桑次成喊了一声“把坏人押上来，狠狠

地批斗。”像猎犬一样等候在会场周围的那些手拿长短木枪的孩子们，将低头站在距离会场一百米以外的洛桑嘉措、扎西拉姆等戴帽子的人拳打脚踢地押了上来。实际上，这是小孩、青年和老人之间的一场赛跑，而不少老人刚到会场就已经倒在地上。

巴掌、拳头、唾液和咒骂，一转眼就让戴帽子的人们全身发臭，站都站不起来，也使大家对林彪的仇恨和愤怒稍稍得到缓解。这时候，突然又吹起狂风，弥漫在天地之间的沙尘让人眼睛都无法睁开，那天的批斗会不得不提前结束。肆虐的狂风中，那些戴帽子的人躺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专业诉苦员拉拉也卷起那件三代人穿过的破皮袄，拿着粗壮的鞭子骑牛上路了，她跨下瘦弱的老牦牛立刻吐出舌头，开始喘起了粗气。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十多年以后，职业诉苦员拉拉也像这头瘦弱的老牦牛一样，喘着粗气给仲仓仁波切磕头，并绕着寺院转经。洛桑嘉措看见她后恶心得差点吐了出来。

伴随那肆虐的狂风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之间，扎西拉姆已经学完了小学一年级的上下两册藏语文课本，现在她不但能够阅读《毛主席语录》，而且还在继续坚持学习。洛桑嘉措心想，现在应该把语文和佛法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他一有空闲就以人身难得这一话题作为切入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学习佛法时

应该怎样去听讲，以及初学佛法的步骤：首先，要思虑修学佛法的最好条件——八闲暇、十圆满，思虑人身难得的比喻，思虑六道众生的比较数字；其次，我们虽然得到了难得的人身，但是人生是短暂无常的，因此，要思虑外部器世间（译者注：即物质世界）去怀想人生的无常，思虑内部有情世间（译者注：即生命）去怀想人生的无常，思虑大士去怀想人生的无常，思虑创世主宰梵天、遍入天等大神去怀想人生的无常，思虑死因不定去怀想人生的无常……他还拿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和物，比如冬天的雪、夏季的花、有权有势的林彪和王爱国，成千上万个可爱的“青年”等进行现身说法；在讲第三步世间轮回的过患时，分别讲述了天、非天、人、畜生、饿鬼、地狱六种有情众生各自的痛苦，并嘱咐她要经常思虑并怀厌世之心；第四，讲解了断除十恶的果报以及用身、口、意修十善的功德；第五，讲解了解脱之因和菩提果位的证得，以及证得果位的益处；第六，讲解了怎样观察和选择上师的道理，说到准确拜师可以速证菩提果位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如今想拜师求法也无处寻找上师，但是我大恩大德的先师曾经预言说佛光不久将会重新普照大地，其他不少高僧也有类似的授记，说明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能遇到很多上师，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细心观察，准确无误地选择自己的上师。”

扎西拉姆突然双手合在胸前“我要拜您为师”说

完不停地磕头。

“这个人说什么？这个人在干什么？这……”洛桑嘉措慌里慌张地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别人的上师呢？你开什么玩笑。”

“其实您早就是我的上师，佛经中不是也说讲解过正法一颂以上者都是上师吗？”

“说是这样说，但是在咱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师徒关系，我很清楚，不论从品德还是从学识讲，自己没有资格做别人的上师。再说，目前这种环境和形势下，保持师徒关系特别困难。就像我曾经对你讲过的那样，比如说你和上师在一起时，如果上师站起来了，你不能还坐在那儿，上师要去哪儿你也得跟在后面，而不能走在前面背朝上师，不能紧跟后面践踏上师的影子和脚印，不能走在右边乱了主次关系，只能在上师的左后方保持一定的距离，谦恭地跟随而行。上师平常在家时要问候，并且还要根据日常生活习惯和修行习惯，了解和掌握上师的思想和意图，及时提供不同时间内需要提供的服务。上师的坐骑不得乘骑，上师的座位、床不得坐用，不能用力开、关门，在上师面前整肃威仪，不可轻慢，也不可嬉闹喧哗，要做到心态虔诚、举止温雅。有道是：“鞋子坐垫乘骑等，不能跨越离福德；娇媚姿态等诸行，上师之前当断除。”

“为上师，同样也有严格的规矩，在目前这样的

环境中谁都无法做到，不能严格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就会增罪减福。再说修行吧，学佛修行并不是非要按照经书上的要求和程序去做，但必须要心善，要有慈悲心。有道是：“心好地道好，心恶地道恶，一切关乎心，修心最重要。”从前有个船夫载六名僧侣和一个信差渡河，当行到河中央，船夫说渡船超载，需要一个人下船，否则船会沉没，你们当中谁会游泳就下水吧！要不我下水游过去，你们中间有人得掌舵。当时，船上没有一个人会游泳，也没有人会使舵。信差想：让大家都淹死，不如我一个人死了好。于是，他跳进了河中。这时，奇迹发生了，河面上出现彩虹，空中下起花雨，信差没有被水淹死，他安全地到达了对岸。这位信差不是修行人，但因为心地善良，有慈悲心，所以产生无量功德。

“又如，从前有个乞丐躺在王宫门口，心想，假如国王断头而死，我能当上国王就好了。不久，他便睡着了。早晨，当他还没有醒来时，国王驾车而来，车轮正好轧断了乞丐的脖子，乞丐断头而亡。”

“善师和善友是你走向解脱之道的引路人，任何佛教经典都没有讲过一个人可以不依靠上师就能证得佛果，然而，在如今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办法按照有关仪规依止上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给别人当上师的料，请你千万不要这么做。”洛桑嘉措接着又说：“哎——要说上师，我那过世的舅舅才是真正的

上师。”他双手合在胸前回忆起了扎那格西·洛桑白旦。舅舅兼师父扎那格西天没亮就叫醒了洛桑次成和洛桑嘉措，两人打着哈欠起床，穿上僧衣，外披半月形大氅，来到大经堂外边脱去靴子，赤脚踏着寒冷刺骨的石板走进大经堂，借着酥油灯微弱的光坐到各自的座位上时，双脚冻得像石头一样冰冷发硬，全身都在不停地颤抖。领经师发出粗壮的声音领诵经文，其他几百名僧大跟着反复念诵日月岁岁年年固定不变的《独雄大畏德金刚颂》。诵经期间的那三道茶，好像不是为了消除饥渴而是为了驱寒暖身，一喝进肚子里马上就想瞌睡，可是，一看见走动在每一排座位中间的几个装扮得像披甲戴盔的古代武士一样威武、手里拿着镶有铁皮的棍棒，负责纠察僧众坐姿、表情和穿戴的掌堂师，睡意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早课结束时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中，他俩回到僧舍时扎那格西把头埋进一部厚厚的经典中神情专注地在研读，他连两个小徒弟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两个人小心翼翼地吃了点早餐之后坐在院子东面闲置的那排房子的阴凉处，开始依次背诵《皈依发心仪》、《忏悔经》、《众兜率天祈愿文》、《上师供养法》、《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白伞盖佛母经》、《度母颂》、《普贤行发愿王经》、《佛说弥勒菩萨发愿王经》、《初、中、后善祈愿文》、《往生极乐世界发愿经》、《密集金刚发

愿经》、《胜乐金刚发愿经》、《大威德金刚发愿经》、《往生香巴拉发愿文》、《三时颂》、《菩提道次摄颂》、《吉祥三地颂》等常用经文。洛桑嘉措每天能背八九张经文，而洛桑次成从早到晚只能背会三四行，半年多的时间里，师父在每天夸洛桑嘉措的同时，用一块小木板抽打洛桑次成的手掌，有时候他的手肿得连经书都拿不住。

有一次，师父让洛桑次成背诵经文，洛桑次成除了“嗯……嗯……上师……上师……嗯……嗯……”没有背出一句经文，扎那格西拿起小木板说“把手伸出来。”

洛桑次成闭上眼睛，咬住下唇，把颤抖的手伸了过来。他的手掌肿得发青，有些部位发了炎，还流出浓水。扎那格西见状不禁失声叫道：“啊！造孽，造孽。”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周围渐渐发湿，他把洛桑次成拉到身边用手摸着头“从现在起，舅舅再也不打你了，关键是你自己要努力用功，哎——”说完摇了摇头，洛桑次成泪流满面哭个不停，洛桑嘉措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别哭了，别哭了……”扎那格西帮洛桑次成擦了眼泪说：“师父体罚徒弟只不过是习俗，我看其实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觉得人与人的智商没有高低，关键是跟自己能不能专心和勤奋用功有关系。因此，从今天起我绝不再打你。但是，佛法本无主，就看谁

刻苦，我希望你能像洛桑嘉措一样专心致志、刻苦努力地学习。”

“啦嗦！啦嗦……”洛桑次成嘴里不停地答应着，可是，实际上比以前变得更加懒散。扎那格西彻底失望了，他让洛桑次成去干一些打水、做饭之类的杂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洛桑嘉措身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时往往会说“他学习经文吃了不少苦头。”给洛桑嘉措分得多一些。洛桑嘉措已经学完了《现观庄严论》、《入菩萨行》以及教派源流、声明学、因明学等经典和文法课，也开始收徒教学了。此时的洛桑次成每天早晨站在阴凉的墙根下，拿着一本四个角都已磨损得几乎变成椭圆形的、厚厚的污垢使字迹变得模糊、不熟悉经文内容的人根本无法阅读的短条经书，大声念道：“……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无意识界……”然后又“……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原来他在反复地朗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一段经文内容。有一天，一个转经的老人边休息边听，最后自言自语地说道：“干脆说‘无头经’不是更概括更方便吗？”

接近中午时分又要去大经堂诵经。这时候一般都是谁家死了人要给亡灵祈祷超度，或者是谁家有个重病人需要做法事。施主不但会给每位僧人上斋饭，而

且还会献上被称作“应得”的各种钱财物品等，其中，给仲仓仁波切献三个“应得”，其余仁波切两个“应得”。这些平时由信众捐献的钱财就是寺院僧人和仁波切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但是，扎那格西·洛桑白旦始终坚持“对于未证得智慧的僧人和上师、仁波切而言，没有比接受死者的‘应得’更严重的罪孽”这样一种观点，不但自己拒绝接受钱财，也从不让两个小外甥去吃斋饭。因此，其他僧人都在尽情地享用有些富裕家庭提供的由大米、酥油、肉类、白糖等做成的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斋饭时，洛桑嘉措和洛桑次成两个人经常看着别人，嘴馋得直往肚子里咽口水。过年的时候，以弟子们为首的僧人和仁波切都带着“欣”（译者注：一种用酥油、奶酪、蕨麻、糖类、干果等做成的藏式点心）和油炸馍、糖果给扎那格西拜年时，他也只留少量的给两个小外甥吃，其余食物都给了那些贫困的僧人。他还经常对两个小外甥讲，人世间最没有意义的、最无常的是物质财富，得到这个珍贵的人身之后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常思生死无常、相信因果报应，正规地学佛修行。

在聆听教诲的时候，洛桑次成嘴里喊“啦嗦！”的次数远比洛桑嘉措要多，而且他身体微微前倾，低着头，双手合十，显得十分虔诚和专注。事实上，他唯一的优点也就是不贪财。正因为这样，在很多年以后仲仓仁波切也说：“他这个人一无家室，二不贪财，

寺院和囊钦（译者注：仁波切的府邸）的管家，到哪儿去找比他更好的人选呢。”

一个正在对管家这个位置垂涎的老僧说：“可是，洛桑次成他以前……”仲仓仁波切打断他的话：“没有必要再提以前，那都是过去的事，是时局的变化造成的。”

中午刚过午课就结束了，洛桑次成跑回僧舍自觉地烧茶，吃饱午饭之后，其他僧人碗里美味可口的米饭终于在他眼前消失了。下午没有学习藏文文法、诗歌和背诵经文的任务，洛桑次成可以跟其他人一起玩耍，可是一看到洛桑嘉措又是教授课又是看书自学，他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嫉妒心。扎那格西察觉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后，借讲课的机会背诵了一段文字：“贪、嗔、慢、无明、恶见、疑，称为六根本烦恼；忿、恨、恼、覆、诳、诤、谄、害、嫉妒、悭、无惭、无愧、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举、失念、不正知、散乱称二十随烦恼……”然后把六根本烦恼和二十随烦恼——简单地解释了一番，其中又把二十随烦恼中的“妒”挑出来进行了重点讲解。他说“妒是贪、嗔、痴、慢、悭等诸烦恼之一，什么叫妒呢？就是看到别人在物质财富、相貌、文化知识、道德品行等任何一个方面比自己强或优秀时感到不平衡或难以容忍的一种心理，它的弊端是阻碍人的事业。

“嫉妒是一种卑鄙的心理，它不但不能阻碍别人的发展进步，反而使自己承受更大的心理负担，妨碍和影响自己的劳动或学习。比如，洛桑次成长得英俊潇洒，身强力壮，做饭、供佛、打扫卫生都比洛桑嘉措强得多，如果洛桑嘉措嫉妒洛桑次成的这些优点，对洛桑次成不会造成任何危害，而洛桑嘉措自己心里很痛苦，会对他自己的学业产生不良影响。同样的道理，洛桑嘉措脑子聪明，勤奋好学，修习佛法取得一定的成绩，如果洛桑次成嫉妒他的这些优点，对洛桑嘉措也不会造成任何危害，与此相反，洛桑次成自己则会感到心里很痛苦，这就会影响他的劳动和学习。”

“尤其是你们二位不仅是表兄弟，而且托三宝的福成了同一个老师的学生。因此，你俩应该团结互助，比如洛桑嘉措在学习上可以帮助洛桑次成，而洛桑次成在生活上应该照顾洛桑嘉措，千万不可互相嫉妒对方的优势，不然就会影响双方的事业，也会遭到别人的耻笑。”

“更重要的是，嫉妒会使自己离证悟和解脱之道越来越远，与地狱等恶趣却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们要把这个叫嫉妒的魔鬼当作擦屁股的石子一样扔得远远的。”

洛桑嘉措当时并不知道扎那格西的话是有目的的，但是现在回想一下，觉得自己的先师太了不起了，说他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上师和有远见卓识的大德并不

为过。想到这里，洛桑嘉措又情不自禁地说“论上师，我那大恩大德的舅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师。”

扎西拉姆也认为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很难坚持依止上师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不说别的，就拿自己家的条件来讲，他们俩总共只有一条破旧的羊皮褥子，晚上两个人必须挤在一起睡，所以，她把拜洛桑嘉措为师的想法暂时搁在了一边。可是，后来洛桑嘉措在给她讲如何发菩提心的时候说：“舍弃一切分别，不恨冤家，不恋朋友，平等对待有情众生，这就叫等舍。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往往对父母和家人、朋友等恩爱有加，对冤家和其他与自己无关的人怀有敌意或者漠不关心，这就是不作细心观察的弊端。今生被你视作冤家的这些人，在某一个前世他们可能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彼此关心呵护，相互帮助；今生作为你成亲人的这些人，在某一个前世可能就是自己的冤家对头，彼此仇视坑害，相互报复。同样的道理，今生被你视作冤家对头的人，说不定将来某一世会转生为自己的子女，你还要对他们百般疼爱并细心养育；你今生的父母家人，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世会变成你的冤家，相互之间打骂伤害和攻击对方。不用说前生来世，咱们结合今生今世的事来讲吧，上午的朋友下午却变成仇人，上午的仇人下午和好互称兄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就像毛泽东和林彪一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

与国之间也是如此，比如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因此，如果把人的这种瞬间的亲疏观念看成是真实和恒常，贪嗔就会造恶业，自己把自己拖进恶趣有什么意义呢？人应该对世间一切众生都像自己的父母和子女一样看待，像那些先贤一样以本性平等性对待冤家和亲人。”听到这里，扎西拉姆暗想：能懂得如此深奥的教义的人现在很难找到，能践行这些教义的更是廖如晨星，洛桑嘉措不但懂得这些道理，而且用自己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做到了以本性平等性看待一切众生。比如，洛桑次成他们怎样打骂欺辱和折磨自己，他不但记恨，而且还为这些人向三宝进行祈祷。更有甚者，他的杀母仇敌柔旦一次喝醉酒后骑马狂奔时，生怕柔旦从马上摔下来，他竟然口中念念有词“祈求神灵保佑这个人平安无事！”再说，我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关心、照顾和帮助他，而他给我连一条头巾也没有买过，这一切不也说明了他对众生不分亲疏、一视同仁的心态吗？所谓的大德，指的不就是他这种人吗？自己这一生能遇上这样高尚的上师，又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真是太有福气了。假如能够成为他的弟子，被他护持，肯定能迅速修成正果。想到这里，又表达了要拜洛桑嘉措为师的愿望，可是洛桑嘉措以自己不够标准、没有资格，再说拜师也没有必要现在就拜等话进行搪塞。扎西拉姆伤心地说：“就因为我是女人吗？”

洛桑嘉措连忙解释说：“怎么会呢，续部典籍中讲

不贬低女人，乃是守护三昧耶戒之根本。还说修持密法的女瑜伽师，作为求无上菩提的人身，没有男女尊卑之分，若是发愿至诚，女身更为殊胜。”

“修持密法的女瑜伽师是什么意思？”

“这……这……讲这方面的内容，目前还不到时候，不管怎么说，只要发了菩提心，修行对于男性和女性是没有区别的，甚至女性的证悟还往往胜过男性。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在噶丹禅房就有一位活生生的空行母在修行。”

“听说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空行母，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的先师亲口给我讲的。那位空行母当初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妇女，她还结过婚，但是后来丈夫得病去世，她一度陷入痛苦不能自拔，久而久之，她看破红尘，产生悲观厌世之心，遂出家为尼，一生修炼佛法，最终获得正果。”

“她的上师是谁？”

“嗯……这个我也没听说过。”

“是啊，我小时候也听过那位空行母的传奇故事，母亲在世的时候还领我去朝拜过她呢。敬佩啊！”

“先师曾经讲过，总有一天佛法之光将会重新照耀雪域大地，其他很多圣贤大德也有同样的预言。依我看，幸福的时光就要来临，到那个时候，自然会有很多善知识，就像我前面讲过的那样，咱们可以细心

观察和判断，有选择地归依一位修行好、真正有成就的上师。再说，有高僧大德这样教诲道：在当今这个浊世，不能争强好胜，而应忍气吞声；不能妄自尊大，而应谦卑谨慎；不能张扬个性，而应低调行事；不能抛头露面，而应深居简出；不能只看字面，而应思虑实质；不能频繁交往，而应离群索居。在佛法的太阳即将升空的今天，找一个幽静偏僻之地潜心思虑深奥的教义最好。因此，即便佛法像太阳一样重新升起，也应该找一个僻静之地专心思虑。”

“啦索，啦索。”

这是转到夏季牧场的第一个夜晚，大约 8 平方米的帐篷中央，土灶炉还没有被火烤干，上面不断冒出白色气体。今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洛桑嘉措“夫妇”俩用一些旧酥油拌糌粑吃完早餐，收起牛毛帐篷。用帐绳扎绑妥当后，把仅有的一点食粮、破旧衣物、小锅、茶壶、碗等全部家当包装起来，正好与帐篷组成两边轻重相等的一个驮子，把东西往大队借给他们的那头老牛身上一驮，上面再搭一袋干牛粪，捆好后赶着集体的牛群踏上迁徙之路。中午时分，他们到达冬季牧场背后阿尼拉日神山阴面那片连草鼠和“青年”都未曾到过的草甸，即前进大队的夏季牧场。

洛桑嘉措和另外几个戴帽子的人先搭建好民办小学的大帐篷，扒开帐篷周围的草皮挖了一道排水沟。扎西拉姆到自己的组长家帮着建造完一个大大的土灶

炉刚出门四处张望时，看见洛桑嘉措正从牛群里赶着那头驮自家帐篷和生活起居用品的牦牛向这边走来，便跑上前去卸下驮子，搭帐篷、提水、挖土、调泥巴，建造了一个小小的土灶炉，等一切都安顿好又到了收牧归栏的时间，“夫妇”俩分头忙着干自己的活，洛桑嘉措把挤奶组的牛群赶到牛栏后，还要到帐圈中央的马群中，以三四匹为一组，用绊绳把马的前腿连接在一起，帮助牧马人拴马。扎西拉姆则要把自己那一组牛群赶进栏里之后，还得和其他妇女一道挤牛奶送到组长家里。

他俩回家时天早已经黑了，生火烧茶吃了点糌粑后，两个人坐在灶炉两边，小声进行以上谈论或者讲解。不管干活有多忙多累，他俩基本上每天都要坚持以聊天的方式进行这样一次佛法讲解。

扎西拉姆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近乎如饥似渴，她想继续听下去，可是洛桑嘉措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而且他俩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就得起床干活。牛栏里“哗哗”的挤奶声和妇女们“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白求恩同志是……”等背诵的声音此起彼伏混杂在一起，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嗡嗡作响。乍一听，跟十多年前每个牧户的牛栏里伴随着有节奏的“哗哗”的挤奶声，传到人们耳畔的“礼敬教度速勇母，目如电光刹那照；三界怙尊莲花泪，

花蕊绽放现瑞严……”念诵《度母颂》的声音没有什么区别。奇怪的是那时候没有人催你，更不用死记硬背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可人人都会读会念不说还背得滚瓜烂熟。而现在，会不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直接关系到每个人需不需要挨批评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个人年终的工分，说白了就是与自己的温饱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人们都在拼命地念，拼命地背，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让他从头到尾地背诵一遍被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他们的心理负担比劳动的压力还要沉重。

感到欣慰的是，洛桑嘉措和扎西拉姆“夫妇”俩因为天资聪颖，记忆力强，把这三篇文章通读三四遍就已经背会了。他俩无需在这方面伤神劳心。这样，洛桑嘉措就可以在脑子里边重新温习以前学过的佛学经典知识，而扎西拉姆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新的内容，掌握一些新词义。

袁嘎白姆的私生女现在已经长大成一个妙龄少女了，她离开父洛桑次成和自己同母异父的痴呆弟弟出嫁了。因此，他们家大大小小的事、里里外外的活全落到洛桑次成一个人身上，而且还要照料一个痴呆儿子，他已经没有时间或者很少去骚扰洛桑嘉措“夫妇”二人的正常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洛桑嘉措每天

晚上都给扎西拉姆开示佛法教义，顺便讲解释迦牟尼、米拉日巴、宗喀巴等著名佛教人物的传记和《释迦牟尼佛三十四本生传》、《贤愚经》中的佛经故事，引导她修习佛法。由于十几年时间没有打开过书本，洛桑嘉措在讲解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加之扎西拉姆随着学习的不断进步和提高，她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他决定让扎西拉姆直接阅读典籍。

“明天中午挤完奶之后，我要赶着牛群去阿尼拉日神山的山谷里，你也把牛群赶到那边来，如果附近没有别的牧人，你要紧紧盯住我的影踪，慢慢靠近，到时候给你一样东西。”洛桑嘉措说。

“什么东西呀？”机灵的扎西拉姆问道：“是经书吗？”

“你怎么知道？”

“以前民兵们说阿尼拉日神山中藏有很多经书和佛像，还专门去搜过山呢，他们烧毁了山顶的敖堡，在挖掘藏在敖堡底部的福祿物时，不是发现了一支枪和很多藏银后上交给县上了吗？”

“谨祈三宝！该不会落入他们的魔掌了吧？”

“……”

“那岩洞的洞口很小，周围长满了葱葱郁郁的杜鹃，不到跟前谁也不会发现那里有个岩洞。但是，至

今过了十几年时间，谁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管怎样，明天必须去看一看。”

“有很多经书吗？”

“对，很多，还有铜佛和唐卡画像。”

“那都是你藏起来的吗？”

“不是，不过我也在里面放了一部《解脱经》。说起那部《解脱经》也很奇怪，就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夜里，不知道是谁把那部经书扔进了我家，等我出门去看时，早就不见人影。那一晚，我为亡母念诵了几遍《解脱经》，第二天就把经书藏到岩洞里。后来想，给我暗中提供《解脱经》的那个人和后来队里分配冬羊时替咱俩宰羊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知道我并没有真正还俗。可是，这个好心人到底是谁呢？不管怎么说，咱们队里有一位同情和暗中帮助我俩的人。”

“我左思右想，真正的菩萨就是这个人。为了让别人能够一如既往地受持戒律，又为了别人免受饥饿之苦，他宁愿自己承担杀生的罪孽，而替我们宰了那些羊。虽说现在是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世道，但仍有这样一些好心人，真让人心里感到温暖和高兴。”

扎西拉姆的心思全在岩洞里的那些经书上，因此她只问了一句“那么，岩洞里的经书该是谁藏的呢？”她根本不关心那个神秘人物。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洛

桑嘉措的心思却在那个神秘人物身上，他说“哎——这个好心人到底是谁呢？”

雨水越来越少，牧草长势也一年不如一年。每当中午挤奶时，牧女们顶着烈日蹲在母牦牛和母犏牛旁边挤上半天也挤不出多少奶子。所以，中午的挤奶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奶牛全放走了。洛桑嘉措赶着牛群快速地向阿尼拉日神山走去，他不是地回头看扎西拉姆是不是跟在自己后面。

磨难中的这对“夫妻”在一个偏僻幽静的山腰上碰头了。阿尼拉日神山的峰顶上积雪皑皑，银光四射，一片白云在半山腰向南缓缓移动，悬崖峭壁上瀑布飞泻，阴面山坡长满开着浅红色花朵的杜鹃，往下一点就是一簇簇黄花满枝的怪柳和摇曳着粉红色碎花的苏鲁^⑤，远远望去，整座山体跟神话故事中描述的一位头戴银盔、身披珍宝铠甲的山神似的，身处这样的美景当中，不禁使人想起一首翻译成藏文的台湾民间叙事诗《蟒头岩》中“玉山直插九重天/行云奔腾似飞瀑/溪涧清澈胜甘露/花木葱郁比乐园。”（原文无法查找，译者只好根据藏文译文返译，谬误之处请读者海涵指正。）等句子。野花香气扑鼻而来，鸟雀虫豸欢歌笑语，野兔和旱獭徜徉于花木丛中，香獐与黄羊奔驰在绿草地上……没有受到太大污染和破坏的自然景色让洛桑嘉措“夫妇”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心情格外

舒畅，他们惬意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洛桑嘉措目不转睛地看着扎西拉姆的脸。虽说已经是年过三十的人了，但是肆虐的狂风没有能够让她白嫩的脸庞改变当初的颜色，艰苦的生活也没有能够在她的额头上留下岁月沧桑的痕迹。她依然是那么年轻漂亮，像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洛桑嘉措突然感到自己体内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想亲吻她一下或者至少把她的脸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前。不知道这是因为她太可爱了，还是对她怀着一种感恩之心。总之，现在他心里只有一种想亲吻她的冲动，以及将她揽入怀中把那张可爱的脸蛋永久地贴在自己胸前的强烈欲望。他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扎西拉姆。就连当天晚上，他的眼前也总是浮现起扎西拉姆的身影，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觉，无奈之下只得坐起来反复祈祷三宝，熬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多么愉快啊！”说着扎西拉姆突然转过脸来看时，洛桑嘉措这才像从梦中惊醒一样慌忙地暗暗祈祷，脸色已经变得通红。好在反应灵敏的扎西拉姆对洛桑嘉措刚才很不自然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在意，装作没看见似的抬头看了看太阳说“咱们现在赶快去找那些经书不好吗？”

“行，嗯……再等一会吧。多么绮丽的风光啊！整个泽雄草原现在除了我们所处的这座阿尼拉日神山以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未被破坏和污染的净土

了。”洛桑嘉措留恋的目光虽然投向四处，但是映入眼帘的却是扎西拉姆娇美的容颜。他一边在心里祈祷，一边站起身说“走吧。”

二十多年以后，来自远近农村牧区的几千名汉、藏、回等民族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涌入阿尼拉日神山，他们在采挖冬虫夏草破坏草原植被的同时，大量砍伐和烧毁怪柳、杜鹃、苏鲁等植物，并大肆捕杀香獐、黄羊、兔子、狼等野生动物。这种叫作冬虫夏草的不起眼的生物，尽管那些见多识广的贤哲学究们谁都说不上它到底有没有生命，更不能证明它可以让人返老还童、死而复生。但是，就为了这个小小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常常明抢暗夺，互相冲突，连续五六年发生了恶性伤亡事件，白雪皑皑的阿尼拉日神山几乎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白色垃圾”漫山遍野，山泉干涸，溪水断流，导致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和野生动物，甚至各类鸟虫，再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剩下的只有肆虐的狂风。

洛桑嘉措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岩洞，但是，他刚钻进去就失声叫道“唉呀，完了。”“夫妇”二人心都凉了。等到目光慢慢适应了黑暗，眼前的亮度稍有增加，洞中渐渐明亮了起来。细心的扎西拉姆发现角落有一个土堆，走过去用手摸了一下，土堆很松软，抓了一把土，露出一个黄褐色的东西。原来，十多年来的狂

风把沙尘卷进岩洞，严严实实地覆盖住了那些经书。拨去厚厚的尘土，经书和唐卡、佛像、曼陀罗等一样不少，也没有受到潮湿和损坏，完完整整地呈现在眼前。洛桑嘉措“夫妇”俩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两个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时地看一眼对方，还以无比虔诚地将双手合在胸前，然后细心擦拭经书和唐卡、佛像等器物。洛桑嘉措突然说“你看，这就是母亲过世后我偷偷念诵过的那部《解脱经》。”说着拿起一个用旧毡袍裹好的东西，打开了包装。

扎西拉姆双手合十，凑过去看。那是一部用普通藏纸印刷的经书，质地比较粗糙，但是，看得出来洛桑嘉措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他双手捧着经书久久不肯放下。扎西拉姆说“那么，咱俩先把这部经书带回家怎么样？”

“说什么呀！怎么可以带回家去呢，要是别人看见了不就完蛋了吗？”洛桑嘉措又把《解脱经》重新包好说“以后要是有空闲时间，你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在这个地方阅读这些经典，千万不能带到别处。”

“我一个人不要说拜读这些经书，连洞口都不敢进。”

“这有什么可怕的，很多高僧大德就是在这样僻静的环境中独自修行的。”

“但是，我能有多少机会来这里呢，现在离转到秋季牧场只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里，我能来这儿

十次就很不错了。即使来了，若能呆上一碗茶的工夫也就算是最好的了。你仔细想想，谁会到一个戴帽子的人家来呢？自从咱俩住到一起，我就不记得有谁跨过咱们家的门槛。因此，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其实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倒没错，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快，每人怀里藏一部书就走，你看应该带哪些经书好？”

“按理说，现在该让你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书，但是，这书太厚，携带不方便……”

“咱俩各分一半藏在怀里不就行了吗？”

“这样……也可以。”

这个夏天时间最长而又非常宝贵的雨终于下了。天还没有亮，披着毛毡雨衣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挤奶的牧女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背诵《毛主席语录》之上。充沛的降水使将要变为荒漠的泽雄草原像给濒临死亡的病人输了氧气一样恢复了一丝生机，很多原本干涸的溪水又在汨汨流淌，绿草和野花长势明显好转，同时，雨水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不便，每一座羊圈、牛圈和马圈里，到处都是牲畜的粪便和泥泞，一旦进去，双脚陷入其中，一抬腿，脚从靴子里抽出来，而靴子还在泥潭里。洛桑嘉措家的那顶帐篷在雨天里跟筛子似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几乎分不清里外。他

俩那点被雨淋得早已成了面糊的糍粑不用倒茶直接可以食用。皮袄彻底湿透，等到天晴后在太阳底下一晒，变得硬棒棒的，洛桑嘉措把它穿在身上就像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翅膀一样，两个袖子僵硬地展开着，那样子看起来很可笑。更严重的是，在这种潮湿与寒冷交替的气候条件下，很多牧民得了关节炎。人还没有衰老，手指却扭曲变形，疼痛难忍。扎西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从三十岁那年起，她的手和腿、腰等部位开始疼痛，经常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有时候，在地上坐久了，想站都站不起来。洛桑嘉措心想：她现在已经成了这样，等年老以后可怎么办呢，膝下没有子女，谁来赡养？如果留下她一个人孤苦地生活，那太无情无义了。

雨连续下了几天，洛桑嘉措“夫妇”俩实在没办法待下去了。扎西拉姆把自己以前用过的那顶旧帐篷取出来，盖在现在这顶帐篷上，想让雨水漏少一点。出人意料的是，不知谁看见后说“哎哟呀，这些戴帽子的人真幸福，可以住双层的帐篷，以前的那些牧主也没有这么奢侈过。”

这话传到洛桑次成耳朵里，他觉得这真是个问题，于是决定召开大会，狠狠地批斗洛桑嘉措和扎西拉姆二人，让他们卧床不起，全身发出恶臭，然后再把那顶帐篷没收充公。

对村里的群众特别是孩子们来说，那些戴帽子的

不良分子的家，既像一所麻风病院，被视为禁地，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又像一座千年空城充满诱惑和神秘感。因此，大家都想进去看看个究竟。趁着没收洛桑嘉措家的那顶帐篷的机会，孩子们怀着好奇的心忐忑不安地进了这个家，可是他们只看到他们家除了一张破旧的羊皮褥子、一件皮袄、一口小铝锅、一只旧茶壶、两个有缺口的瓷碗，以及半袋青稞、少量的糍粑、酥油、干奶酪和一付不成样子的马鞍以外，连一张毛泽东画片都没有，他们一个个大失所望地准备出去时，突然有人说了句“这是什么”然后疑惑而又忌讳地解开一件长方形物体的外包装。

孩子们围拢过来大声嚷嚷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洛桑次成连忙走进帐篷一看脸色都变了，他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久久不能动弹。

孩子们更加好奇，一会儿看看眼前的物件，一会儿瞧瞧洛桑次成的脸。洛桑次成像一名发现了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的警察一样，镇定自如地对孩子们做了个要后退的手势，然后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把那件东西连同包裹它的毡子一起端起来，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出帐篷。他的脸上满是汗珠。帐篷外的人们傻了似的呆在原地，全忘了手中的活。

这时候，洛桑嘉措“夫妇”二人也发出痛苦的呻吟连连走带爬地回到自己的家门口，当看到洛桑次成手

中的东西时，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啊哟哟——《菩提道次第广论》。”他们完全忘了身上的伤痛，也不再发出一丝的呻吟。

洛桑次成马上通知民兵要求对所有戴帽子的人家进行突击搜查。他这一招果然取得重大成果，这次行动中查出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一副度母唐卡和三张仲仓仁波切的照片。洛桑次成把这些战利品悉数上交给了那个叫赵部长的集泽雄县党政军三权于一身的军官。于是，赵部长亲自挂帅，带领工作组进驻前进大队，在短短一个星期里掀起“路线教育的高潮”，使两名戴帽子的不良分子自寻短见，前进大队被授予“抓革命、促生产模范大队”和“大寨式的大队”等荣誉称号，广播和报纸每天都用大量的篇幅集中宣传以洛桑次成为首的前进大队的牧民们有多么红、多么富。

一时间，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共产主义就是前进大队，前进大队就是共产主义。县里接到一个关于从北京组织一批由党政军高级干部组成的参观团不久将要到青海省泽雄县团结公社前进大队参观考察的通知，这个通知着实让县、州、省各级领导干部慌乱了一阵子。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从西宁的各个大型商店的仓库里调出大量的自行车、缝纫机、牛奶分离器、手表、收音机、锅碗瓢盆、茶壶、暖瓶、筷子、列宁帽、皮鞋、糖果、饼干等。要说泽雄县的牧民群众，就连大多数干部也从来没有

见过的物品，日以继夜地运送到泽雄草原。同时，怕体现不出民族特色上级领导会不相信，又把省民族歌舞团和文化学校表演藏族舞蹈时穿的花花绿绿、五颜六色、薄如蝉翼、轻似纱布，在泽雄草原即便是夏天穿在身上也会冷得发抖的舞蹈服，一件不剩地收集起来运到前进大队，让全大队的男女老少穿。除了“四类分子”以外，家家户户的破烂衣物统统转移到一座山背后藏了起来。县粮油站专门供应给干部和城镇居民的一袋袋面粉和大米齐齐地码在一顶顶如同筛子一般的帐篷里，缝纫机、搅奶机、收音机和日用生活物品全摆在牧民家里，毛泽东的各种画片挂在帐篷正中央，又是宰牛又是杀羊，让每家每户把肉摆在桌子上，还有从西宁运来的饼干、点心和烟酒等副食，牛奶、酸奶到处都是，甭说让人一桶桶地去享用，就是一盘盘地去喂狗都没有人会管。每一顶帐篷的顶部插有一面红旗，门前停着一辆自行车。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泽雄草原上有时候会飘起雪花，身穿舞蹈服装的牧民们像多年以前欢迎“青年”时一样在村外的路边站成两排，每人手里举一朵红色纸花，身子在不停地哆嗦，嘴里反复地喊着“日里花眼、日里花眼”在迎接参观团。值得庆幸的是，没过多久参观团就到了，前进大队被“日里花眼”的声浪所淹没。

参观团的高官们不停地回应道：“向前进大队学习！”他们穿过花花绿绿的人群来到了村里。参观团的前后左右都是拿照相机的记者、背药箱的医生和攥小本子的秘书，记者们拍摄的照片和采写的新闻稿件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让不了解青藏高原牧区情况的人们感到惊讶和无限向往。

官员们经过每家每户帐篷门口看看里面的陈设，绕着整个村子走了一圈，察看了里面没有草的草库囤和配种站后来到早已搭建好的大队帐篷学校的前，召开了工作汇报和经验交流大会，穿一身新军装的赵部长介绍了有关情况。三十年之后，找到了当时的那份汇报材料，里面写道：全县牧民人均纯收入三百二十元，前进大队年人均纯收入达到四百三十元。但是，根据《泽雄县志》记载，当年全县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八十九元。

参观团成员们非常满意，一个个点着头走进了昨天已经生了炉子、架好床、摆满了食物的军用帐篷里。对那些不停地打着寒颤的牧民们来说，一个忙碌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当天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在邻近其它大队里早就传开来了，附近的群众不用说，连那些十公里以外的人们也骑着牦牛、犏牛，前面抱小孩、后面捎妻子，专程去看电影。有些牦牛背上骑着四五个小孩，走着走着有些孩子从牛背上滑下去又骑上去，就这样辛辛苦

苦苦赶到前进大队时天还没有黑。记者们见到这一场面，全都比白天还忙碌起来，他们不停地抓拍眼前这些头发蓬乱、满身污垢、不穿衬衣光着右膀、脚上没有鞋子的人群。赵部长看到后慌了，连忙去找那个叫高司令的省军区司令员报告情况。

“这是个麻烦事情。”高司令摸着自己的下巴思忖片刻后说：“不过，我有办法了。”

高司令的办法是等忙碌了一天的记者们睡着后，派几名士兵去偷偷地把他们照相机里的胶卷全部取出来，第二天就把事情推到前进大队的“四类分子”头上。

发电机突然响了起来，轰鸣声把草原上的一群群牛羊惊得四处散开，杂种狗都吠叫着逃到了山顶，小孩们吓得紧紧抱住自己的母亲。电影开始放映了，受惊的人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到银幕前。

前一部电影是个战争片，按照泽雄草原上的说法，是“白汉人与红汉人”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的故事。现在，牧民们管国民党叫“敌人”，正面人物统统被称作“中国”。这是一个以前在县完全小学肄业后回到村里担任民办教师、如今不要说民办教师，就连一个普通牧民都当不好的人从县城引进来的众多新名词中的两个词。这个人名叫张扎巴。张扎巴担任民办教师期间，经常组织学生们的玩一种游戏，他把学生们

分成两派，让一派扮演“敌人”或者国民党士兵，叫另一派扮演“中国”也就是共产党的军人，然后指示他们打群架，结果导致一名小孩的眼珠子都给打出来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他文化水平太低，实在无法给孩子们上课传授知识，就不得不让他去放牧。可是，他带来的那些新名词新术语却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整个草原上，而且，跟他一样在自己名字前加一个诸如“李”、“华”、“王”等汉族人姓氏的革命派也诞生了好几个，像李拉姆、华索南、王央姆等人便是。

今晚这场电影张扎巴以前看过好几回，大部分情节几乎可以背下来，因此，他主动地承担起翻译和讲解的任务。放映场上他的声音越来越高：“看啊，那个混蛋本来是中国，可是他暗中投靠了敌人，尽管中国知道这个，却故意装作不知道，纵容他继续与敌人进行联系。你们看，你们看，那个人是个中国军官，最后他会为了自己的战友而牺牲，不信你们慢慢看就知道。噢，他刚才说的意思是，要严密监视那个叛徒的一举一动。看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女人，她是个敌人头目的妻子。她现在说的意思是，既然不能取得胜利，不如趁早撤退为好。看那个人，那个叛徒与敌人取得了联系，正在透露中国的情报，实际上他的一举一动全被中国了如指掌，所以对中国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嗯，快看啊，中国要用大炮轰炸敌人，怎么样？现在把敌人的堡垒全都给摧毁了吧，中国就

要胜利了。看啊！叛徒准备要逃跑，可是……快看，中国的军官壮烈牺牲了。哎哟，看，快看，叛徒终于给打死了。现在敌人已经投降了，中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哈哈，谁能打得过中国呀！那些敌人早就应该投降才是。”他刚说完，电影也放完了，太阳一般明亮的电灯突然被打开。

此时，前进大队身穿单薄的舞蹈服装的人们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羡慕死了邻近其他大队群众身上厚厚的皮袄。相反，其他大队的群众却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前进大队的人身上，有些人还不由地伸出手去摸两下他们身上既干净又漂亮的奇异的服装，衣服上却留下黑黑的几道指印。

第二场电影是彩色影片，人们看得更加兴勃勃，神情专注，在寒冷的秋夜都不知道什么叫冷。可是没过多久，发现这部影片中的人物都像着了魔似的在脚尖上狂奔跳跳，跑来跑去，而且还完没了地发出“啊……啊……啊……”的如哭似唱的声音^⑥，牧民们兴趣索然，觉得没有什么看头。很多人蹲在地上打盹儿。就连刚才主动承担翻译和解说任务的张扎巴，不知是因为看不懂还是冻得说不出话，反正这会儿变得哑口无言，噤如寒蝉。

别的大队的牧民们喊着、摇着、拉着已经熟睡的孩子，纷纷踏上回家的路。前进大队的群众一到回家

就围在灶火旁烤着火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的总结大会上，赵部长按照高司令的吩咐讲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泽雄县特别是前进大队的政治、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妄图死灰复燃。比如说在昨天晚上，有些坏人蹿到帐篷偷走了新闻记者们照相机里的胶卷。这分明是不良分子们企图阻止和破坏我们向外界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的险恶用心。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我希望记者同志们再多拍几张反映我们的建设事业取得的成果和牧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照片，向世界各地宣传出去。”于是，新闻记者们忙碌着又拍了不少照片后离去。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参观活动的接待任务，早在两三天前，赵部长就特意召集前进大队的男女老少，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他反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弄脏借来的衣服，千万不要动借来的食物，强调说国营商店的物品不准有丝毫的损坏，一旦出现问题，要在政治上给予严肃处理，情况不严重的，到年终决算时要以一倍的价钱进行赔偿。然而，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吃掉几块糖、一些不讲理的小伙抽了几根烟、一些不讲卫生的老人弄脏舞蹈服装的情况仍然存在，赵部长气急败坏地指着洛桑次成的脸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值得庆幸的是，到了年终决算的时候，赵部长已经调走了，也

没有人再提这事。

参观团离开后，那些物品和粮食原先怎么运来的现在也就怎么运回去了。前进大队的人们好不容易把那些受到发电机的轰鸣声惊吓而四散的牲畜赶回来后，戴帽子的不良分子们自觉地等着接受批斗和打骂，奇怪的是不但没人追究和过问偷胶卷事件，而且传来一个好消息：摆放在每家每户桌子上的牛羊肉和牛奶、酸奶全归牧民自己享用。过了几天，全大队的人都红光满面，身体状况明显好于以前。不知是谁趁着夜色把很多煮熟的肉从洛桑嘉措家的帐篷下端的缝隙塞了进来。洛桑嘉措断定送肉的人肯定是先前暗地里给他家送过《解脱经》并且替他宰羊的那位神秘人物。于是，在每次对自己进行批斗的时候，他细心留意谁对自己出手较轻，可是，从批斗的情况看，好像没有一个人不恨他。洛桑嘉措感到迷惑，无意中感慨地说“哎，这个恩人到底是谁呢？”扎西拉姆低声应道“那是护法神。”

“怎么可能呢，很显然，这是有人在帮助咱们，而且他还知道我其实并没有还俗。”

“谁还敢帮助戴帽子的人呀，谁会知道你还没有真正还俗呢？又有谁清楚咱俩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呢？这些事你给别人说过吗？”

“没有。”

“我也没有说过。那么，别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我认为，由于咱们对宗教始终保持着很虔诚的信仰，所以护法神也一直在保佑和帮助我们。”

“你这样认为？”

“当然。”

“嘿，看样子现在你比我还虔诚，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叫迷信。说实话，世上不会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护法神。”

“什么？不是说今生之因可以今世得果报吗？”

“没错，因果是真实无欺的，但是不能太相信鬼神，现在连一些仁波切都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有些连普通人都不如呢。”

“太可怕了。”

“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方面咱们的高僧大德们也曾经讲了不少。”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除了护法神之外不会有谁帮助咱俩的。”

洛桑嘉措不愿和扎西拉姆继续争论下去，他在思索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左思右想，最后想到了大队民办教师洛追。推测洛追为那个神秘人物的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洛追曾经多次听过扎那格西的讲课，可以算是扎那格西的弟子，而且他俩也可以说是师兄弟，俗话说同一个师傅的弟子好比同一个父母的孩子；第二，洛追和其他僧人一样早已放弃戒律过着世俗

生活，对宰几只羊是不会有太多顾虑的；第三，洛追是个比较讲良心的人，至少他是一个正直厚道的人。因此断除了他以外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多年之后，也就是人们又开始拿起念珠诵经的时候，有一次洛桑嘉措满怀感激地对洛追说：“尽管我无法报答你那时候的恩情，但会永远铭记于心。”

“哼，那时候在咱们这个村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曾批斗和殴打过戴帽子的人。”洛追从反面理解了洛桑嘉措的话，以为是在讽刺挖苦自己，他很不高兴地说。洛桑嘉措将有人暗中给自己送过《解脱经》、替自己宰过羊的事情详细讲了一遍之后说：“我以为除了你不会有其他人。”

“噢，原来还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洛追惊奇地说，“可那不是我干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你还在受持戒律，从来没有想过要帮助谁，即使想了，也没有那个胆量。所以，你说的那个人绝对不是我。假如是我，现在已经不用怕什么，承认了只有好事不会有坏结果。说真的，那人不是我。你不信，我可以向三宝发誓！”

洛桑嘉措无奈地说“哎，那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谁呢？”

“这很难说啊！也许这个人早已经死了。”

“不会的，咱们是刚签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书的，把牲畜承包到户也没有过多久。去年入冬的时候，这

个恩人又把村集体分给我们家过冬用的两只羊在同一个晚上给宰好了。从去年到现在,咱们这个帐圈里只死过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所以说这个人他一定还活在世上。”

“反正那个人不是我,向三宝起誓。”

这时候的人们生活开始好转,也比以前自由多了,随之而来的是对物质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有一天,洛桑嘉措去阿尼拉日神山藏有经书、佛像、法器 etc 等珍贵饰物被人抠走,几天之后再去看时,连曼陀罗也不见了。他怕这些器物全都会丢失,就妥善保管了起来,等到恢复宗教政策,重建寺庙殿堂的时候,把经书、佛像、唐卡等悉数献给了泽雄寺。据一位来自拉卜楞寺的见多识广的上师说,这些器物当中的一幅唐卡和一尊铜像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完全可以尊为泽雄寺的镇寺之宝来供奉。“泽雄寺内藏有两件珍贵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正当人们传得沸沸扬扬之时,该寺两名僧人竟然盗走了那两件珍贵唐卡和铜像。后来听人说失窃的文物被拉萨一个富商收购,后又被一个香港富豪以唐卡十五万元、铜像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

前进大队的人们继续从山坡上挖草皮,在没有植被的原野上砌墙围草场。有一天,大家在工地上吃午饭,洛桑次成那部上级奖励给自己的“红灯”牌半导

体收音机,正巧里面传来没完没了的令人压抑和沉闷的哀乐,最后终于有人说话了,一个极其缓慢而严肃的声音沉痛地宣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凌晨零点10分在北京逝世……

洛桑次成脸色马上变得苍白,他用颤抖的手关掉收音机看了看左右,发现所有人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自己,他的脸色越发苍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久之后,从眼前平缓的山岗上走来了一个人,她就是专业所苦员拉拉。今天,她没有往常那样的闲情逸致,胯下骑着一头健壮的黑牦牛,一边用鞭子猛力抽打,一边用脚不停地催促着坐骑朝这边跑来。这次她没有带来那件据说是三代人穿过的,像护身符一样与自己形影不离的破皮袄。她的胸前戴着一朵用布料做成的白花,左臂套着一个褪了色的黑布袖章。快到人群中时,她突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从牛背上跳下来,说:“哎哟——阶级兄弟们啊!我们完了,太阳落山了。”

有些人不解地看了看天空,发现太阳还在头顶上暖暖地照耀着大地,离落山还很早。

“哎哟——”拉拉又叫了一声说:“我们完了,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他……”说道这里,人们才突

然想起刚才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很多人捶胸顿足地跟着大声叫喊道：“哎哟，我们完了，太阳落山了。”有些人说：“毛主席也会死吗？不可能，我根本不相信。”一会儿，大家把铁锅和食物都留在原地不管，对洛桑次成也不理不睬，一个个哭着喊着回家了。

工地上只剩下洛桑次成和拉拉两个人。洛桑次成重新打开收音机，听到所有的频道都在不断地播放哀乐，眼泪夺眶而出。他心里涌出一种当年自己的妻子衮嘎白姆去世的时候都没有过的孤独和悲痛，慢慢地站起身来，在哀乐声中朝村里走去。

“喂！”拉拉见状也匆忙站起来朝洛桑次成喊道“等等我，咱俩一块走。”

不知怎么回事，现在洛桑次成对拉拉很恼火，他说了一句“恶人嘴里没有好话，指的就是你这种人，我不想跟你一块走。”然后小跑着走了。他到村里时，县上来的军人和干部戴着白花和黑袖章早就在那里。他们组织群众把前进大队民兵专用的那顶白色帐篷拆开，裁剪成无数块小布片来做白花，然后就地取材从男人们的皮袄上撕下黑色镶边缝制袖章。

前进大队的牧民们因为以前悼念过衮嘎白姆，所以对开追悼会并不陌生，他们一个个老练地把帽子翻戴在头上，腰带从前面打了结，胳膊上套了黑袖章，胸前戴上白花。几天之后，每个小队也召开了追悼大会。完了又跟以前到县城欢迎“青年”的时候一样，

从每个小队派一两名代表参加县上的追悼会。县城到处都是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哀乐声，很多人失声痛哭，甚至有些人由于过度悲伤而昏过去不省人事，拉到医院进行救治。

后来据牧民们讲，“那天，当成千上万的人在承受难以形容的痛苦时，柔旦却像有什么大喜事似的又是喝酒又是唱歌，时间不长就被开除了公职，还差点被抓了起来。”但是，在几年之后看到的一份文件中是这样写的：“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深切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团结公社党委书记柔旦却在喝酒唱歌，很显然，这是不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现，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柔旦平时不努力工作，对革命促生产缺乏积极性，整日喝酒，作风散漫，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此，经泽雄县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开除柔旦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说明他的公职还是保住了，买酒的钱应该能按月领取，所以他也不会落到钻进别人的胯下去乞讨的地步。看样子，被传他有一个魔鬼般的儿子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很多人是真的陷入了悲痛之中，好像太阳落山再也不会升起来似的。仔细一想，在经受痛苦的八亿人当中，最最痛苦的人，毫无疑问那肯定是伟大领袖的夫人江青同志，她都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其他人也

就应该可以节哀顺变了。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摆脱出来时，又传来一个让所有人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新闻：以江青为主的“四人帮”长期以来胡作非为，搞阴谋诡计，企图篡党夺权，已经被“英明领袖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

悲痛中的人们还没有熬过七十七天，一切悼念活动突然变成庆祝活动，被颂扬了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后，举国上下又开始“歌颂华主席”。对前进大队而言，有一件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事情，那就是洛桑次成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对洛桑嘉措“夫妇”来讲，还有一件更值得欣慰的事情——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被摘取。

像以前帐篷小学的学生们经过洛桑嘉措家门口时往他们的帐篷上扔石头一样，现如今，村里很多人经过洛桑次成家门口时也在往帐篷上扔石头，甚至有些人毫不掩饰心中的不满，只要遇见洛桑次成就故意用肩膀去撞他，更让洛桑次成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年轻小伙子用长长的绳子拖着打狗棒，来到他们家门前，吹着口哨惹他家那两条看家的杂种狗，一旦狗急了冲过来，便挥起铁棒痛揍一顿，两条可怜的狗连连发出凄惨的叫声，甚至有时候，狗被打得直往帐篷里躲。

洛桑次成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想：如果有一支枪，就算去蹲监狱也要教训教训这些可恶的家伙，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可是，现在的他不要说一支枪，

就连一把长刀也没有。实际上，他现在的帐篷跟原先戴帽子的那些人住的帐篷没有两样，身上没有一件暖和的衣服，平时也吃不到一口温热的饭，处境与当年的“青年”们差不了多少。更麻烦的是，他还有一个大头痴呆儿子。

望着眼前这个见了谁都只会傻笑的痴呆儿子，洛桑次成对当初出坏主意叫他和衮嘎白姆结婚的王爱国恨之入骨，又对丢下他和痴呆儿子离开人世的衮嘎白姆感到气愤，他两眼发红，直直地盯着儿子的脸。

“嘿嘿嘿……”痴呆儿子也看着洛桑次成的脸傻笑起来，那样子看着就让人恶心。

洛桑次成怒不可遏，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将儿子打翻在地，然后也跟着哭了很长时间。无奈之下，受尽欺辱的他到县上和公社里，到处找人进行投诉，但是那些人对他净说不管用的屁话，每次都以甜言蜜语去搪塞，连哄带骗地劝其回家，从来没有到村里找群众谈话教育。洛桑次成气急败坏地领着痴呆儿子去县民政科撂下一句“这个孩子是一个因公牺牲的革命者的后代，你们想抚养还是要抛弃自己看着办吧！如果泽雄县能顶得住社会舆论，我洛桑次成根本不在乎我们说闲话。”不等对方答复就转身离去。

这段时间洛桑次成每天都要出门，终于有一天，他和一个陌生人赶着两头备有驮鞍的牦牛，驮上帐篷

和家用物品，牵着两条杂种狗走了。前进大队的老人们说，跟他一块来的那个人是他父亲家里的亲戚，洛桑次成可能迁到那个牧圈安家了。不管如何，前进大队的人们直到几年后洛桑次成穿着一身僧装，以仲仓仁波切助理的身份指挥泽雄寺重建工程的时候才见到过他。这个时候，他头颅高昂，脸色红润，神采飞扬，谁都不敢相信他就是几年前跟“青年”一样失魂落魄的洛桑次成。

“哎呀——不是那个，是这个！”洛桑次成手里的念珠随着他的手势哗啦啦地在半空中甩过来甩过去。他埋怨着说“真是的，这些工匠跟畜生没有两样。”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吉普车开到寺院门口停了下来，从里面走出的是全身上下挂满昂贵的装饰品，华美衣袍几乎被水獭皮覆盖，除了面部以外不见其它部位的仲仓仁波切的明妃。洛桑次成连忙将搭在肩上的袈裟的一端放下来，表示致敬和欢迎，摆出以前见到玉爱国时的那副模样，点头哈腰地把她请进了寺院。

看上去仲仓仁波切的明妃好像比仁波切本人还重视和关心泽雄寺，她详细地听取洛桑次成关于这几天来寺院的收入和支出情况的汇报后，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直接回了县城。

等到仲仓仁波切的明妃走远后，洛桑次成慢慢地抬起头“哎——呀——真是的……”说着又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和几年前相比，泽雄草原上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吃饱穿暖之后，人都变得骄傲自满，动不动就会发怒，欲望也成倍地膨胀了。与此同时，呼啸而至的狂风也越来越凶猛，以泽曲河为主的大小河水流量急剧减少。

昏天黑地的狂风中，人们忙着分配牲畜，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整天为了一头牛的体格强弱、一只母羊的年龄大小而争执不休，一个个嗓子都快喊哑了。在分配牲畜的过程中，有些人闹得父子反目成仇，亲兄弟以打狗棒相向。然而，洛桑嘉措“夫妇”却天天埋头钻研经典书籍，根本不关心牲畜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尤其是扎西拉姆，只顾诵经、持斋，不管家务，甚至把做饭的事都给忘了。洛桑嘉措自觉地把家里家外的一切事情都担在肩上。他想更多的是，一旦自己回到寺院当和尚，体弱多病的扎西拉姆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将来怎么生活的问题。扎西拉姆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事你不用担心，先贤大德们不说说过‘没有饿死的修行者’吗？你回到寺院后一定要潜心修炼，我的事情不用你担心。现在马上就要入冬了，你暂时在阿库更顿那儿凑合着住一段时间，等明年开春后卖掉牛羊修建一座僧舍吧。”

“把牛羊都卖了，你以后怎么生活呀！”

“我不是说过吗？没有饿死的修行者。你不要管

我，现在，你期待已久的日子就要来临，多好啊！这是三宝的慈悲。”

洛桑嘉措期盼已久的那个日子终于来了，但是，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短短的一天一夜，就使他在孤独和思念中深深感受到自己已经离不开扎西拉姆了。

和善良贤惠、风姿超群的扎西拉姆一起度过完美无缺的人生的强烈愿望不断地驱使着洛桑嘉措，他从县城牵着那个看着自己的脸一个劲地傻笑的痴呆孩子的手正在回家。他俩从一个牧圈附近经过时，突然出现一群狗，狂吠着向这边冲了过来。这时，从不远处的一顶帐篷里走出几个人，可他们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大叫“哨——哨——冲啊！”命令那些狗去咬两个路过的行人。

一听到主人的命令，那些狗变得更加凶猛，加快速度奔跑过来，洛桑嘉措的左袖和痴呆孩子的右小腿被其中两条狗分别咬了一口。狗群准备继续攻击他们，洛桑嘉措把手揣进怀里摸了摸，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用来防御的物品。这时候，刚才那两条狗又扑上来了，洛桑嘉措用身子压住正在哭叫的痴呆孩子进行掩护。奇怪的是，那些狗走近他们嗅了嗅之后没有再咬。看到发生的事情，狗的主人们也走过来把狗赶到一边说“好像不是‘青年’啊。”

洛桑嘉措抬头看时，发现自己除了左袖被撕去巴

掌大的一块皮子外身体没有受伤，痴呆孩子的右小腿正在流血。

“你们让狗去咬行人这像话吗？看看，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洛桑嘉措从自己腰带的一端撕下约四个指头宽的布条，一边包扎痴呆孩子的伤口一边说道。

“哎呀呀，我们以为是两个‘青年’呢！”

“就算是‘青年’也不能这样对待呀。”

“现在‘青年’当中有很多小偷，所以……”

洛桑嘉措不去理他们，扶着痴呆孩子慢慢上路。他想起自己的母亲为了两个‘青年’母子而失去生命的往事。那时候，牧民们因为自己都没有吃的东西，无法给那些饥寒交迫的“青年”提供食物，但是他们常常冒着挨批斗的危险把那些人偷偷请进帐篷里烤火取暖。他记得每当有“青年”逃到他们家，母亲就会流着眼泪说“这些可怜的孩子，哪一个没有父母啊！”想到这里，他在默默地祈祷。突然，一阵狂风将他俩围住，久久不能睁开眼睛。

痴呆孩子小腿的伤口流出更多的血，把包扎了四层的布条都完全浸透了。洛桑嘉措不得不领着他转身返回县城。

医生看都没看孩子的伤口，递给洛桑嘉措一张单子用汉语说：“先去交钱。”

洛桑嘉措突然想起自己身上没带一分钱，连忙求

那个医生说：“好心的医生，我今天没有带钱……”医生站起身“那没办法”说完走出了门。

“好心的医生……”洛桑嘉措跟在医生后面不停地乞求，医生很不耐烦地用藏语说：“像你这种奸诈狡猾的人我见得多了。”原来这个医生也是个藏人。

洛桑嘉措很失望很伤心地回到孩子身边，发现伤口不再流血了。他小心谨慎地领着痴呆孩子，冲破肆虐的狂风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到前进大队的帐篷附近时，洛桑嘉措的心在狂乱地跳动，脸色变得蜡黄，因为，他看到整个帐篷像一个少年嘴里洁白的牙齿一样整齐地排列成一个圆形，单单他们家的帐篷像掉了一颗牙似的在这个圆形中不见了踪影，帐篷遗址空空如也。他忘了痴呆孩子腿上的伤口，用力牵着孩子的手来到自己家帐篷的遗址时，邻居家的人都走过来：“昨天你刚走，扎西拉姆就把帐篷卸下来，连同家用物品一块寄存到我们家，并委托我们变卖这些东西把钱都交给你。还有你们家的牛羊，她也托付给了我们，说把它们卖掉，钱都给你。你知道的，总共有大小牦牛 11 头、绵羊 30 只，还有一匹老马。”

“她去哪儿了？”

“我们也问过她，可她没有告诉我们。她只带走了一些经书、佛像等，可能是要去当尼姑吧。”

“好人家，麻烦你们给这个孩子弄点吃的，我马

上回来。”

“哎呀！这不是洛桑次成的傻儿子吗？头比原来更大了。你要把他……”

——“好人家，我马上就回来。”洛桑嘉措不顾呼啸的狂风径直向噶丹禅洞奔去。他到禅房门口时，看到扎西拉姆已经削剪头发、披上了袈裟。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不是去寺院了吗？”

“是的，可我一夜都睡不着觉，事实上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这是障碍，你要一心向佛法僧三宝祈祷，赶快回寺院吧！”

“不！我一定要和你结为真正的夫妻，过真正的夫妻生活。”

“说什么呀，我刚刚出家，而且，你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还俗……”

“我的身体虽然没有还俗，可我的心已经还俗……”

“现在说什么都迟了，世俗生活可以像孩子们的戏，但是，出家修行可不能那样，这些道理你比我更清楚，不必再费口舌，你赶紧回寺院吧！”

“不！”

“你不要这么固执好不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你的指点下，我明白了世事的无常，看破了红尘，厌倦了世俗生活，而且，现在已经遁入空门，削发为尼，死也不可能再改变主意了。”

“不！”洛桑嘉措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我，你荒废了自己一生中最为美丽最宝贵的青春；为了我，你失去了一切；为了我，你受尽了人世所有苦难和凌辱。我怎么忍心就这样丢下你一个人呢？”

“哎——”扎西拉姆长叹一声说：“以前我多么渴望和你一起过真实的夫妻生活啊！你是不可能知道的。每天晚上你累得一躺下就睡着了，我就把自己的脸贴在你的脸上想：这个人是我真正的丈夫该多好啊。我一边想一边偷偷地流泪。过后又把你当成自己真正的丈夫，陶醉在幸福之中……。但是，现在一切都迟了，咱俩都过了四十岁，特别是通过你我认识了暇满难得人身的价值，坚定了这一生专心修练佛法的信心。因此，我希望你回到寺院继续研修佛法。”

“不，既然无缘和你成为夫妻，我也要住在一个可以经常见到你的地方，一辈子都要为你的修行提供服务和帮助。再说，洛桑次成又回到寺院当了和尚，现在的泽雄寺跟以前完全是两回事，我绝对不去那个地方。”

“你不要说蠢话了，这样怎么能够潜心修练呢，你不要再固执，以前也是因为固执你才遭遇到那么多

不幸。”

“我就要住在一个可以看见你的地方。”

“如不是想害我，请你现在就离开。我不想见到任何人，尤其是你。”

洛桑嘉措非常吃惊，他慢慢地站起身，从怀里取出一些东西，放在扎西拉姆面前，像个喝醉酒的人踉踉跄跄地消失在这个所有天气现象中最令人讨厌而又没完没了的狂风中。

扎西拉姆看着洛桑嘉措带来的那些东西西泪如泉涌。过了一会儿，她干脆用袈裟裹住自己的头，悲痛地嚎啕大哭起来。在这个如同妖魔吹口哨一般呼啸的狂风中，谁都不会听到她的哭声的。

(2009-06 译完)

译者注：

①阿库：叔伯的称呼。安多藏人对出家僧人和居家修行者也尊称为阿库。

②《意乐成就祈请颂》：一种祈请莲花生大师如愿加持意乐成就的经文。

③“嘎喀噶恩啊，嘉恰加捏啊”：藏文字母前八个字的读音。

④“嘎喀”是藏文字母的前两个字，相当于英文字母的A、B。

⑤苏鲁：一种生长在青藏高原的灌木，可作引火柴。

⑥如哭似唱的声音：指的是革命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

子军》等影片。